

史學叢書

史記志疑

史學叢書

光緒壬寅上海
文瀾書局石印

出

疑

九

訖

三

齊

也

十

太史公修史記以繼春秋其述作依乎經其議論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損益之遂爲史家之宗後人因陋事之密而議草創之疏此固不足以爲史公病或又以語書短之不知史公著述意主尊漢近黜暴秦遠承三代于諸表微見其指秦雖并天下無德以延其祚不過與楚項等表不稱秦漢之際而稱秦楚之際不以漢承秦也史家以不虛美不隱惡爲良美惡不掩各從其實何名爲諛且使遷而誠諛則光武賢主賈鄒名儒何不聞議廢其書故知王允禍心元非通論但去聖浸遠百家集出博采兼收未免雜而不醇又一人之身更涉仕宦登齊書一力有未暇此又不必曲爲之諱也自少孫補綴正文漸滄歎後元后之詔楊雄班固之語代有竄入或又易今上爲孝武顯失本真今所傳裴張司馬三家文字不無互異轉寫鈔刻謬踏滋多校讎之家迄無善本私心病之久矣仁和梁君確北生于名門儒業家學下惟健戶默而湛思尤于是書專精畢力據經傳以較乖違參班荀以究同異凡文字之傳誣注解之傳會一一析而辯之從事幾二十年爲書三十六卷名曰志疑謙也河間之實事求是北海之釋廢殘旨兼而有之其在斯乎至于斟酌筆言不沒人善臣瓚注史廣接李應如蘇范甯解經兼取江徐泰邵分之未足爲珍合之乃成其美洵足爲龍門之功臣冀集解索隱正義而四之若矣丁未歲冬十月嘉定錢大昕序

余自少好太史公書綴學之暇常所鑽仰然百二十篇中	愈遙疏略觸處滋疑加以非才刪續使金鑰罔別鏡璞不	完良可閱歎解家匡謬致疵豈無裨益第文繁事博舛漏	尙多因思策勵驚蹇澄廓波源采裴張司馬之舊言搜今	昔名儒之高論兼下愚管聊比取芻作史記志疑三十六	卷凡五易藥乃成在宋劉氏撰兩漢刊誤翼贊顏正吳斗	南復著刊誤補遺深慚鄙淺何敢繼組前修祇以勤苦研	席星麻一終享帝徒於惜助莫棄則刻其瑕而縫其罅實	有望于後之爲斗南者乾隆四十八年歲癸卯初月九	日仁和梁確北玉繩自序	<small>史記刻本其間頗有異同其本也故據以爲說○凡引注疏正史與漢以前書皆不出姓名 太朝先哲釋聖文氏註時而友稱所見</small>	五帝本紀第一	案此古本篇題例也以下倣此各本惟明凌澤王整所刻史記與古合其餘皆分行倒書而湖本首行書史記評林卷之一九非	夏本紀第二	設本紀第三	周本紀第四	秦本紀第五	始皇本紀第六	項羽本紀第七	高祖本紀第八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志疑卷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呂后本紀第九

卷七

孝文本紀第十

孝景本紀第十一

今上本紀第十二

三代世表第一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六國年表第三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諸侯王年表第五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禮書第一

樂書第一

律書第二

麻書第四

天官書第五

封禪書第六

河渠書第七

平準書第八

吳太伯世家第一

齊太公世家第二

魯周公世家第三

燕召公世家第四

管蔡世家第五

陳杞世家第六

衛康叔世家第七

宋微子世家第八

晉世家第九

楚世家第十

越句踐世家第十一

鄭世家第十二

趙世家第十三

魏世家第十四

韓世家第十五

田完世家第十六

孔子世家第十七

陳涉世家第十八

外戚世家第十九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王世家第二十九

伯夷列傳第一

管晏列傳第二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伍子胥列傳第六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商君列傳第八

蘇秦列傳第九

張儀列傳第十

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穰侯列傳第十二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樂毅列傳第二十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

屈原賈誼列傳第二十四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田儻列傳第三十四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鄧生陸買列傳第三十七

傅斬崩成列傳第三十八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袁盎晁錯列傳第四十一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鈕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匈奴列傳第五十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閩越列傳第五十四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汲鄭列傳第六十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太史公自序傳第七十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案古書目錄多置于末太史公自序傳即史記之目錄也此篇目必後人所條列非作者自定然傳刻各有不同或于篇目之間加刪字句或于篇目之下增設姓名甚且變元目而別為標題并續篇而混相參廁尋義驗文固當以自序傳為主但序傳亦不免後人損益漢書司馬遷傳所載復多殊異余詳悉校讎俾還其舊聞有不合者仍于序傳中辨之弗敢妄易又尚書堯典疏謂篇即卷是也但史公本書不以卷數漢藝文志稱太史公百三十篇可證隋志始以一篇為一卷今並削焉

本紀十二

表十

書八

世家三十

列傳七十

凡百三十篇

案總目在篇目之後舊本如是與自序傳及司馬遷傳合各本多謬刻總目于前而踏駁雜出有作帝紀年表者秦紀項紀未嘗爲帝表月表不盡以年也有作卷十一卷十之類者則是第十二卷第十卷也卽作十二卷十卷亦非蓋史記無卷數安得掣一篇爲一卷稱百三十卷邪凡百三十篇湖本作以上共一百三十篇僅甚

史記志疑卷一

仁和梁玉繩撰

五帝本紀第一

黃帝者

案孔子刪書筆于唐虞繫易起于包炎史公作史每祖述仲尼則本紀稱首不從尙書之昉二帝卽從易辭之敘五帝庶爲尤當而乃以黃帝顓臾堯舜爲五何邪于是謂其略三皇者有之謂其遺羲農者有之謂其缺少吳者有之夫略三皇可也缺少吳可也而遺羲農不可也蓋先儒舉三皇之名不一或以天皇地皇泰皇謂人皇爲三或以盤古至堯人女媧或燧人或祝融或其工合羲農爲三或以盤古至堯人統爲三皇或以羲農黃帝爲天皇地皇人皇而宋羅泌路史前紀復有初三皇中三皇凡斯眾說半歸誕誕總以年代悠遐莫由詳定自應削而不記故曰略三皇可也少吳顓臾三君僅持其世未有制作觀顓臾兩紀皆稱頌語非有行事可攷則少吳類是矣余方議史公之以顓臾入五帝更何論少吳且繫辭孔氏之言而不及少吳顓臾尙矣議史之無少吳哉故曰缺少吳可也若羲農實與黃帝堯舜爲五帝安得遺之繫辭而外如左傳國語禮記月令漢書律厯志均號羲農爲帝謂伏羲政足表先秦未嘗以羲農黃帝爲三皇而實與黃帝堯舜爲五帝有疑繫辭統皇與帝言之者殊未確後漢書張衡傳衡表奏司馬遷所敘不合事請專據繫辭并錄

史記志疑卷一

史記志疑卷一

養農潛夫論五德志依易繫記伏羲以來其求厥真宋胡宏
皇王大紀從之誠卓識也畫卦名官敍耕賞樂卽此四端德

業變絕非少昊顛譽之能幾矣問史辨大戴禮孔子家語五
帝德篇是亦從孔氏之言登俱謬歟曰家語乃魏王肅偽造

以難鄭康成非古家語其所載孔子答宰我五帝德襲大戴
禮而大戴禮是漢儒采集非出孔氏烏足盡憑不然家語五

帝篇又載孔子答季康子以養農黃帝少昊顛項爲五與答
宰我迥異豈有孔子告人岐頭別論史公更何所見而舍此

取彼乎蓋五帝之名先儒所舉亦不一或以少昊顛譽同堯
舜爲五或同農黃爲五或同黃帝堯舜六帝爲五或同義農

黃帝堯舜八帝爲五或同黃帝堯爲五而舜共三王爲四代
紛紜乖制其失均爾爾後代氏姓無不出黃帝是以首宗之

又明柯維祺史記攷要謂黃帝鼎成升天本方士說太史公
紀之封禪書見武帝之惑此云崩且葬所以社後世之疑因

知黃帝一紀專爲漢武好神仙寫照豈亦非歟曰否帝王之
上世不能悉詳斷以姓氏盡出黃帝未敢爲信余有辨在下

文至若史之首黃帝不過誤仍大戴禮將謂大戴禮爲漢武
寫照邪書黃帝葬橋山而不書顛譽葬頓丘堯葬成陽史偶

不善非關意義使以書葬橋山爲典禮求仙之惑則舜紀書
葬零陵當作何解唐司馬貞補史記云史宜自上開闢下迄

當代不合全闕殊不知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
若夢况皇帝以前之荒遊乎列子楊朱篇曰太古滅矣孰誌

之哉楚辭屈平天問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小司馬補三皇
本紀雖不補亦可也

姓公孫名曰軒轅
案公孫非姓也黃帝乃少典國君之後故稱公孫軒轅是其
號漢律麻志黃帝始垂衣裳有軒冕之服故天下號軒轅氏

司馬史記索隱引皇前帝世紀言黃帝居
軒轅之丘因以爲名殊或蓋其七世黃帝得名曰然則黃帝

何姓曰姓姬國語晉胥臣云黃帝以姬水成蓋炎帝之所賜
也黃帝何名曰不可攷已路史後紀載帝名字皆譌緯雜說

不足信爾
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

征于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堯九最
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脩德振

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誥罷黜鯨鯢虎以與炎帝
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堯九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

帝乃徵師諸侯與堯九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堯九而諸侯咸
尊軒轅爲天子

案唐劉知幾史通敘事篇謂五帝本紀無所取非妄誕也卽
如此段由前言之帝室衰而藩國暴由後言之共主虐而列

辟離半編之內連相抵牾同茲炎帝而或僅守府或輒耀兵
同茲黃帝而忽則翼君忽又犯上頓成矛盾莫識所從炎帝

其輸困乎
易下繫疏引世
紀八世爲輸困
辭與籍無徵未必若桀紂安得侵
陵羣后而制之軒轅固聖帝也何至日尋于戈習用軍旅孔

子繁易稱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倘依史所載則征伐而得天下當自黃帝始矣及逸周書嘗麥黎亦帝命蚩尤于少昊以臨四方蚩尤攻逐帝于涿鹿黃帝乃執蚩尤殺之左傳僖廿五年黃帝戰阪泉之兆亦指蚩尤然則阪泉之戰卽涿鹿之戰是軒轅勤王之師而非有兩事故逸周書史記解稱蚩尤曰阪泉氏斯爲確證始緣炎帝世衰諸族不享軒轅征之而來賓爲炎帝征也既因蚩尤謀逆炎帝蒙塵軒轅徵師以誅之爲炎帝誅也而天與人歸尊爲天子烏知非炎帝讓德遜位哉蓋紀中兩炎帝字俱蚩尤之誤路史後紀云蚩尤當是因此攷誤其初三戰于阪泉而後勝之猶作亂不用命戰于涿鹿而乃殺之耳或問國語吾臣言炎帝黃帝異德用師相濟大戴禮孔子言黃帝與赤帝戰一書乃史公所本故論云春秋國語發明五帝德及帝繫姓此類是也如子所說豈皆不足據歟曰國語多舛未可全憑大戴禮更難不免僞託而所謂炎帝赤帝者疑卽指蚩尤宋羅莘路史後紀注曾引大戴禮諸書辨之

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徵師諸族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

附案宋李昉太平御覽卷九引史記曰蚩尤氏能徵風召雨與黃帝爭強帝滅之于冀路史後紀注云史記言尤能徵召風雨今本史記無

之豈事見他書誤以爲史記歟抑史文舊有經後人妄刪也後漢書楊終傳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是以漢人

書中引史記往往爲今本所無疑皆楊終刪之但唐宋以來諸書多引史記其間雖不免裁易翦外而參校異同每有出于今本之外者詳自序傳得毋楊終既刪之後轉相傳寫復被妄人改削乎前賢均未論及故執不知問凡他書引史與今本異者爲附案

登丸山

附案封禪書及漢郊祀志路史俱作丸山唐徐堅初學記卷九引史作丸山

馮宋裴明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丸一作凡卽指封禪書爲說而不和凡乃古丸字也凡字中从一唐張守節史記正義殊欠分明集解徐說及索隱正義所載別本有義勝本文者有字相通借者有字異義同者有字義乖謬者茲但舉義勝之餘餘偶及焉竝爲附案又史注與他書謬解甚多不能備擷間有所辨亦以附案別之史注所引人名皆不甚允

登雞頭

附案御覽四十四及七十九卷兩引史記此文皆有山字則雞頭下今本缺山也

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獲寶鼎迎日推策

案上言黃帝習用于戈以師爲備乃戰國時談兵者所附會而史公書之此言封禪山川獲寶鼎神策乃秦漢方士語具載封禪書中蓋以嘆其妄而紀獨信之豈得謂擇言尤雅者著于篇乎

力牧

斷案晉陶潛四八巨作力墨當是古字通借而路史後紀及國名紀作刀牧音屺以世紀千鈞翼力聖羊牧民之夢爲妄恐不可信凡他書之異者爲附案

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

案國語晉臣言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二人同姓已二人

同姓姬故也而其敘已姬二姓之子兩舉青陽明是國語誤

文以青陽爲姬姓者非史公仍而不改索隱述舊解云破四爲二言

得姓十三人耳但青陽夷鼓二已姓路史作夷彭以該爲非加以西那

膝戴任路史作荷儂姑儂依十姓纔得十二餘皆與黃帝

同姓姬豈惟二人則路史後紀言別姓者十二餘循姬姓頁

是

嫫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

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

案路史言嫫祖生昌意玄囂則昌意乃玄囂之兄未知孰是

至青陽固別一子國語謂帝妃方雷氏所生大戴禮帝娶謂嫫祖所生吳卓

爾爾國語注以方雷即嫫祖之姓必非則玄囂青陽實是二人史公合而一之亦

爾漢志梓昌意葛林爲一人史注皇甫謐認夷鼓葛林爲一

人也帝繫曰黃帝產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涿水爾注昌意

降居若水大戴禮蓋以玄囂爲青陽史仍其誤當衍是爲青

陽書陽六字耳或問先儒皆以少昊帝爲黃帝子而少昊卽

青陽耶不然歐曰否此皇甫謐之徒妄論也而其誤實自滄

夫論五德志來史不紀少昊因國脫蕩然史之失在以玄囂

青陽爲一人未嘗以玄囂青陽爲少昊帝摯也攷逸周書嘗

麥解云亦帝命蚩尤宰少昊以臨四方又云黃帝執蚩尤殺

之于中葉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臣漢志引攷德

云少昊曰清黃帝之子清陽其子孫名整立爲金德天下號

金天氏國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魏晉植陳

思王集少昊贊云祖自軒轅青陽之裔則少昊摯乃青陽之

胄而少昊疑是當時顯職青陽繼重九居之故與司馬對稱

至摯有天下仍其舊號奈何以帝少昊爲黃帝之親子哉路

史以青陽爲少昊之父亦非晉郭璞山海經海內經注引世本云案祖產青陽處實繁同誤

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

案大戴禮作昌漢路史作嫫蓋古字通用然路史昌作曩注

引搜神記及世紀並作曩僕豈昌字誤耶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

案史之難信未有如帝王統系者也其所作五帝夏殷周等

紀及世表楚世家多取大戴禮世本諸書然大戴禮漢儒宋

錄不皆可據世本出于周末復經秦殘滅之餘烏足盡憑夫

馬班以漢人作漢史尚不識高帝先代但記其爲豐公太公

而巳矧欲明二千年以前之譜牒耶乃襲偽仍辨謂顓頊爲

黃帝之孫魯爲黃帝之曾孫舜爲黃帝九世孫堯禹契稷並

爲黃帝元孫是黃帝者五帝三王之太祖也此與兵法神仙

醫術家託附軒轅何異今依其說積之黃帝之崩傳次子昌

意之子顓頊顓頊之崩傳伯父玄囂之孫堯舜前傳第四紀

之子摯及第三妃之子堯堯崩下傳族玄孫舜舜崩上傳四世祖禹未免紛堯試思黃帝何以不傳儲嫡玄蓋顛頊何以不傳家嗣窮蟬替稱聖帝稷契堯又四子中之長且聖者則聽如響靈有不傳元妃所生之稷反越班而立下妃所生不善之堯堯死而以次當立者莫如稷乃稷不得立并次妃所生之契亦不得立而堯為天子何哉然猶可諉曰唐虞德盛也稷契為堯兄則知稷契者宜莫如堯善以爲不待駘咨而早登庸矣乃以欽明文思之聖弟在位七十載久不能用必俟舜始舉之有是理乎堯既倦勤則陟位之命固宜非稷即契胡當日嬰四岳禪重華而兩聖兄獨弗之及得毋親疏例置邪且方驚昌意黃帝之二子支焉三傳生堯昌意七傳生舜豈立儲之後俱長年而昌意之後多不承堯與禹爲同高祖兄弟堯既近舍稷契則應禪于禹無假乎詢訪決者而反遙授不相屬之舜已有可議况舜爲堯族玄孫安得當身接禪即云相及自其一家安得謂其以天下予人大聖如舜又在戚屬堯靈不問而必由岳牧成薦歷試乃用其初爲父母所惡屢瀕于死則堯安得稱欽明文思九族既睦二女聲降是以族留孫娶曾祖姑不更適倫亂序乎顛頊至舜歷年甚久而縣禹進仕盡四朝何如此其壽堯舜在位幾百五十年然後傳禹何禹之生又如此其晚舜傳位于四世祖亦一家八人何乃與堯之傳舜並號子賢契十三傳爲協稷十三傳爲王季則湯與王季爲兄弟矣而禹契稷三聖共事堯舜禹土

七傳至桀湯三十傳至紂二代凡十餘年而殷至武王纘十六傳歷盡夏商之世武王克以十四世祖代十四世孫其信之此字子國也簡狄爲帝契有帝妃而浴于川者僂爲契元子豈有帝子而見弃者凡此皆不足依據余竊疑與籍廣覽先儒之論然後知五帝三王之世次多有遺錯而顛頊舜禹均不祖黃帝曷以斷之古者一代之興必建立氏號其後嗣即因而不改禮祭法疏引春秋命麻序云黃帝傳十世少昊傳八世顛頊傳二十世帝嚳傳十世并紀其年宋劉恕遠繼外紀據之雖詩書未盡可憑而此條足補史缺以濟諸說之窮然則黃帝有天下闕二千餘年而後顛頊興是顛頊之上世莫攷史有疏脫矣山海經內經言顛頊是黃帝之孫以顛頊爲黃帝曾孫子顛頊有天下闕三百餘年而後數始爲言顛頊在黃帝並年顛頊有天下闕三百餘年而後覺與是傳之上世莫攷史有疏脫矣顛頊子嚳覺有天下闕四百年及摯而堯堯始興是堯之上世莫攷矣路史餘論載呂梁碑云舜祖慕慕生窮蠶窮蠶生敬康敬康生喬平喬平生醫暖醫暖生舜其序世次無句望一代而窮蠶實非顛頊子是史于舜之上世有差舛矣漢志引帝系云顛頊五世而生舜則舜亦非顛頊子是史于禹之上世有舛漏矣顛頊內言伯翳帝之子山海經言黃帝生駘駘駘明生顛頊史後紀沐神內別等記言顛頊子顛頊生顛頊史索隱引譚周古史攷云契必非覺子其父微不著名素帝覺之與其父亦不著郊康成箋生民詩云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世妃注周禮大司樂云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祭之意

孔謂世後世子孫之妣又引曹魏時博士張融曰稷契年稚于堯堯不與鬻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為學子若使學為稷契父帝聖聖夫美嫻正妃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則知堯與稷契非兄弟學非稷契之父學母也堯堯母陳豐契母簡狄稷母姜嫄皆非鬻死而史于契稷之上世有誣戾矣至吾謂顓頊舜禹不祖黃帝者路史後紀據國語呂梁碑以為舜之系出虞幕非出黃帝夫國語史伯舉四代之祖禪虞幕與禹契兼並列居先更微左傳昭八年史趙曰自幕至啓稷無遺命舜之祖幕決無可疑而左傳又云陳顓頊之族國語又云葛能帥顓頊者則葛之祖顓頊九番是不止舜不祖黃帝并顓頊亦不祖黃帝蓋顓頊不祖黃帝而終為顓頊五世孫禹亦不當祖黃帝蓋葛國于虞以爲虞氏特葛之上世略而莫及末知幕爲顓頊之子歟抑非顓頊之子歟蓋顓頊爲慕子永知窮蟬之去顓頊中隔幾世而顓頊之祖父與顓頊之子孫俱未知誰何往牒敗亡莫從動檢已蓋此等事則葛國之族林葛之族非由是觀之堯契稷出帝舜同祖黃帝蓋族舜禹出顓頊爲一族此二族者並行之尊卑莫同年歲之遠近無稽祇認爲遠近華白焉而若依史謂皆出黃帝將何異于莽之以旁出于舜堯出于顓頊乎王莽傳莽曰王氏自顓頊之後出即或謂黃帝顓頊亦一族固已異姓別宗懸隔疏絕豈若魯之與宋秦之與趙也魯本嘗不娶宋子趙未嘗不娶秦女而向冥疑于嬖虞之二女哉蜀秦憲辨五帝

非一族讓同嘗從俗訪見三國志則古史致本于必說而濟南馬氏駢作舜史更暢厥旨余頗宗其說他如諸郊祖宗之制禮有明文受其位必承其祀報本繼續兩不相違斯又古今之通義也先儒論帝王之世系人人異無所折衷而史于紀表世家簡略抵牾故綜其梗槩而著之于此蓋夫論五帝之世系必當以史記爲宗而史記之世系亦當以史記爲宗依鬼神以制義

附案正義謂制古制字則它本作制字者非也然古制字作制若制音端與制同則制乃制之譌矣凡湖本有傳寫舛誤及句讀錯者爲附案它本概不及焉

帝娶陳鋒氏女

附案漢律取志人表及路史等書皆作陳豐此及大戴禮作鋒豈古假借用字歟疑是誤文故正義曰鋒又作豐今本大戴禮誤作陳隆詩生民疏引帝系篇作陳鋒可證凡傳寫舛錯而非史文元誤者爲附案

帝舉立不善崩

案少昊帝名號此變之傳亦名號蓋族遠不嫌同名也附案

路史後紀卷下注謂世紀本節宏云解以古與名皆謂少昊非也其說如周子唐侯德盛舉微弱而致譁焉皇王大紀謂襲位未久而退遜繼外紀謂流淫無度而廢之諸說各異疑莫能明據人表在上中則不得如後世所言

能明則德

附案漢書儒林傳言史公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故史記載
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則是爲壁中真古
文而非史公之不循經典自任胸懷矣然字句之間每與今
所傳迥異何歟蓋古字多通借又漢儒各習其師不能盡同
許慎生于東漢和安間從賈逵受古學而其所撰說文解字
引經甚別亦以雜舉眾家之本也宋洪适隸釋所錄諸碑俱
後漢入其引經亦殊況當西漢之世乎因知史公之于尚書
兼用今古文復旁搜各本薈萃成一家言索隱所謂博采經
記而爲此史不必皆依尚書是也而古人引用舊籍不拘定
本文則增損竄易誠所不免且今之尚書自東晉元帝時次
南梅賾奏上古文遂至真僞雜廁非安國之舊書傳亦晉人
所傳作託諸孔
氏又字體數更迨唐天寶時詔學士衛包改從俗書不但科
斗古文廢絕卽兩漢以來之隸書亦多浸失安得無訛此經
文所由異也茲不具論惟舉史之誤者辨之宋馬端臨文獻
通攷稱宋倪思撰遷史刪改古書異辭十二卷惜佚不見或
謂史于諸經但書其事目足矣不必全寫其文蓋經典昭垂
不待表出史通議漢地理志載禹貢政是此意況仍不能盡
錄乎然因史所載後人得以校其異同且逸書亦有賴史而
後人始得見者則于經大有補焉凡非史誤而有所辨者爲

附案

居郁夷曰陽谷

附案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引史作馬鏡堯典疏引夏庚勝等

與史記並作昆弟也如以爲太康之昆弟乎則當連太康在
內不得言五人如以爲太康之弟乎則仲康又在內夫何以
篇名不曰五弟之歌而題曰五子錢唐馮氏景存集辨之
曰子者有親之稱五子者太康之子雖駮駘九辯與九歌兮
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平家巷王并謂
周兄弟五人居
于闕巷亦非五子明是太康子故曰圖後後果太康之弟
仲康立五子用失家巷確然可證此辨精覈一掃疑障余深
韙之至潛夫論五德志謂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賢
德不堪帝事降頒疑作
頒洛納是謂五觀九屬妄談或問書有
御母以從之語安知子者非對母言之歟曰否此晚出僞古
文不足信也無論太康出畋不合其母亦從子盤游而太康
在位時固已無復母存閻氏疏證卷七答馮山公語辨之明
矣

子帝少康立

案左傳楚辭竹書夏自太康失河北國都爲羿所據仲康雖
克自立而逃在河南未能除羿帝相更辱遷于商丘先經羿
篡繼被淀紘夏統中絕其後少康滅淀中興亂幾百年而始
定故魏高貴鄉公推尊少康優于漢高祖見宋裴松之三則
國志魏紀注歷代中興之主當以少康爲冠乃紀表全逸不言直敘世次
若守成無事者然深所未啗索隱正義及左傳疏皆譏史公
疏略信矣而宋黃震曰鈔謂少康之專遷時已無可攷殊非
豈未檢吳世家乎不載紀表而別出于世家亦失作史之體

載字則自不得作歲蓋唐以後本傳講史於是也

盲者子

附案偽孔傳言瞽瞍非真瞽與史異路史後紀謂瞽瞍天瞽

注云史記是也二孔以為有目但不分善惡者妄以經文攷

之孔說似紆曲然因有此二解而類林真元賦遂謂瞽瞍井

後兩目乃瞽瞍紙文目尋以光明見路史後紀卷十二注斯羅革所斥

為齊東之語也

寔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竟以為聖

附案此即舜紀所稱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也與尙書及

尙書大傳同蓋大麓有二解孔叢子為書也宋黎靖德朱子

語錄云出東漢其論書篇載孔子答宰我語以為大錢萬幾

之政為孔傳襲孔叢子他若漢書于定國傳王莽傳後書賈

憲傳鄭康成大傳注宋書禮志百官志唐歐陽詢藝文類聚

與路史發揮引桓譚新論及皇王大紀之類並同斯澤宋程

子遺書亦從之東漢以來置官有錄尙書事實肇于此史公

去伏生未遠又魏授經孔安國故有山林之說伏孔必別有

所據高誘注淮南子秦族訓唐章懷太子李賢注後書劉愷

傳宋蘇轍古史禁沈書集傳之類皆從史記朱子亦從之二

解均通不妨疏存後儒妄生異端增為怪僻發掉謂大麓乃

鉅鹿縣鹿野山又謂納陛乃告禋代于泰山又謂王祭薦天

之事論衡正說篇同孔叢而古論篇復從史記又衍之曰舜

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至列女傳別云堯試舜百

方每謀于二女乖妄之甚幾失其本故皇王大紀斥史記為齊東野語明楊慎丹鉛錄比之茅山關法豈非誤信附飾之詞而未加深攷耶

舜讓于德不擇

附案不擇自序作不台蓋怡省作台而擇即怡也徐廣謂合

文作不怡可證然古文作不嗣而嗣與怡音義迥殊不應通

用東吳惠氏棟九經古義曰古怡字省作台古嗣字省作司

高宗彤曰王司敬民史作王嗣呂大臨攷古圖晉姜鼎云余

惟司朕先姑或古司台字相似因亂之也

五五

附案下有五器句自包侯賁在內疑玉字譌也宋史繩祖學

齋估畢曰徐子儀試去詞舜五樂頌是班志郊舜脩五禮五

樂余謂書云五玉玉字當為樂蓋已有五端即玉也故注列

五樂之目于下

于是舜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

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

案罪四凶見于尙書述于孟子至天戴禮五帝德始有變四

夷之說豈真孔氏語哉舍經文而從別記史公之好異也乃

又謂舜巡狩歸而言于堯以罪之蓋與夏紀同課流放遷殛

不同一時特尙書總統于舜攝位巡狩之後見天下咸服帝

堯以起下如喪考妣有謂天下陸德明莊子釋文云堯六

十年放驩兜六十四年流共工六十六年崩三苗元全版詳

通鑑綱目卷七十載舜崩陸氏必有案據吾然其言而歸

後事以六字為七之誤非也

獨未及攷竹書紀年云堯六十一歲命崇伯鯀治河六十九

年黜崇伯鯀政合九載積用弗成之文其事出堯不出舜故

罔語太子豈曰有崇伯鯀堯用禹之左傳子產曰堯殛鯀羽

山漢書鮑宣曰堯放四罪而天下服後書樊噲曰唐堯大聖

尚優游四凶之獄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竝以放四罪為堯

惟萬章從戰國流俗之言稱此事屬舜蓋與左傳倍三十三

年符臣言舜殛鯀與禹同誤史公謬仍之

荀子議兵篇云堯禹伐共工此後儒解經未嘗參檢而復以舜所去之四不才

子并為一科不亦舛乎若以放四罪之事非出于堯則堯豈

能稽誅至舜攝位日邪至呂氏春秋行論篇韓干外儲說右

上晉張華博物志俱謂鯀共工三苗因謫堯讓舜得罪則誣

妄甚矣

堯五十七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于天

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

案書言堯七十載得舜又言二十八載堯崩史與經合竹書

謂百年陟非也故論衡氣壽篇云堯七十載得舜舜徵二十

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祖洛九十八歲未任位之時

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而集解引世紀云堯以甲申生

甲辰即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

在位九十八年思以求合丁史記則堯于五十一載得舜七

十一載攝位矣豈不妄哉

劉子仲尼篇謂堯治天下五十年

神宗漢律歷志謂堯在位七十載

九唐韓愈昌黎集論佛骨表從之亦未深攷曰蓋堯之年無

徵偽孔傳謂堯十六為天子世紀謂二十為天子不知何據

若依孔傳是百十六歲

書傳十六世紀增二歲疑莫能明至

史以堯為辟位未免岐誤舜之為帝孟子辨之甚詳史公取

入紀中如下文三年喪畢然後踐位是也辟位之言不幾矛

盾兩傷賊史通疑古篇引汲冢璣語曰舜放堯于平陽正義

引竹書云昔堯德衰舜因堯復偃塞丹朱使不得與父相見

又引括地志云囚堯城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偃朱城在縣西

北即其所以誣聖人者至莽不之不若而皆自戰國時來

舜曰天也

案孟子自言舜為天子是天也史誤以為舜之言

名曰重華

附案史公本五帝德以放動重華文命為名此所謂名者就

也因尚書篇首有此二字後世遂以為號非名字之名也孔

穎達有云人有號謚之名是已以號為名者如史記名曰軒

轅名曰重華名曰文命之類以謚為名者如孟子名之曰車

厲之類皆得謂之名故孟子之稱放動楚辭之稱重華大戴

禮五帝德帝繫稱文命但後世號之焉爾宋鄭樵通志氏族

略云唐虞夏商雖有國號天子世世稱名至周而後諱名用

諱諱哉斯語乃又有以堯舜禹是謚非名者妄也謚起于周

檀弓有死謚周道之文逸周書有謚法解一篇般以前豈有

謚乎白虎通諡章謂謚出黃帝論衡道虛篇以黃帝為謚引

諡法靜民則法曰黃殊誕且即以諡法解放之亦無黃堯舜禹之諡蓋後之好事者追附續撰不足依憑猶謂湯爲諡桀封爲諡也而三代以降從未聞有諡黃堯舜禹湯及桀紂者若以爲諡則尚書帝曰格汝汝格汝禹四岳曰虞舜伯禹豈生而稱諡耶戰國魏策宋人有學者名其母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舜名亦名之一證路史發揮有堯舜禹非諡辨可參觀之總緣未明乎名與號之一說無怪其言無準的全違故實矣索隱譏史公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名未必爲得小司馬未攷耳

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

案呂梁碑敘舜上世無句望一代甚是蓋史仍大戴禮之誤也句望卽句芒乃少昊之子重安得指爲敬康之子橋牛之父耶

自從竊璽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

案自竊有虞國遺傳至舜猶然諸侯耕漁陶販乃其初不得于親之故若伯奇重耳矣左傳稱自慕至瞽瞍無違命書之師錫號爲虞舜二女之降亦名嬪虞孟子述象呼舜都君案引世紀以都君爲舜字非也路史論世以爲都君之君亦非何言微爲庶人此與陳世家竝誤所遺匹夫而有天下者亦以其家庭多難躬身側陋不啻匹夫況古之天子常不若後世之尊觀武丁祖甲可見也宋魏了翁古今攷本左傳疏又謂自瞽瞍失國不足據

見第卷緒

案此句與上下文義不相接實疑是衍文

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案耕稼陶漁乃舜微時事在妻妾前上文已載之矣則讓畔讓居以及成聚成都宜并入上文何又重見于釐降後邪疑當移舜耕歷山至苦窳三十一字置上文舜冀州之人也下而衍上文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十字再移一年至成都十五字置上文就時于負夏之下蓋史文之復出錯見者也

瞽叟尙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後請父又使舜穿井

案焚廩穿井之事有無未可知疑疑國人妄造也卽果有之亦非在妻二女之後新序雜事第一篇以耕稼陶漁及并廩事在未爲天子時論衡吉驗篇謂事在舜未達時蓋近之矣不然四岳薦舜何以言格又伯益贊禹何以稱允若乎此萬章隨俗之誤孟子未及辨而史公相承不察爾宋司馬光史剡程子遺書宋洪邁容齋三筆及古史大紀路史發揮通鑑前編俱糾其謬獨太原閻氏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與四書釋地又續力王孟子史記以爲萬章斷非傳聞馬遷斷非無據實係瞽象頭做舜既娶之後猶欲殺之而分其室甚且以父母使舜完廩七十九字爲古舜典之文豈非妄安排論好逞胸懷者乎

爲區空秀中

案史通暗惑鑿識兩篇譏史公此言鄙俚不雅甚于褚生直
以舜爲左慈劉根所譏良是至列女傳及正義引通史謂笑
坑不死實一文教之

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

案象居宮鼓琴一女何以自安且是時舜在何處而反往見

象邪譌之中又譌焉明何孟春餘冬敘錄云萬章所言事猶

近理

舜曰然爾其庶矣

附案此改治臣庶語以爲爾庶于義亦通蓋事屬子虛故所

傳異詞也

世得其利謂之八愷

案左傳無得利語且時未舉用何利之有以下文世謂之八

元例觀疑得其利三字當衍

乃流四凶族

案堯之放四罪其驩苗鯀也事出尙書舜之流四凶族不才

子也事出左傳太史克語事既各出時亦相懸史公分載堯

舜兩紀未嘗謂四罪即四凶族後儒罔察見人數之同遂并

八愷爲一案豈非賈服杜孔之謬哉仁和杭太史世駿史記

疏證引吳廷華云驩兜薦其工于堯者紀稱混沌掩義隱賊

奸行凶惡帝臣雖不善未必至于斯極

聖世致位大官吳說本此

原將不可教訓不可話言若能如是乎以窮奇爲共工蓋毀

信惡忠崇飾惡言與虞書象恭相似然攷左傳共工氏有子

曰句龍杜注共工在太皞後神農前夫少昊固黃帝之後則

共工非少昊之裔安得便以爲窮奇也書言有苗昏迷不恭

侮慢自賢亦與貪食冒賄不符

謀斯辨其惡若強而合之得毋維代免死李代桃僵歟自諸

儒強合爲一事于是紛紜乖戾或謂治水事畢乃流四凶致

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辜或謂舜禹成功此

徒多罪勳業既謝愆愆自生甚且謂堯養育凶人歷世無誅

竟若唐堯之世善惡莫別賢愚共貫者何其誕邪

下二十一人名職掌見于虞書班班可攷而元愷獨未一

及何也舜之舉元愷流凶族在攝位前則進賢退邪仍在唐

朝舜亦奉堯命行之而其先之所以未舉未去者或因年事

之老或待僉謀之允俱不可知矣言堯未能邪何休謂堯久

抑元愷而不能舉養育凶人而不能去路史發揮折之云久

抑元愷則克明後德爲虛言長昆四凶則百姓昭明爲安說

何休始過信史克耳左傳疏曰史克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

故言堯朝有四凶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所以雪宣公不去

之恥解行父專擅之失詞各有爲情頗增其學當以意達

文不可卽以爲實此疏是也余獨怪史克謂世濟其惡史公

知其語病而改之曰世憂之至所稱堯不能去堯不能舉者

何以不改乎而杜注尤非潯南集辨曰杜以八愷爲垂益

史記疑卷一

禹皋陶之倫八元爲稷契朱虎能鰲之屬秦王嘉拾遺記云

即八元以爲稷蓋妄相配合稱書言禹作司空宅百揆契爲之親子安也

司徒敷五教而文子則云使八愷主后土揆百事使八元數

五教于四方是人愷同任禹之職而八元竝預契之政也無

乃戾乎當是爲之佐爾其言四凶亦與書不合

彭祖

案此總敘禹皋諸聖并彭祖爲十人然下文不及彭祖豈亦

如論語敘逸民而不及朱張之比乎彭祖最壽爲神仙家所

託史略其事蓋不信之也而獨侈言老子何哉

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

案既曰舉用又曰未分職語意戾矣若謂遇事其理不分職

守豈堯朝如是之無紀律乎正義封疆爵土之說非

命十二牧論帝德

案舜命十二牧無論帝德之語此三字疑衍

五流有度

附案史詮云古本度作庀尙書作宅蓋庀之譌也夏紀三危

既度同史詮以度爲譌甚是而庀之所以譌爲度者古古文

宅與度皆作庀故譌宅爲度耳

于是以垂爲共工

附案集解于堯紀引康成云共工水官名于此引馬融曰爲

司空共理百工之事唐賈公彥周禮序謂冬官水正爲共工

卽司空也堯改名司空以審異禹至禹登百揆捨司空之職

仍爲共工理或然歟但史依尙書竝載禹益諸臣之讓而垂

獨缺疑有脫文百序亦康成就又見考工記疏

于是以益爲朕虞

案書所云朕虞舜自言之也此連文爲官名非王莽改水衡

都尉曰子虞漢書百官公卿表序亦曰益作朕虞地理志曰

爲舜朕虞豈皆誤讀尙書耶

教舜子

附案集解引孔安國曰舜自誓相近今孔傳無此語豈裴氏

見真孔傳乎東晉李暹于真古文太誓引安國注見太誓疏是謂亦曾見真孔傳也疑

詩言意

附案長洲何氏焯義門讀書記曰詩言志此獨作意案趙明

誠書孔子廟置卒史碑云華陽國志後漢書注皆云趙戒字

志伯而此碑乃作意伯疑其避桓帝諱故改焉此志字其亦

後漢人之所改歟

珍僞

附案正義言此僞字是太史公變尙書文然徐廣曰一云珍

行則疑傳寫之譌非史公所變也嘉定錢宮詹大昕史記攷

異曰僞讀如平秩南僞之僞南僞見漢書王莽傳僞卽爲字

行爲聲相近

南撫交趾北發西戎析枝渠度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烏夷

附案大戴禮五帝德北發作大教二字不可解析枝作解支

析音相近而解支上無西戎烏夷下有羽民字索隱言此

北戶地方地名漢書北極是北戶國名今以爲南
方之國說西戎上少西字山戎下少北字長下少東明凌
雅隆史記評林引明王整曰史文簡古索隱不必依但北發
當作北戶桐城方氏通史記注補正曰索隱謂字缺少非也
首以撫字該之下三方則直序其地而西戎上不復重言其
方耳仁和趙太常佑曰北發即北戶言其戶向北開下山戎
發則又別有國名發者耳長即春秋長狄是也
于是禹乃興九招之樂

案禹無興樂之事而史謂招樂是禹興之夏紀亦云禹明度
數聲樂未知何據豈因大戴禮身度聲律之語而誤歟呂氏
春秋古樂篇言魯作九招舞合質脩之又言皋陶爲禹作夏
箴九成以招其功山海大荒西經言啟始歌九招謂禹與九
招亦猶斯說則不必一變而足矣 殿本史記攷證滿州德
齡氏曰禹字疑當作夔蓋夔爲典樂之官不歸其功于夔不
可攷二十二人之成功而獨遺典樂之夔亦不可且攷禹于
諸臣後者以禹功爲最大也而大樂之作所以告成功故又
敘夔于禹之後其次序固秩然不紊也夏本紀舜德大明于
是變行樂一段尤可爲夔字明證

年五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
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

附案尚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攷
孔傳以爲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載其一年即在三十

十之數年三十二攝位二十八載其一亦在三十之數年六
十服堯喪三年其實一十七月惟有一年喪畢卽位年六十
三至五十載崩年百十二此說甚謬三載乃考績之法非歷
試僅止三載下三十字元作二十書疏引鄭注可據作爲者
改爲三十而易其句讀耳疏引康成讀經云舜生三十謂生
三十年登庸二十謂歷試一十年在位五十載謂攝位至死
爲五十年歲一百歲與史政合史公親問安國鄭德孔業先
後符同是以論衡氣壽篇亦謂舜百歲集解引世紀云舜以
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五十二年甲午徵用各本滿刺九十一
九年壬午卽真各本滿刺七十九百歲癸卯崩昌黎佛骨表並云百
歲灼然無疑也故有以舜年百十三歲者有作百十一歲百
有作百十歲者有作百五歲者與孔傳言百十二歲俱安

帝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
案舜葬蒼梧之言著于經見于史雜述于諸子國語祭法並
傳勤事野死之文竟若確有可徵者然俱妄也史記謂因巡
狩而崩鄭康成韋昭本淮南脩務訓謂征三苗而死論衡書
虛篇辨之曰舜與堯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內堯典舜巡
狩至四嶽四方之中諸侯來會遠近無不見聖人舉事求其
宜適蒼梧非其實也史通疑古篇辨之曰蒼梧者于楚則川
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燥烈地
氣歊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履履其途況以萬乘之君而堪
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旣竭形神告勞舍茲寶位如釋重

負何得以垂矜之罕更陵不毛之地乎路史發揮舜家篇辨

之曰孟子舜卒于鳴條今帝墓在安邑而安邑有鳴條陌信

矣鳴條在安邑西都湯放桀處今山西解州非陳留平丘

之鳴條字或成以鳴條為南夷之地亦非齊都蒲坂去鳴

條不甘也墨子節義下篇呂覽安死篇言魯葬紀而紀與

齊同節鳴條高誘注云九疑山下有紀邑國學紀國五引

註氏云魯葬海州蒼梧言帝葬蒼梧則自漢失之蒼梧非五

服在虞夏乃無人之境豈巡狩所至耶舜已薨期倦劇釋負

而行禹則巡狩之事禹為之矣復躬巡狩于襄荒之外哉海

復海內及大荒南經言舜及梓木南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

學紀國十二葉司馬盤公詩云虞舜在梧勤勞禹為天子豈

有復南巡迨然虞帝之墳在在有之蓋古聖王久于其位恩

當燥潤澤及牛馬赴格之日殊方異域無不為墳土以致其

哀敬顯鬱堯湯之墓傳皆數出漢郡國皆起國廟亦若是也

此本山新修羅莘堯家篇注曰儀墓如漢世遠郡國陵與蒼

海東南得注梧舜墓之類非實葬所又愛家篇注曰傳謂伐苗民而崩蒼

梧伐苗乃禹也凡茲眾論真足祛千古之惑其所以造為蒼

梧野死之說者緣誤解尚書陟方之句百鄭樵六經與論亦

謂舜葬蒼梧是流俗妄語真靈位業圖世傳梁陶宏景造稱

舜以服九轉神丹人九疑山得道荒唐謬悠大率類此斷非

貞白先生所作然其附會實始于葬蒼梧之言也

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

桑黃帝至禹諸帝王並非一族矣得同姓史于五帝之姓多

缺不具而夏之姓則下文已明書之何云同姓哉此史通所

論五卷借伏不見

帝禹為夏后

案夏代稱后故云夏后氏王則闕稱之何論帝也帝禹之稱

非有說在殷紀中且此以帝與后連書亦後

姓似氏

案三代以前必著功德然後賜姓命氏故人不皆有姓一

以降族繁亂皆無所謂姓但有氏而已姓一定而不易雖

百世弗改氏遞出而不窮即再傳可變史公承秦項楚殘之

餘譜學曰素姓氏遂混有以姓為氏者如夏之似商之子姓

也非氏也而連氏于其下曰似氏子氏有以氏為姓者如秦

之趙漢之劉氏也非姓也而加姓于其上曰姓趙姓劉然其

謬非始于史公穀梁隱九年南季來聘傳云南氏姓也則已

混稱之矣或問春秋善姜氏子氏姜與子俱姓而書氏何居

曰古者男子稱氏婦人稱姓而姓之與氏散亦得通是以通

志氏族序云姓可呼為氏氏不可呼為姓此句非也禮大傳

可呼從未有姓氏并稱之者易言黃帝堯舜氏作則又以號

為氏以名為氏亦稱姓為氏之比矣

太史公曰

附案太史公之稱補今上紀及自序傳注引桓譚新論云東

右朝所著又引章昭云遷外孫楊暉所加又引衛宏漢儀注

謂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遷死後章帝以其官為合行

文書而自又引章昭志林謂古上天官者皆上公白調至漢

文書而自又引章昭志林謂古上天官者皆上公白調至漢

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其官屬仍以舊名尊之攷
史記遷死後稍出至宣帝時始宣布東方朔安得見之索隱
非之矣遷傳有楊惲祖述其書之語韋昭所本索隱亦從之
但一部史記均稱太史公惟自序中遷爲太史令一句稱合
然正義引史作公疑今本傳譌或依漢書改豈盡惲增之邪
索隱以爲姚察非之矣蓋太史公是官名衛宏漢人其言可
信西京雜記隋書經籍志史通史官建置篇宋三劉敬收兩
漢刊誤竝同衛宏也或問晉晉灼漢書司馬遷傳注曰百官
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衛宏不實索隱亦言宏謬又宋宋祁
筆記曰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麻近乎卜祝之
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若其位在丞相上
安得此言唐顏師古遷傳注謂遷尊其父以公爲家公之公
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遷父子官爲合而云公者邑合
稱公之比諸說然否曰非也漢官之不見于表者甚多不獨
太史公況宣帝已改爲合屬于太常表固宜無之否何據以
駁衛宏乎史記中太史公大半遷自稱之不皆指其父何尊
之有後漢書鄭康成傳載孔融告高密縣立鄭公鄉云太史
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此尊之說也而東吳顧氏
奕武日知錄二十卷譏之梁昭明太子蕭統文選註謂任少
卿若太史公十馬走司馬遷亦是
其官縣公僭稱他人呼之猶可自號則不可明于慎行讀史
漫錄以爲朝會立處在人主左右以記言動如唐宋轅頭記
注之制非爵秩之位乃朝者之位前人多誤釋惟正義以虞

喜爲長而志林贊與漢儀注相違明處弄而倡優詭之政以
其在人主左右耳補遺謂位在丞相上至宋蘇洵嘉祐集史
論議遷與父無異稱爲失更不悉又之不其之書太史公推
古天變及封禪書兩稱太史公於其序前蘇太史公指司
馬談文義顯白餘皆自謂蘇氏何所從而示之其失哉今本西
京雜記

作位在丞
相下愚語

史記志疑卷一終 南海潘乃成番出沈葆和沈寶樞校字

夏本紀第二

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餘之治水無狀乃殛鯀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

案極鯀者堯也非舜也說在五帝紀中

居外十二年

案此及河渠書漢溝洫志皆言禹在外十三年與孟子言八年異御覽八十二卷引尸子作十年不闕其家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又作七年當以孟子爲定但史漢皆謂出夏書而夏書無此文何歟前編謂因兗州貢賦十三載之言始非也

史後紀作三十年九年

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于溝洫

附案此乃史公節錄論語文但前後皆敘禹治水事何緣插入此四句疑有錯簡

泥行乘槎山行乘檣

附案四載之名惟陸軍水舟無異

合卽以史記言之河渠書泥行蹈毘山行即橋

已與本紀異矣河渠書謂出夏書說文標字注引虞書作山

行乘槎澤行乘輶當卽史所稱夏書乃復有此異同溝洫志

仍河渠書也而所引夏書更作泥行乘毘山行則榻深所未

曉其他如僞孔傳云泥乘槎山乘檣書疏引尸子云山行乘

檣泥行乘輶律廣于此云檣史集解又引尸子云行塗以楛

行險以楛行沙以軌路史引文子自然篇云沙用註乃鳥泥

用槎山用楛呂覽慎勢篇云塗用槎沙用楛山用楛淮南子

齊俗訓云楛若舟車楛道遠本許慎注修務訓云沙之

用楛泥之用槎山之用爲孔傳路史論四載引許慎淮南

齊俗注云沙地宜註泥地宜楛者疏引槎于今何參錯若此

孔仲達所謂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也

合益子眾庶稻可種卑淫命后稷子眾庶難得之食

案尙書曰暨益奏庶鮮食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此不言鮮

食而以益稷皆奏庶艱食者誤也下文言與益子眾庶稻亦

非

夾石碣石入于海

附案海宇誤徐廣曰一作河是也禹貢及漢地理志是河

浮于淮泗通于河

附案淮泗入河必道于汴關始于吳夫差歷漢晉至隋大業

初更開廣之禹時未有孟子言排淮入江乃誤也吳之通水

有一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此自江入淮之道國語

夫差起師北征闕爲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

此自淮入汴之道則劍之者夫差也河渠書禹功施于三代

自是之後樂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

濟汝淮泗會晉書王濬傳載杜預書云自江入淮逾于泗汴

汴河而上振旅還都則此道漢晉常通也世謂劍于隋煬帝

者固妄而謂禹之舊迹尤妄矣因以知達于河卽是達于河
說文引書政作荷可爲的據故通鑑前編從之釋文以河音
如字復云說文作荷水出山陽湖陵南則非九河之河明甚
如字之音陸氏謬耳又禹貢維指曰漢志山陽郡湖陵縣下
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今本漢志注淮泗作泗淮達作通水在南漢時湖

陵縣安得有黃河此河字明係荷字之誤水在南謂河水在
縣南魏郡道元水經泗水注引此文云荷水在南水經亦水作荷
經濟水篇言河水過湖陸縣南東入泗皆確證不獨許慎作
荷也蓋徐州貢道自淮而泗自泗而荷然後由荷入濟以達
于河若直言達河不講何途之從惟言達荷而水道瞭然在
目今本禹貢作河二孔無傳疏蔡傳徒執今本爲河求其說
而不得曲爲之解未免支離閻氏疏證攷之最詳余嘗謂河
字乃荷之省文未定是誤注家自誤爾不然淮泗于河既無
可達之理自不得指後代所開者蒙以禹迹而史公親受古
文于孔安國何以不與說文同而反同今本禹貢改荷爲河

邪說文荷字注兼引漢志作荷而今漢志作河字義門讀書
記謂竄學者因經文之爲而妄改果如義門所論豈班馬之
載禹貢作河亦竄學所改哉則水經之以荷爲高道元引漢
志亦作荷而史漢于導荷澤及東至于荷並寫作荷又可
說是知河乃荷之省而荷乃荷之變也古字省變甚多往往
爲後人錯認卽以漢志一端言之青州濰州其道序中作惟
瑁邪郡朱虛縣箕縣下俱作維而靈門縣橫縣折泉縣下又

作淮字雖然減換遂失其真且一卷之中異文三見音義各
殊幾何其不認讀乎荷之爲河爲荷亦猶是已至詩在定陶
東北而云在山陽湖陵南者宋傅寅禹貢集解曰在定陶者
其澤也在湖陵者其流也荷當音河
齒草羽毛
案禹貢毛丁有惟木二字此似缺然漢志亦無疑
雲土夢爲治

附案宋沈括夢溪筆談言唐太宗得古本尚書改雲夢土作
雲土夢所謂古本豈真禹貢之舊乎當依漢志作雲夢土今
惟王肇史記本作雲夢土他本史記與水經注已爲後人所
改矣于是有江北爲雲江南爲夢之說其辨見閻氏疏證胡
氏維指而南匯吳京尹首欽白華前稿書程奉時雲夢攷後
又謂雲土卽雲杜古土與杜通爲漢江夏雲杜縣地也

浮于江沱沔于漢
附案史記曰沔古潛字詳本沔下有于字義文也
踰于雒

附案漢地理志注引魚豢魏略云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
加佳博物志云舊洛陽字作水邊各火行忌水故去水加佳
又魏于行次爲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復變雒爲洛
陽唐天官釋文亦謂後漢改雒則知史記中雒字並東漢
人所易後遂刊乃不改爾是以唐李涪刊誤曰又字者致理
之本豈以漢朝不經之巨耳可法哉今宜依古去佳乃宋王

史記志疑卷一

觀國學林云史記已用雒字非光武以後改漢雖火行然漢亦從水豈洛字獨改之哉馬班多假借用字魚豢說非也于是楊慎升庵外集及明周嬰危林歷舉周禮春秋左傳山海經雒字以爲非始于東漢殊不知古本周禮諸書亦作洛字其它若洛之通駱與絡尚改作雒何況本字未可據今本以駱之也漢是國號非地名可比且蕭何有天漢美稱之語奈何改之

蔡播既部

附案史與馬鄭王本俱作蔡播伏生今文亦然也是古文尚書與漢志誤作波榮爲濟之盜流波乃洛之支水此專主蔡濟安得合而言之自播誤爲波顏師古以爲一水名宋儒仍之直錯到今或者反欲改史文從波何妄也

浮于潛踰于沔入于滑亂于河

附案史註曰金履祥云潛沔于渭無水道可通必踰山而後入渭史文當是入于沔踰于渭如荊州踰于洛之例今本傳寫誤也金說得之

三危既度

附案度當作厓卽宅也說在五帝紀

道九山

附案此及下道九川之文皆史公所增本九山刊族九川辭原而立言也索隱以汧壺口底柱太行西傾熊耳燔冢內方汝爲九山未知何據夫禹之所導自汧至敷淺原凡二十六

奚取于此九山若謂舉其大者則雷首太岳太華外方衡山豈小阜乎且蔡蒙荆岐終南惇物鳥鼠之旅奚又不在此豈有以知其說之難通矣左傳以四嶽二塗勝城太室則山中嶺大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南爲九呂覽有始及淮南地形以合羊腸孟門爲九竝與禹貢不合至以黑弱河濬江沈湮渭洛爲九川則據經立義未可厚非獨九澤缺而不注余依禹貢采舊說以補之曰窈有雷夏徐有大野揚有彭蠡震澤荆有雲夢澤有榮播荷澤孟豬雍有豬野是之謂九澤周禮九澤與呂覽淮南之九數各不同惟九山莫定主名耳

于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

附案史公所錄尙書次第與書序異如置禹貢于皋陶謨之前置夏社于典寶之後蓋行文敘事不盡依書之次第況今所傳者是晉梅賾本并非賈鄭之舊則安知史之次第非元本乎禹告成功在堯時陳謨在舜世至于成湯因伐桀而作湯誓因敗桀而伐二鬻既勝夏而作夏社于義爲順或以爲誤非也至大紀前編置多方在多土之前移無違于後余未敢以爲然

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

釋史曰伯夷當作伯益

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吾言底可行乎

案索隱曰此取尙書皋陶謨爲文斷絕殊無次序卽班固所謂疏略抵牾是也今亦不能深攷正義曰略其經不全備也

來始滑

附案索隱曰古文尙書作在治忽今文作宋政忽先儒各隨字解之此云來始滑于義無所通蓋來宋字相近滑忽聲相

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爲來始滑今依今文音宋政忽三字索隱是也但漢律厯志作七始詠與此又別詮釋亦殊魏注

日七者天地人四時之始也未知孟堅更據何本而丹鉛錄謂來是來字

之訛即七字也豈滑又爲詠之譌乎然謂七始詠是切韻之法以孟康注爲意料之言殊非魏注引鄭注作在治忽也亦非

帝曰

附案正義曰此二字及下禹曰尙書並無太史公有四字帝

及禹相皆極爲次序當應別見書仁和孫侍御志祖曰對向上封事有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語則知古本有帝曰二字

字論衡問孔篇引書子娶若時辛壬甲癸上亦有禹曰二字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予不子

附案此文傳寫誤倒乃是子娶塗山辛壬癸甲生啟也索隱不察妄讀史公言娶妻二日生子爲不經正義但云生啟予不子五字爲一句而不言上文義亦不全王逸楚辭天問注

云禹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啟也或以辛壬癸甲爲年亦非路史後紀注引呂覽列女傳辨其失矣

辨又歌曰元首蓋勝哉

附案一本無發字是也當衍之若以此歌爲舜則下文帝拜

將自拜其戒勉乎

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登樂

案此因聲律身度之言而誤也說見五帝紀

因號曰夏后姓姁氏帝禹立

案既云因號夏后又云帝禹下文又云夏后帝啟此與五帝

紀言帝禹爲夏后同一語病國語商王帝辛亦同蓋史公謂

夏殷亦稱帝故硬加之有說在殷紀中

或在許

案許太岳之後也姜姓安得以爲皋陶後哉史誤

十年

案禹在位之年竹書及吳越春秋無余外傳皆作八年前編

因之據孟子禹薦益七年禹崩之文則八年似得其實通志

依史作十年外紀作九年路史後紀作十五年宋邵雍皇極

經世作二十七年俱非而路史發揮謂益前禹死無薦益避

啟事謬也

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

案禹遺狩葬會稽之事起春秋後諸子雜說不足依據史公

于論云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或

之者疑之也而于此直書其事以實之何歟禹會萬國諸侯

定擇四方道里之中其時建國多在西北不宜獨偏江南若

果巡狩所至總會東南諸侯亦不應遠來於越蓋虞夏之世

會稽不在中國故會稽之山不書于禹貢而揚域止于虞澤

也試觀仲雍逃吳猶然贏飾則夏后之敷天矣對胡爲直撰

嶽鄉會既不到家論于葬論衡書虛篇辨之曰書言舜葬
蒼梧禹葬會稽虛也堯典舜巡狩至四嶽四方之中諸侯來
會禹王如舜事無角改巡狩本不至會稽安得會計于此誠
會稽爲會計禹到南方何所會計出巡則輒會計是四方之
山皆會計也獨爲會稽立歟巡狩改正法度禹時吳爲裸國
斷髮文身攷之無用會稽如何充之論甚尤或問國語載仲
尼言禹致羣神于會稽史公取入孔子世家是以始皇紀言
上會稽祭大禹越世家言少康封庶子會稽以奉禹祀闕越
傳及序傳俱仍之二世責問李斯有禹葬會稽之言見李斯
傳會稽有禹穴見自序豈皆非歟曰非也國語浮夸斷非出
自仲尼縱使禹曾至會稽之地必是治水時事論衡道虛篇
云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無會計之事當是已詎朝會羣侯
遂埋斯土乎句踐非禹苗裔闕越非句踐種族安得強合二
世所問亦因當世謬談爾墨子節葬下篇云堯北教乎八狄
道死非堯山之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禹東教
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夫堯舜有道死之事堯之道死爲
疾則舜禹道死之妄可知禹穴神符更屬附會宋姚鉉唐文
粹鄭鄴禹穴碑亦疑夏與秦俱不載而始載于子長丹鉛錄
謂禹穴在蜀之石泉是禹所生處尤爲誕而不經然則禹曾
于何所葬于何處曰左傳哀七年禹合諸侯于塗山非會稽
也禹在位八年不及再巡則惟塗山一會而已梁任昉述異
記禹會塗山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可與左傳證國語會稽之

誣禹都安邑葬必相近而絕無可攷豈非儉葬之故哉劉向
尚未識殷湯葬處至漢哀帝時按行水災始知湯冢在徵陌
而水經注廿三卷疑之路史前紀八辨之更何論禹也越絕
書吳越春秋言塗山在會稽唐蘇鶚演義云塗山有四一會
稽二淪州三濠州四當塗然以濠州爲是在今安徽鳳陽府
杜注左傳謂塗山在壽春東北壽春卽濠州山有蘇禹兩廟
又有禹會村唐柳宗元柳州集塗山銘宋蘇軾東坡集塗山
詩俱在濠州確然可信烏知夏禹真墓不在濠州之塗山耶
水經注三十卷據國語以禹會在會稽謂杜注壽春爲非未
免違戾然則會稽之謬何由曰管子封禪篇乃漢人屬意其
稱禹禪會稽本屬妄談而世俗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有封禪
必有朝會好事者遂假其說以神之并僞造少康封無余一
節事而塗山之會不能沒禹又無一會于是謂會稽亦有塗
山之名郡道元竟以塗山之會是周穆而非夏禹穆會塗山
在當塗與
禹與處杜注昭四年左
傳亦云在壽春誤也舉無足徵也必欲求其說以通之則
論衡謂四方之山皆可會計不定是越之茅山故路史後紀
注言塗山亦有會稽之名將所謂會于會稽者安知非即指
塗山之會耶然則會稽之墓爲誰曰古墓之不知者眾矣即
或是大禹古蹟亦必因德被六合殂落之後雖異域殊方無
不起墳土以致其哀敬羅泌所稱儀墓非實葬所也後書陳
檮傳言禹巡蒼梧吳越春秋無余外傳言禹南到計于蒼梧
本亦可曰禹致羣神于蒼梧平述異記又言會稽山有虞舜

巡狩臺下有室威福民思之故立祠禹陵亦猶是耳其可
曰舜巡狩而崩葬于會稽平陽禹葬處誣濟最甚不可以不
辨竹書禹五年命塗山八年會會稽不足信

有扈氏不服

附案扈爲夏同姓之國尙書疏云有扈見堯舜受禪啟獨繼
父故不服又云有扈爲啟之兄弟此本于淮南子注淮南齊
俗謂曰有扈氏爲義而亡高誘注有扈啟之庶兄以堯舜舉
賢禹獨與子故伐啟不知何傳記左傳昭元年晉趙孟以
緹履與二苗姚郤徐奄拉稱又將何說恐只是與夏同姓耳
論中言夏之或問墨子明鬼篇引甘誓全文以爲禹誓何歟
曰禹先有伐扈事莊子人間世及呂覽召類說苑地理皆言
之而甘誓一篇與禹貢相承接謬以爲禹矣至楚辭天問謂
扈本牧豎得爲諸侯啟擊殺于牀乃不經之談不足信也呂氏春秋先己註言夏后相與有扈戰甘澤非也孫侍御云御覽卷八十二引呂子作夏后伯啟乃知今本之誤然固學紀聞引呂子亦作夏后相則南宋時原書所據本已誤

子則帑慘汝

附案帑與孳通用然古之凡兄弟不相及蓋有三代
盛時罪及妻子之事乎攷漢書王莽傳引甘誓此語作奴戮
帥古曰戮之以爲奴也疑古奴孳亦通借此可證經史之異
又諸儒之誤解湯誓孳戮孟子不孳竝同斯義而刊誤補遺
反以顏注爲非以孔注爲是舛矣竹書堯王十三年鄭鄭命史大夫奴孳于九厘奴與

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附案左傳夏有觀扈比爛于三苗有扈氏郤徐奄楚語啟有
五觀與丹朱商均太甲管蔡竝號姦子韓子說疑同周書管
麥解五子忘伯禹之命興亂凶國亦與蚩尤類舉然皆莫識
所出故左氏疏詭史傳無又斯先儒蓋闕之義焉自漢書人
表云太康兄弟五人號五觀置之下中等地理志東郡縣名
其處爲睢觀而韋昭因取以注國語道元求經巨泮水注同
路史後紀及國名紀仍之云后啟五庶封于衛是爲五觀夫
古未有五人而合封一國者且觀據國以叛又奚須于洛汭
之楛楛乎儻依僞古文之述戒作歌方將爲啟之賢曹奈何
夷于叛人姦于也攷竹書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
河十五年武觀叛彭伯壽征之乃來歸與國語稱姦子周書
稱五子合沈約注武觀卽五觀墨子非樂下篇有引武觀語
蓋武五音近或相通借其實一人非五人也然晉司馬彪續
漢書郡國志云衛本觀國姚姓則不得爲夏之宗室而況爲
啟子耶是可疑者若更以此五子適有五而牽配之則諱矣
後人又嘗以斟灌爲五觀而斟灌乃帝相之忠臣爲夏宗室
其國在北海平壽非東郡之睢觀鄆縣全氏祖望經史問答
論之甚審然則此五子爲誰曰五子非五觀亦非太康昆弟
也以五子爲太康昆弟者始于人表僞孔傳襲之而改之云
太康五弟欲與厥弟五人一語相合孔疏復申之曰五人自
有長幼稱昆弟厥是太康之昆故云太康五弟而不知書序

附案世紀作廣設外紀路史載帝名甚多皆妄

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降龍二

案孔甲見左傳路史依竹書作膺甲以孔甲為非乃羅氏之

謬也史公取左傳晉蔡墨所說蔡龍事其有無不可知但傳

曰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龍降于天

德之所致也何言淫亂德衰乎杜注乘龍各二云合為四此

言一龍亦錯所謂淫亂德衰者蓋誤解左傳擾字自然其誤

實從周語來國語不可盡信其言孔甲亂夏四世而殞猶言

帝甲亂商七世而殞夫祖甲豈亂商者哉

受豕韋之後

附案徐廣謂受一作更與左傳合蓋古字通用周紀膺更大

命一本作受惠氏棟左傳補注曰周禮中車歲時受讀杜子

春云受當為更儀禮燕禮及大射儀注皆云古文更為受是

古今字也

子帝皋立帝皋崩子帝發立帝履癸立是為桀

案皋與發之名竹書路史所載不同皆未可信惟竹書言帝

癸一名桀甚是史誤多一履字不然湯時名履豈有君臣

同名之理乎外紀路史反從史作履癸謬也至索隱引世本

謂皋生發及桀疑非杜注僖二十二年左傳云皋桀之祖父

是杜不從世本矣高誘注名氏春秋音初篇云孔甲皋之父

孫發之子亦不從世本

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

桀之無道多矣而實以末喜亡紀中不及疏矣

迺召湯而囚之夏臺

案外紀本世紀言桀殺關龍逢湯使人哭之乃囚于夏臺又

路史本太公金匱言桀以諛臣趙梁計召湯囚之均臺故諸

生補遺策傳云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繫湯夏臺此

可補史缺

湯封夏之後至周封于杞也

案禹後封杞即湯封之武王特因其舊封重命之耳故路史

注據大戴禮少閒篇云湯放移桀遷妣姓于杞它如漢書梅

福傳云武王克殷封殷于宋紹夏子杞文選晉張士然求為

諸除置守家人表云成湯革夏而封杞即史公于留侯世家

亦述鄭生之言云湯伐桀封其後于杞而此乃謂周封夏後

于杞何哉

用國為姓

案姓當作氏

有扈氏

附案路史國名紀以扈與斟尋斟戈四氏出己姓高陽後謂

史為誤但扈為夏同姓即甘誓所稱昔與己姓之扈別至斟

尋等氏索隱引世本及潛夫論五德志並稱是夏後杜注左

傳從之應劭漢書注從之見地理志北恐非史之誤也潛夫

論及路史載禹後諸氏增多于史而字亦各異諸牒茫昧莫

知孰是姑從略焉

有男氏

附案小司馬引世本男作南周書史記解及潛夫論並作有南攻昭十三年左傳鄭伯男也周語作南蓋古字通故周子

南君亦作男君

形城氏

附案宋陳彭年重脩廣韻注于成字下云史記有形成氏古成與城雖通用而形與形甚殊豈以形近致譌歟當攷

斟氏戈氏

附案史記攷異曰索隱本作斟戈氏卽斟灌也戈灌聲相近

上氏字衍

殷本紀第三

殷契

案竹書夏帝芒二十三年商侯子亥遷于殷乃始稱殷子亥卽契七世孫振其後仍稱商湯以商爲代號至盤庚復改稱殷是以殷商可兼稱之然不得以子孫所改之號易始祖受封之名故孔子言語嘗曰殷禮殷人而序詩書則曰商書商頌國號之所定也柰何稱殷契乎攷其地則異撰于理則乖當書曰商契

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案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毛傳以玄鳥降爲祀高禘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當毛公作傳時未有遷史也遷史出而乃有吞墮之說其說起于周秦間

好事者是以屈原天問言簡狄在臺玄鳥致胎列子天瑞言后稷生于巨蒐夫毛公豈不知吞墮之說哉亦鄙弗道爾自史公信其說而漢儒如康成宋儒如朱子並援以爲據遂有謂稷契無父而生者毋乃誕欺行浴出野淫佚執其稷契之母不宜若此鳥卵巨迹驚避不遑吞之踐之殊非情事聖人之生雖異于眾庶然不外氣化形化之常靈妖僻如是邪前賢闢之詳已甚至轉相傳述呂氏春秋音初篇以燕遺卵在簡狄爲處女時詩疏引王肅解以姜嫄寡居生子尤屬乖妄益史公作史每采世俗不經之語故于殷紀曰吞卵生契于周紀曰踐迹生弃于秦紀又曰吞卵生大業于高紀則曰夢神生季一似帝王豪傑俱產于鬼神異類有是理乎蛟龍見于澤上雷電晦冥而劉媪猶夢臥不覺將與土木何殊卽史所載其誕已顯論衡奇怪篇嘗辨之元方回續古今攷云好事之人見劉邦起于亭長爲王爲帝相與扶合附會以詫其奇司馬遷采以成史班固不能改知君子埽除而弗信可也子因以攷讖緯雜說稱伏羲感履迹而生神農堯湯感龍神而生黃帝感大電生少昊感白帝生顓頊感瑤尤生舜感大虹生禹感流星貫昴又吞神珠蓋苙生文王母夢太人生孔子母與黑帝交生御覽八十七卷引世紀豐公妻夢赤馬若龍戲已而生太公則卯金兩世俱龍種而薄太后生文帝復有蒼龍據腹之祥王太后生武帝亦有夢日入懷之兆嗣後生天子者往往藉怪徵以誇之傳諸史冊播諸道路

皆此類也北齊劉晝新論命相篇反津律道之謂聖賢受天瑞相而佐者不亦惑之甚哉

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

案契佐治水未見所出豈因禹讓契故耶

子商賜姓子氏

案禹契稷之封國賜姓皆出于堯注疏言之甚明它若白虎通潛夫論諸書亦然史俱以為禘非也

契卒

史通因習篇曰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夫子脩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史記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略外別內耶何貶薨而書卒也

子曹圍立

案索隱引世本作根國禮祭法疏引世本作遺國漢書人表又作根國攷禮疏引世本日遺國生根國根國生冥是知史敘世次缺根國一代而人表誤合二人為一也外紀云曹圍卒子根國立曹乃遺之省綴乃根之論

子根立

案索隱引世本作核人表作核竹書又作子亥未知孰是

子微立

案齊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禮蓋子引書曰高宗報上甲微則商家以日為名自微始而史缺之不始于報丁也然竊疑商人自契至振並別製名何以上甲至帝辛改名十日

而以日為名之外又未嘗無名如上甲名微天乙名履帝辛名受竹書諸君疑諸君俱有一名今缺不具蓋名以日者殷之質生之與死皆以是臣民之所稱亦以是別立名者殷之文非有大典禮不用故成湯告天始名曰予小子履而微子庶不為嗣蓋微傳其名故而已

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王立王卒子主癸立

案商以生日名子故不嫌于複獨此二世名報兩世名主何也通志曰報丁報乙報丙與主王主癸皆兄弟之名史指為父子過矣人表于報乙報丙主王主癸之下俱不言報字蓋亦疑而缺之也

子天乙立是為成湯

附案湯非名也有謂湯是字及證者是非以地為號故稱成湯武湯路史發揮注云湯特商國中一邑名今相之湯陰成湯者猶成周

然其名有一曰天乙者商例以生日名子質也曰履者別製嘉名文也義與疏及白虎通姓名章謂湯為王後改名恐非成湯自契至湯八遷

附案此仍書序元文成湯二字傳寫誤增故史詮謂洞本無此二字當衍之而所云八遷者本紀止言湯之一遷餘皆不

載攷書疏曰世本昭明居砥石荀子成相曰昭明居砥石遷

于商左傳相土居商是二遷也商與商上不同見左襄九年疏竹書帝芒

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具之子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商上不知是五遷也路史國名紀云上甲居邾是六遷也而水經何世

注十九又引世本云契居番是七遷也并湯爲八經典釋文謂八遷惟見四孔仲達數砥石商已及毫爲三而連契之居商爲四遷非也

作帝誌

案此是選書篇名書凡百篇幾逸其半而名目見于書序漢儒並以書序爲孔子作益據孔子世家及漢藝文志也

依韓文而然獨怪史公作史既兼采逸書而百篇之名目有不盡錄者未知其去取何在信書序不得不議史記之疏信

史記不得不疑書序之僞余嘗反覆參究知史所載書之篇名元有漏略故五帝紀無汭作九共棄飲大禹謨殷紀無釐

沃疑至臣扈伊陟仲丁河宜甲祖乙周紀及世家無旅葵旅巢命君陳君牙而尚書實不止百篇宋儒力排書序非出自孔氏朱子謂周秦間低手人所作雖執不知問要是先秦古

書竊意尚書元序漢初已不全後人傳寫又不免脫失耳奚以明之如左傳定四年有伯禽唐誥一篇乃孔子所斷不刪

者而序無之此殘缺不全之證也殷紀有太戊一篇必書序之所載者而不列其目此漢以後脫失之證也然則書豈止

百篇哉

趙敏注孟子朱小國章云古尚書百二十篇

湯征諸侯

附案湯征亡矣而紀有其詞豈非史公所見壁中真古文乎

唐白居易長慶集有湯征補亡未免妄作何忘檢史記也前

編言此所載其詞不類非湯征之舊不

伊尹名阿衡

案索隱言伊尹名摯阿衡是官非名也其說良是但所謂名者非姓名之名乃名號之名後世因伊尹官阿衡遂以爲號

史隨稱之自然不書伊尹名亦疏伊尹名摯見孫子用開篇

墨子尚賢中篇楚辭離騷天問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

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

素王及九主之事

湖本下湯爲于字致于湯千字

案伊尹之事孟子已詳言之乃史公猶信劉蕙爲真而反疑

聘迎非實復取世俗誣百里奚是廢臣之說嫁附伊尹本于

楚辭天問呂氏春秋本味墨子尚賢中下篇殆史通所謂多

雜舊聞時采異論或違經傳與理不符者也戰冠子稱伊尹

酒保愈演愈怪何人之敢于誣聖賢哉五反與孟子三聘異

疑因五就之文而誤素王九主亦不可據與韓子雜言及後

漢書馮衍傳謂伊尹干湯七十說同妄仁和翟教授灑四書

攷異謂劉寔出伊尹說漢藝文志小說家有伊尹二十七篇

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案孟子言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尚書大傳言伊尹仕桀間曰亡吾亦亡之言遂去夏適湯鬼谷子午合云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于湯呂望三就文王三入殷然後合于文王是伊尹有適夏之事也然湯既任尹國政何爲復適夏都或者湯初得尹薦之于桀在末任國政時矣而尹之所以適其

心必以爲從湯伐桀以濟世不若事桀以亂故五就五去
不憚其煩及不可復輔乃舍而歸耳此本古史說若呂氏春秋煩
大篇言湯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曠空也或云是桀之弟至也
曠也或云是桀之弟至也
孫傳之恐其不信湯親射之伊尹奔夏二年歸亳以權詐誣
聖人豈足道哉

于是湯曰吾是武號曰武王

濟南集辨惑曰詩頌言古帝命武湯武王載旆謂之武者詩
人之所加也紀乃云湯曰吾是武號曰武王聖人決無此語
于是詩侯畢服

附案它本或作諸侯心服或作諸侯服連下湯字爲句竝非
後書王暢傳注引史云于是諸侯畢服

湯歸至于秦卷陶

附案徐廣曰一無此陶字索隱曰卷當爲桐與尙書同陶字
衍大坳今定陶是楊慎云秦
期即太行舊本或傍記其地名後人轉寫

送行斯字正義曰陶古銘反是秦卷即大坳衍去陶字正義
以陶爲古銘反者音坳也則又以秦陶爲太行而衍卷字未
知孰是太行列子湯問作太行淮南汜論作五行之山元不
音杭自經典釋文于太行兩列其音云戶剛反又如字讀者
惟以前音唐人詩賦皆押七陽韻相沿至今遂不知太行當
如字讀也或云太行山于濟陰定陶
不相及大坳恐非太行

作湯語

附案濟南集辨惑云此皆不成文理今湯語具在曷覺有此

遷何所據而執之余以上文湯征例觀知史公曾見雜壁真
古文決非無據今之湯語偽作也故同氏疏證卷二曰遷親
從安國問古文所見必孔壁中物其爲真古文湯語無疑然
則此湯語可與湯征補佚生今文書詳南誤以真爲偽耳明
董斯張公景美曾錄史記湯語注之

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勸力聽事子乃大罰殛女毋予怨
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
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棗農殖百穀三
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

案皇王大紀引此語以羣后毋不有功于民至毋予怨置故
后有立之下當是也久勞于外兼皋陶言之者猶論語禹曰

躬稼孟子禹稷三過其門云爾禹自言暨稷播奏庶艱食則
二人共事偕行可知皋陶當亦如是禹稷亦偕行一語此語詳
天又史記謂東爲江南爲淮乃東爲淮南爲江之誤蓋史中
初出不免錯簡惜今不傳無從參驗矣初學記卷六引史又
作北爲河南爲東

伊尹作咸有一德

附案康成序書以咸有一德爲在湯語後爲單作明居商與
本紀同史公親受蓬中古文者則其繫此篇于咸陽紀內必
古書次序如是本于太甲無涉也自偽書以爲伊尹歸政所
陳軫移于太甲三篇之下索隱之變反援變易之本谷史公
序書失次豈不悖哉國氏疏證二曰諸經傳記伊尹竝無告
歸致政之事實作偽者見書序在無可據遂空捏出大贊

子湯而曰咸有一德善君臣同德之助慶明良交泰之休于
義可也若陳戒于太甲而曰咸有一德是尹以己德告大甲
則爲矜功伐善非人臣對君之言且事其孫而追述與其祖
一德得毋執執非少主臣乎此是非之至明而易曉者斯論
甚確攷禮縮衣兩引尹告今一在太甲篇一在咸有一德詳
其語意必史臣中間敘述之詞故稱其字決非伊尹自言乃
僞書既妄分兩處用之而又盡竄入伊尹口中真真言大而
夸也縮衣惟伊躬天見于西夏夏鄭改天爲先令政作先此
又僞書用鄭注之驗

于是適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卽位二年崩立
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

案外丙仲壬之立孔疏謂傳記小說不可用然孟子已明著

之又見于竹書世本豈傳記小說乎唐宋諸儒多斥史記爲

妄而無柰明著于孟子遂復撰出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

之說相傳壽年百歲豈九十七
生仲壬九十九生外丙乎于是從史記著除書疏所稱

劉歆班固皇甫謐與趙岐孫奭孟子注疏外惟古史通志外

紀及蔡傳而已又閱唐僧道宣廣宏明集有沙門法琳破邪

論開引陶宏景年紀所紀帝王之年多異然亦列外丙仲壬

又宋張衡有編年通載十五卷宋陳應孫書錄解題曰張衡

云外丙仲壬合于歲次尙書殘缺孔氏疏陶陶張之書雖不傳

固信孟子史記竹書世本也若不從史記者則始于孔疏嗣

後宋張栻經世紀年見通及皇極經世大紀前編明詩懸旂

甲子會紀宋熾疑道記竝仍孔義不數外丙仲壬而其原因以
不數之者一因桐宮居憂之語一因書序成湯既受亳年元
年之文坐此一疑便硬刪殺之兩王并經史皆所不信毋乃

悍乎殊不知桐宮居憂晚出之僞古文也卽以爲真安見非

居仲壬之憂蔡傳謂太甲服仲壬喪頗覺直捷漢律原忠言
太甲有成湯

太丁外湯歿而太甲立僞孔傳之言也蓋緣誤讀書序來宋

丙服梁誤之矣沈補筆談曰湯誓仲虺之語皆湯時語

命湯歿至太甲元年始復有伊訓著于書自是孔安國離其

文于太甲元年不注之遂若可疑若通下文讀之曰成湯既

歿太甲元年伊尹作尹訓則文自足亦非缺落義理所繫至

句亦不可不謹永鄉瀨真子曰書爲伊尹欲明言成湯之德

以訓誦王故須先言成湯既歿非謂中間無二君也而注謂

認此語遂失之當以孟子史記爲定雖然史記亦不能無信

孟子竹書俱稱外丙二年而此作三年古史亦
仍史誤孫奭謂也

不稽孟子之過是也至陶公年紀云外丁三年既仍史二年

之謬而又以外丙爲外丁豈別有所本邪成湯既歿後者
謂之詞太甲元年

乃仲壬崩
是爲帝外丙

案殷諸王自當別有年史錄不書竹書外丙以下皆有古史

竝不善之惟河間田名澄呂氏春秋音初禱有殷盤甲徒它

西河語餘俱無徵恐是後人僞加故不采又殷亦未嘗稱帝

說見後

帝既立三年不明

案書咸有一德疏曰殷本紀太甲歸亳之處已爲卽位六年與經相違馬遷之妄也釋史曰太甲居桐卽在元年史三年字誤耳而閻氏疏證四力主六年之論謂太甲被放後三年始悔過又三年惟伊尹訓是聽援孟子述此事兩用三年字爲據以見古大臣格君非之難殷本紀首三年字指卽位後不指被放之後與孟子少異要爲六年之久復辟親政則與孟子無異僞作古文者依偽書序遂將放桐事撰于上篇三年復歸事撰于中篇以合書序而不知不合孟子也孫侍御駁之曰伊尹放太甲必在卽位之初若遲至三年之久始放于桐恐無此理史太甲既立三年不明三年二字誤行也至孟子兩三年字上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下云太甲于桐處仁遷義三年處仁遷義卽在放桐之時並非前後六年儻如閻氏說則史記下文云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又云帝太甲居桐宮三年將謂前後統計九年乎又桐宮孔安國曰湯葬地疏證謂殷紀注引康成曰桐地名有王離宮高初不指桐爲湯葬地魏晉間孔傳始有是說此說果真漢武帝時已知湯葬處矣奈何博極羣書如劉向告成帝猶曰殷湯無葬處乎趙岐注桐爲邑亦不云葬地後漢郡國志梁國有虞縣有薄縣虞則有空桐地有桐亭簿下注有湯冢成非湯也解曰水成非注廿二卷雖相去未遠判然各爲一縣所有豈得指桐爲湯陵墓地耶緣孔傳欲附會太甲居近先王致生此說後儒

見有居亳字竝謂桐宮乃諒陰三年之制非關放廢懸停王子九爲怪矣閻氏之言甚覈至路史發揮謂伊尹無廢立事宋孫奕示兒編復以放爲教字之譌謂書序是教諸桐皆妄欲回護伊尹而反昧于事情也

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

案攝政當國是也朝諸侯則妄矣此必仍戰國好事者之言至紀年謂伊尹放太甲自立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之九爲乖誕咸有一德疏已斥之矣文選陸機豪士賦序云伊生抱明允而嬰戮亦謬

伊尹嘉之適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

淳南集辨意曰三篇之書雖伊尹作然皆史氏所錄豈獨伊尹褒嘉而作乎

弟太庚立

附案竹書作小庚疑非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

案桑穀之祥記載各異史本書序漢藝文志家語五儀篇及孔疏引皇甫謐同古史大紀因之則爲太戊時事審矣乃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皆云湯時生之書大傳謂生于武丁時論衡屢云武丁時生之而順鼓感類一篇又以爲太戊時說苑于君道篇一以爲太戊時事一以爲武丁時事敬慎篇及漢五行志竝以爲武丁時劉勰新論編篇亦云昔武丁之時亳有桑穀拱生于朝脩德自祐高誘呂注師古漢書注中適

書志因學紀聞二釋史俱以成湯武丁是傳述之譌厄林謂
桑穀生于商朝者三而均爲與商之禡未必盡非也凡此諸
說疑莫能明惟史稱一暮大拱則近于怪理所難信與呂之
制樂說苑君道言昏生且拱何殊攷大禡漢五行志說苑敬
慎論衡異虛僞孔傳家語古史竝作七日大拱韓詩外傳三
作三日當以七日爲是

帝仲丁遷于傲河宜甲居相祖乙遷于邢

附案先敘遷居之事而後敘崩立亦是一體然商自仲丁遷
傲以來世亦作凡五徙國都然後盤庚居于亳殷下文所云
五遷無定處是也史公不廳止書此三遷疑是錯簡遷相遷
邢當在是爲帝河宜甲子帝祖乙立之上書序邢作耿索隱

曰邢言耿近代本亦作耿攷御覽八十三卷引史是耿則知
邢字爲傳寫之譌而皇極經世及通志三王紀謂祖乙圮耿
徙邢誤分作二地前編反依之東吳顧氏祖禹方輿紀要賈
指耿爲今山西河津縣邢爲直隸邢臺縣本于通志恐未可
信也又路史國名紀謂耿卽邢故通典曰祖乙遷邢集韻邢
音耿通史記云先耿後邢失之而史記竝無先耿後邢之文
蓋羅說誤

仲丁書闕不具

附案逸書有仲丁篇故云然此句當在前文帝仲丁崩之上
不寫道外王時也必是錯簡

帝宜甲崩子帝祖乙立

案史及書疏引世本皆以祖乙爲河宜甲子而人表謂是弟
未知孰是

巫咸任職

附案他本皆作巫賢是也湖本譌刻咸字巫賢乃咸之子

帝祖辛崩弟沃甲立

附案書盤庚疏引史索隱引世本均作開甲紀年亦作開疑
沃字非又書疏以開甲爲祖辛子未知誰說

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

附案書疏引史以祖丁爲開甲之弟皆與今史記本異惜無
從參攷

立帝祖丁之子陽甲

附案紀年注云一名和甲本山海大荒北經蓋有一二名

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
案大紀云以其世攷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九世中丁之名
誤也史詮非之云中丁至陽甲攷合九世之數若沃丁以來
則不止九世矣大紀專就立弟及立兄弟子數之故以仲丁
爲誤史詮數一帝是一世故仍依史作仲丁而皆不攷史公
斯言之失夫沃丁之後有太戊中興仲丁之後有祖乙復興
豈得言九世亂乎況沃丁而上有外丙仲王陽甲而降有盤
庚小辛小乙祖甲庚丁所謂廢適更立者何獨咎沃丁仲丁
哉蓋一代有一代之禮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周道
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此種生始梁孝王世家
以益語也若殷亦立子

周本立第 此殷周殊禮也故文王當伯邑考之子在舍之而立武王先儒以爲殷禮孔子曰立孫自爲周

言之耳

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

案湯都南亳盤庚都西亳判然兩地自史公有復故居之說而班固作地理志遂于河南偃師縣注云殷湯所都康成注

經亦仍之云湯居偃師而張守節引括地志言湯先居南亳後遷西亳晉臣瓚又云湯居濟陰薄縣孔仲達于商書商頌

竝載其說而云經無正文未知孰是竊謂仲達所述皇甫謐之辨極爲精覈謚曰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今梁國監陵

之葛鄉湯地七十里耳若湯居偃師計監陵去偃師八百餘里豈當使亳眾爲之耕乎梁國自有一亳南亳在穀熟之地

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盤庚遷偃師然則殷有三亳穀熟爲南亳卽湯都蒙爲北亳卽景亳湯所受命偃師爲西亳卽盤

庚所徙者竹書謂盤庚遷北蒙非也閻氏疏證復申之曰南亳是湯所都

皇甫謐據孟子以政之史注謂湯于後徙西亳子卽如謚以政之曰放太甲于桐桐在今虞城縣去偃師亦八百餘里伊

尹旣以身當國于偃師又焉能時時于桐謂太甲乎仍屬姦熟方近自史云復故居注遂謂湯亦曾都偃師不知盤庚三

篇一則曰新邑再則曰新邑曷嘗有復故居字面止下篇云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本泛言先王徙都山險之處如上所遷五邦多是非必定指湯或湯曾有意亳殷山險往

觀之如武王告周公營洛邑仍都豐鎬商或類此故當日三

亳鼎稱不出邦畿千里之外非必湯親身徙西亳凡此皆商

有天下規模形勝之大者不可不論閻氏之辨亦確余因攷

書序盤庚將治亳殷疏引東晉據孔壁中尙書作將始宅殷

夫謂之始宅則非復故明甚可補前賢所未及臣瓚之說最

謬不足辨也

迺五遷無定處

案偽孔傳以湯徙亳仲丁魯河直甲相祖乙耿并盤庚居

殷爲五馬鄭王肅以商亳豈相耿爲五兩者皆非上文云自

契至湯八遷則不應通數成湯明甚而盤庚當作誥之時尙

未徙殷九不應列于五遷內矣攷竹書仲丁元年遷囂河直甲元年遷相祖乙元年遷耿二年圮于耿遷庇南庚三年遷奄是之謂五遷紀于前之八遷書其一而遺其七于後之五遷書其三而失其一豈非疏乎盤庚至紂都復數徙史亦不盡書也又祖乙自相徙耿自耿徙庇書序專言篇名故但云祖乙圮于耿作祖乙而不及相圮遷耿事祖乙之篇政作于遷庇時故云圮于耿不云遷于耿也偽孔傳誤連上文遂改爲圮于相遷于耿孔疏謂孔傳與經言大不辭亦頗糾僞傳之失乃復引康成說祖乙去相居耿爲水所毀于是脩德以禦之固不再徙而又誤讀竹書以爲祖乙圮耿遷奄並非

帝盤庚崩弟小辛立

案人表以小辛爲盤庚子與史不同未知孰是

百姓思盤庚適作盤庚三篇

案三篇乃盤庚誥民之詞史臣所錄安得謂百姓思盤庚而作于小辛之世乎書疏非之是也至康成謂盤庚為陽甲之

臣謀徙都殷以上篇盤庚為臣時事一先一後其妄政同

殷國大治

案殷不當稱國疑是漢文

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

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

案海南集辨惑云此篇即祖己訓王之詞其曰高宗者史臣

追稱耳諸篇之體皆然而云武丁既歿祖己嘉之而作謬矣

高宗之訓乃書篇名自當全著但云及訓復失之大簡所辨

是困學紀聞亦譌史與書序相違也余因攷書序及大傳言

高宗祭湯有雉雉鼎耳祖己訓諸王史公取入本紀本無疑

義論衡指瑞篇據大傳同只因書中有典祀無豐于昵一語

馬融王肅輒輟背經史創為祭禰廟之說以祭湯為非祭傳

因之至前編直謂祖庚釋于高宗之廟有雉雉之異祖己作

二書以訓祖庚及據此紀誤繫斯事于祖庚之世為證竊所

未安而日知錄十八及閻氏疏證並以前編為不易之論何

歟偽作古文者亦緣豐昵之文故于說命中篇曰黷于祭祀

時謂弗飲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若與此篇實相表裏者大紀

不知其偽謬指黷神為高宗初年時事遂移彤日之訓于說

命前豈不異哉經文既字恭惟宗廟對山附社稷七祀而言

況史引經作常祀毋禮于非道則古本亦不盡作豐昵也疏

證卷四引閻陳第尚書評詁史所稱義不可通未免迂拘之

見竹書祖庚元年作高宗之訓不可信

帝甲淫亂殷復衰

案周公以祖甲與中宗高宗文王並稱迪哲安得以為淫亂

衰殷紀及世表同誤然其誤從國語來周語曰帝甲亂之七

世而碩獨云孔甲亂夏也此衛彪傒之謬談何史公不信周

旦之語而反信衛傒耶海南集五經辨惑曰書聖經也史傳

出于雜說者也周公去殷為近知其事詳左氏馬遷為遠其

傳聞容有妄焉與其變易遂就監舍史傳而從經可也惠氏

左傳補注曰汲郡古文云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昭六年

傳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外傳帝甲亂之亂甲賢君事見尚書

止以改作湯刑故云亂也此說甚通而海南所謂變易遂就

者蓋指僞孔傳從王肅邪解以祖甲為太甲耳乃孔疏方主

之以康成言武丁子帝甲事為妄造試問太甲稱祖誰所傳

說出何典籍邪若謂無違以德優劣年多少為先後豈太甲

之德遜于後嗣文王之聖遜于三宗而武丁五十九年之後

胡以不即數文王之五十年乎于是祖甲一人忽上而冒太

甲之賢忽變而為亂殷之主岐頭詭見坐令矛盾兩傷蔡傳

辨之極明

子帝廩辛立案世本作祖辛索隱已于世表言其誤矣而竹書八表並作

論辛與索隱引世紀在惠同然則史子紀表作亦誤

子帝太丁立

案太丁不應重見此與世表同誤人表及後書西漢傳亦誤是史竹書世紀

作文丁是也史詮謂太字義文當是帝丁稱帝乙帝辛之稱

恐未然

帝乙立殷益衰

案書酒誥曰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多士曰自成湯

至于帝乙罔不明心也祀易亦屢稱帝乙也非湯也是固殷之賢

君也奈何以為殷由之益衰乎此紀及世表同誤然其誤必

因錯會左傳來文二年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

湯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密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

傳不過雜舉以明不先祖父之義乃史公見其與厲王並言

遂以為衰殷之主杜預仍其誤而甚其詞云二國不以帝乙

厲王不肖猶尊尚之未知帝乙不肖何在上文鯨契亦並言

可謂契是不肖乎人表置帝乙于下中亦是拾誤也

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

附案馬融注論語云微子紂之庶兄此本于史宋世家與紀

言微子及紂異母同自康成注尚書據呂氏春秋仲冬紀言

微子生時母猶為妾及為后生紂遂以微子為紂同母庶兄

孔邢經疏及索隱並宗其說夫帝乙賢君不應以妾為妻尤

不應廢子之長且賢者而立晚生不肖之子如謂先妾後后

遂分嫡庶則當立后時何以不即立太子必待紂之生乎况

其為母一爾庶不可為嗣妾乃可為后厥太史之爭實在立

后時不宜在欲立太子時也筆情揆理呂子殊不足據餘冬

敘錄云妾既得為后矣而所生之子不得從親稱嫡長子乎

此語真是破疑然則帝乙之欲立微子者知紂之不肖思廢

之而立賢子也太史爭之者執嫡庶之分泥于經而不達于

權也若公都子引當時人言以微子與比干為紂之叔父則

誤矣至啟當諱開史例也說在周紀中

天下謂之紂

附案紂有一名曰辛者殷以生日名子也曰受者別立嘉名

也猶天乙又名履上甲又名微也史不書名受偶不及也非紂

受而紂受音近故天下共稱之蓋即以爲號矣先儒謂紂

為諱非至康成謂紂字受德則不足信蓋德為虛位有凶有

吉受德云者猶湯誓言夏德立政言桀德非字之謂也然其

所以致誤之由固自有說立政曰其在受德啓周書克殷篇

曰殷末孫受德呂不韋作書誤解遂于仲冬紀著之曰其次

受德康成過信呂書取以釋經後儒又過信康成故齊孔晁

注周書張守節周本紀正義並云紂字受德偽孔傳于賤黎

篇從馬融讀受為紂謂管轉相亂于立政篇依康成作受德

謂帝乙愛馬為作善字更屬岐說而仲達曲為之疏曰或言

受或言受德呼有單復爾豈其然哉周本紀錄克殷篇改末

孫受德為季受季者少子也豈史公有意更之歟立政受後釋文引馬

云受所為德也

于是使師消作新淫聲

案韓子十過釋名水經注八拾遺記皆作師延是也此與人

表並誤作涓師涓出于晉平公衛靈公之世亦見韓子十過

及呂子長見補樂書者曾引之淮南秦族誦又誤以師延為師曠時

而盈鉅橋之粟

案盈字當諱說在周紀

允侯郭侯

附案九侯即鬼侯故徐廣曰一作鬼侯九與鬼音近如允軌

皆从九得聲而徐謂郭一作邗者非也路史國名紀云邢侯

亦村三公世紀邢侯事村以忠諫死而邢為文王所伐文王

豈伐賢哉則知史記與本是邢字徐誤為邢而郭即邢也城人

表有邢侯郭侯評林見韓子難言呂氏春秋行論過理有醜梅伯

語又淮南子假真訓云醜鬼侯之女植梅伯之骸遂謂梅伯

即郭侯大謬國名紀有思國或疑思即郭侯之誤非也引康成云商有允侯

梅伯則與郭為一國矣韓子難言云郭侯文王伐郭侯六年精隱五年邢人伐郭侯六年精

諸郭謂之郭

九侯女不意淫紂怒殺之而醜九侯郭侯爭之疆辨之疾并脯

郭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姜里

案西伯之囚因欺醜鬼侯脯郭侯也殺梅伯另一事當在後楚詞注其子見紂醜梅

伯而殺紂任則與紂比干心同時已屬武王之世矣戰國趙策呂子行論及魯仲連

傳可證此紀是已然此與周紀謂崇侯虎謂西伯乃囚姜里

殊非事實何者文王嘗伐崇侯矣囚其詣而囚之甫脫囚而

伐之豈不迹類情嫌投鼠子則知西伯之囚不關崇侯

虎也明方孝孺遜志齋集有西伯伐崇論云妄言者見詩歌

伐崇求其罪而不得遂誣其詣西伯以為伐崇之端而不自

知其謬百惟西伯之囚不關崇侯虎故敷演多端言無準的

在此紀以為詣西伯歎二侯在周紀則謂謂其積善累德不

利于紂此紀本于國策呂子而增入崇侯若周紀所說必當

時雖書有此謬傳所以淮南子道應訓稱崇侯謂紂曰周伯

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時

請圖之乃拘于姜里桓譚新論稱虎之謂曰西伯昌聖人也

長子發中子且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圖之乃囚文王姜

里斯語烏足信哉然則文王之歎紂無從知之必有告者其

人為諱曰褚生補過策傳言紂聽說臣左彊囚文王或者若

其人歟左彊亦見淮南覽冥訓他若韓子難言謂文王說紂而紂囚之

書大傳謂脯里之囚由于伐首而詩文王篇及左傳襄三十

一年疏又謂大傳稱紂見虞芮質成及伐邗密須大戎故囚

文王俱非也

西伯之臣閔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

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歸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

使得征伐為西伯

案史公說文王出姜里及專征伐一事殷周紀及齊世家所

載雖有詳略而大槩相同蓋本于伏生大傳而增損之然皆

戰國好事者意構之詞非其事之實也太公閔天散宜生並

周公所稱循和迪教之臣孟子所稱是而知之否則欲脫君于難必有道矣何至藉美文等物如何踐之蔡吳邪除去炮烙是太師少師從容蒸語之所不得子紂者乃以羗里之囚

一請而即許之決無此理況洛西本紂地文王烏從獻之耶美女奇物僅足贖滿款之罪請去炮烙方抱有善歸己之疑

安能緣茲兩端便賜征伐邪後漢書史弼傳陶巨洪云文王

解炮烙之刑洛西蓋並承譏襲疑而敷衍之耳路史發軔亦辨

然則文王何以出羗里曰左傳襄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

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懼而歸之呂氏春秋行

論篇云紂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

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就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此文

王出獄之故也然則何以得專征伐曰文王之爲西伯因于

王季紂加賜文王弓矢斧鉞得專征伐耳竹書可證已竹書

也得專征伐故可以伐密然則何以請除刑曰亦見呂氏春

秋其順民篇云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願爲民請炮烙之刑是地爲紂賜之非文王獻之亦不言洛西也而炮烙之刑許不許未可知也後書王暢傳言武王入殷先主炮烙之刑是未詳矣呂

怒蓋未知文明柔順之道自有不可得而害者西伯歸乃陰脩德行善

案殷周兩紀及齊世家皆言西伯呂尚陰謀脩德行善以傾商夫德非傾人之事亦非陰謀所能爲若果如是又何以爲文王太古史削去陰行止稱脩德足明聖人之心其見卓

矣偶孔傳于戡黎云文王事紂內秉王心孔疏遂有貌雖事紂心有將王之語困學紀聞卷二折之曰文王之德之純豈

心與貌異乎蓋見遷史說文武志在傾商累年同閒虛言成實遂發此謬誤耳

及西伯伐飢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

案飢國周紀作首宋世家作飢蓋古今字異其實一耳首與黎爲二國故竹書紂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

書于呂尙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灼然兩事路史國名紀云黃帝後姜姓有耆國侯爵自伊徙耆爰曰伊耆堯之母家商

後子姓有黎國侯爵與紂都接判然兩地黎在上黨壺關非東郡之黎也辨見

經史同答卷九史公誤以西伯戡黎之篇載于伐耆下并爲一案千古傳疑迨宋儒始發其謬至前編出而論乃益暢其略曰黎

耆商畿內諸侯也西伯伐黎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爲

戡黎于是傳注皆以爲文王失之矣文王專征若崇若密須

率西諸侯自關河以東非文王之所得討況畿內乎三分有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

而豈有幾旬之師乎孔子稱文王至德如載黎之事亦已爲之則觀兵王疆文王有無商之心矣烏在其爲至德紂殺九侯醜鄂侯文王竊歎遂執而囚之況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以紂之悍而于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乎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皆以爲武王也昔商紂爲黎之蒐則黎濟惡之國武王戴黎或者以誓紂而終莫之檢所以有五津之師歟故吳才老以戴黎在伐紂時其非文王明矣武王而謂之西伯襲爵猶故也

左傳定四年分衛殷民有亂民益飢國之後

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披般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

案殷周兩紀月表齊世家漢律厯志竹書俱稱武王觀兵孟津而歸居一年乃伐紂故禮樂記云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蓋本于漢初僞秦普也而晚出之秦普遂援爲觀政于商之語然中庸稱一戎衣而有天下卽史載劉敬說高帝亦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故宋儒均言武王無還師再舉之事

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
案周紀作太師疵少師彊殷之樂官也此似缺疵彊二字不然則與上文稱箕子比于爲太師少師相混矣祭字衍周紀無祭字

赴火而死

案紂死紂定說史與周書克殷解言自焚于火而尸子言武

王殺紂于郕宮見紂贊賈子連語言紂死其言死固已殊矣竹書稱武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南單疑鹿臺之異淮名猶周書廢臺南子汜論訓稱紂拘于宣室不自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于羑里又似紂但見拘禽未嘗即死諸說不同莫知其實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

案此乃史公輕信逸書之語也說見周紀

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合脩行盤庚之政

附案武庚之封何以不告其遵成湯之法三宗之道而云盤庚之政乎呂子慎大篇武王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問眾之所說民之所欲殷遺老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于是復盤庚之政史蓋本此

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

案夏殷周三代本皆稱王周亦稱王周從未聞有帝稱史謂夏殷稱帝故以爲貶號爲王耳夫皇帝皇后者俱有天下之通號本無甚分別爾雅云天帝皇天后辟君也安得升降褒貶之說哉禮運曰先王未有宮室是皇亦稱王大禹謨曰四夷來王呂刑曰皇帝棗穆皇帝清問是帝亦稱皇王洪範曰五皇極文王有聲之詩曰皇王喬哉是王亦稱皇詩文鳥曰商之先后普盤庚曰前后古后先后神后禮內則曰后王命冢宰是商周亦稱后不獨夏稱之其義一矣然自三皇五帝三王之遞嬗異稱遂若因世會而有高下之殊于是皇與帝之號或互稱而三代之稱王一定不易歷稽經傳無不

王爲帝者司馬光稽古錄稱夏殷爲王是也既不稱帝尙何
貶號史公之說奚據乎索隱乃順非而爲之詞云夏殷天子
皆稱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貶號爲王故本紀皆帝而後
總曰三王舊唐書沈既濟傳云夏殷爲帝周名之曰王何其
誕也若以周初貶之則武王不過卑以自牧如夏稱后之比
改帝爲王而已安得貶及夏殷若以周末貶之則戰國齊秦
猶稱帝更不應貶及先代且卽云後世貶之則如甘誓王曰
六事之人此眞夏書也其誰貶之湯誓王曰格爾眾夏王率
遏深力盤庚三篇王凡十一見高宗彤日篇王三見載繁篇
王五見微子一舉先王三呼王子此眞商書也玄鳥之詩曰
武王靡不勝長發曰玄王桓撥武王載旆實左右商王殷武
曰莫敢不來王此商頌也又誰貶之況史公于夏紀特著之
曰國號夏后卽湯爲創業之祖亦未嘗書曰帝則與稱帝貶
號之說自相矛盾而既云貶號何以夏殷二代無不號之爲
帝邪可知其妄加之矣或曰遷見周易尙書屢稱帝乙故謂
夏殷稱帝非鑿空傳會也曰不然帝乙乃其名不得錯認爲
號衣九年左傳注立爲天子故稱帝乙而人表但書曰乙去
帝字並誤以爲號也然崔鴻十六國春秋西秦乞伏熾第
有新魏將軍信帝後世
有臣猶有以帝爲名者尤不得因一帝乙鑿商之諸王而并
上襲夏氏蓋史之誤由國語來周語衛彪侯以祖甲爲帝甲
祭公謀父以紂爲帝辛人表書曰辛去帝字史亦曰
子辛立傳注治字非並屬載
筆之失不可爲謂倘欲援作典據則左傳辛甲庚熾曰在帝
夷羿以篡亂僭竊之賊而號之爲帝亦將信之邪穆天子傳

河伯號帝曰穆滿又將謂周亦稱帝邪它若唐劉長卿隨州
集送荀八過山陰詩空山禹帝祠宋歐陽修文忠集應天以
實不以文賦雉鳴于鼎成商帝之功勳雖行文趁筆然固本
于史記未嘗細攷耳後世僭稱王者自徐偃始僭稱帝者自
秦昭齊閔始合稱皇帝則自秦始漢以下封王爲臣位之極
而王之名替矣或又曰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故諱周有
夏殷廟號爲帝之論未知是否曰非也孔仲達引崔靈恩云
古者帝王生死同稱生稱帝死亦稱帝生稱王死亦稱王斯
言極爲精覈觀盤庚三篇可見若果附廟稱帝則盤庚何以
稱先王先后而不稱先帝乎曲禮漢儒所記必周末變禮如
秦昭齊閔輩忽王忽帝或追尊其祖考而題帝于木主或卒
哭附廟而子孫題稱爲帝違經背制何所不有記者特以著
禮之變焉得例諸夏殷哉戰國策稱趙襄子爲王稱秦趙之
先王爲先帝說在六
國表夫大夫也而謂之王諸侯也而謂之帝
豈非衰周亂禮入廟稱帝之的證歟竹書于夏左傳稱帝于商
或帝或王左傳襄四年
疏云後人之稱先代或以王言者春秋繁露三代改稱
舊言春秋作新王之事雖夏改號禹謂之帝並不足信
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
附案監殷者爲管蔡霍所謂三監也史記諸處但言管蔡而
不及霍叔書序左傳亦然以管蔡爲主遂略之目蓋叔處以
罪輕不廢仍國于霍竹書及穆天子傳有霍侯善後爲晉獻
公所滅故康成謂書序不言霍叔是赦之也見衛詩
若孔仲
達謂其時霍叔在京邑
之論彼路史後紀十謂與管叔同經

身言不傳

死皆臆造之詞而偽古文復有降為庶人三年不齒之說不

足信也奇子賞刑篇云周公

而立微子于宋

案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蓋謂成

王命微子代殷後為上公非謂成王始封微子于宋也樂記

曰武王下車投殷之後于宋韓詩外傳二同蓋經書謂未

子成相篇曰封卒易鄉啟乃下武王善之封之于宋雷侯世

家鄭生曰武王伐封封其後于宋漢書梅福傳曰武王克殷

封殷于宋文選張士然表曰武王入殷而建宋潘夫論姓氏

篇曰微子開武王封于宋又呂氏春秋慎大篇曰武王下聖

命立成湯之後于宋以奉桑林而誠廉篇載武王使召公盟

微子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豬俱可證武

王已封微子并知初封宋為侯自史公誤讀書序以封微

子在成王時後儒多從其說殊不知微子歸周即封于宋矣

鄭注樂記云武王所徙者微子後周公更封而大之想必以

史記為非故不從耳孔仲達于周書周頌禮記疏亦謂微子

歸周之時暫復故位即從封宋爾時未為殷後至成王命為

殷後因舊宋命為公史與樂記文乖其說非也推言微子初

何爵是孔未檢呂子然史于殷周二紀及魯家管蔡世家自序傳並以

封宋至成王時而陳杞世家云殷破周封其後于宋則以為

武王封之又似不誤誠史通所該隔卷異篇遺相矛盾者又

仲達謂微子暫復故位是因左傳而誤非事之實說在宋世

家中

以國為姓

案姓字誤當作氏

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曰夷氏

案史所述子姓分氏據潘夫論以較索隱所引世本則史有

缺略而稚氏又世本潘夫論所無疑稚氏乃時氏之譌音相

近也北殷氏潘夫論作北段世本作髦氏索隱謂秦靈公所

伐亳王即是北殷路史國名紀四謂庚丁徙河北號北殷疑

莫能定矣

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而色尚白

索隱曰論語孔子曰乘殷之路禮記曰殷人尚白太史公為

贊不取成文遂作此語亦疏略也

史記志疑卷二

南海潘乃成指出沈校和沈寶經校字

仁和梁玉繩撰

周本紀第四

居期而生子

附案詩謏齋厥月疏曰人十月而生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

月周本紀云及期而生子則終一年矣馬遷之言未可信也

庖林駁之曰人十月生往往有不然而者顧達詩白華疏云帝

王世紀以為幽王三年嬖褒姒褒姒年十四則其生在宣王

三十六年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為五十年流彘

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

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為

妖異不與人道同此婦人之最異者孔氏信五十年處胎之

哀嫺而不信離裏之邵公何歟所駁甚當然余謂期宜讀如

字言及十月之期也與詩彌月合讀者誤為期年耳又疏引

周紀作及葇疑此居字是傳寫之誤

以為不祥弃之隘巷

案賤述之妄已說在殷紀中而稷之弃實非以不祥也蘇洵

審妃論曰稷之生無當無害或者姜嬖疑而弃之乎鄭社公

庸生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

祥誣聖人也

馬牛過者皆辟不踐

案詩言牛羊腓字之此所說又異

屹如巨人之志

附案史證曰屹作屹誤

封弃于郇號曰后稷別姓姬氏

案弃之封國賜姓與禹契同時皆出于堯非舜也已說見殷

紀而堯封稷于郇劉敬傳明載之何史公之自相牴牾邪又

生民詩疏曰本紀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

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

其官而奔戎狄之間

案不窋之非稷糲子先儒歷辨之詞繁語雜不能悉載竊取

其精確者申而明之曰國語祭公謀父云昔我先王世后稷

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失官史亦言世為稷官則非一

代可知不窋身當夏衰則非弃所生可知斯本譙周說也劉

敬傳云周自后稷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遷幽言公

劉去后稷十餘世則本紀世表書四世之誤可知斯本羅泌

說也人表及韋昭國語注以不窋當太康時非也余因攷竹書少

康三年復田稷后稷之後不窋失官至是而復以不窋為后

稷之後亦一的證又路史發揮言稷生釐蚩一作釐蚩生叔

均山海經于大荒西經言后稷弟台暨生叔均雖譜牒故亡

叔均至不窋之世系無徵而不窋之不得為稷子更有明驗

矣史公惑于國語十五王之說直以不窋繼后稷即僅有可

徵之釐蚩叔均亦省削弗錄而豈曉國語之不能無誤也趙

鄭太史東原集有周代系攷謂史不曰弃卒而曰后稷卒且上承皆有令德之文則是棄非后稷之官不一人及

疑者太子晉衛彪侯稱十五世耳前編云史謂周道之興始

于公劉自公劉數至文王為十五不然則以數有德者積殷

言聖賢之君六七作漢言七制之主此兩解又與國語元文

不合竊疑十五當是廿五簡素屢易彖隸遞更遂致為外二

十為廿音入說文本字也始皇石刻廿有六年足以互證已

不密路史發揮引杜釋例作僕密恐非餘說見世表後有皇

也非

子鞠立

附案國語聿注酒誥釋文及路史引世本皆作鞠陶幽詩謔

疏引此紀亦作鞠陶則今史記本于紀表並脫陶字人表亦

子差弗立

附案路史引世本作弗差以差弗為非恐不足據別本作羌

弗形近而謔

子毀隄立

附案人表及國語聿注與此紀同而世本作毀淪索隱引世

本作偽檢路史引作偽隄他本集解又引世本作檢宋宋庠

國語補音云或作檢今有作偽檢者余攷酒誥釋文云毀檢

為昭檢音投則隄淪檢皆檢之誤蓋因檢有隄音且字相

近故也偽亦當作毀

公非卒子高圍立高圍卒子亞圍立亞圍卒子公叔祖類立

案人表公非復有辟方高圍後有夷族世本作亞圍後有雲

都史注引世本同史公不知國語十五王之誤既以不密為

后稷子又刪編辟方三世不書以求合于國語皇甫謐附會

其詞遂以辟方等為公非諸君之字路史發揮及前編俱糾

其繆也又路史謂侯牟是亞圍父恐非余疑亞圍乃高圍之

弟並未是高圍之子不然則父子同名圍矣晉杜預春秋釋

例世族譜雲都作靈都公叔祖類表作公祖類竹書作組紺

世本作太公組紺諸國語聿注依人表作公祖宋庠補音

云本或作公組紺古錄作公叔祖類此處索隱引世表作叔

類而禮中庸疏引此紀作太公叔類路史後紀九以類類以

一人而有數名增損改易疑莫能定蓋其中傳寫之謬亦所

不免故索隱禮疏引史記皆與今本異也史記汝異曰整類

遂去幽渡漆沮論梁山止于岐下青赤色與絲紺

四書釋地曰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實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西

上可以遠岐與漆沮無干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

附案左氏僖五年疏曰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太伯別母馬

遷之言疏繆而評林引明張之象謂婦姑相繼皆賢婦故曰

太姜生少子季歷張評所以著太姜係季歷之故解頗明白

史公本不以季歷與太伯為異母也虞仲非仲雍

乃二人亡如荆蠻文身斷髮海兒晉世家

案斷髮文身未知其事之有無即其事亦何害爲泰伯仲雍傷此及吳世家並謂二人而左傳哀七年載子貢之言以泰伯端委仲雍棄飾孔疏謂史作二人謬諸書或從史或依傳惟顧氏曰鈔卷二辨之曰泰伯仲雍始入吳而斷髮文身者隨其俗也泰伯果端委于其先矣仲雍繼之爲君而方斷髮文身豈人情邪且斷髮文身者始入吳之事也端委而治者吳人尊信之後泰伯君吳之事也髮離斷何妨復長身雖文何妨被衣兩義固不相害其始隨俗及得位則隨之以禮理固然也若謂泰伯端委至仲雍繼位而後斷髮文身是謂仲雍不肖也黃氏之辨如此余謂仲雍在吳必早已斷髮文身至其嗣位仍而不改耳左傳乃子貢對吳之言非如墨子公孟說越王句踐剪髮文身可不得斥以爲妄

季歷立是爲公季

案竹書云季歷作程邑文王遷程周書大匡解所謂周王宅程也而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宋敏求長安志皆謂王季遷都櫟陽蓋誤以遷都爲王季而又誤以程爲櫟陽耳程在咸陽東之安陵城伯休父于此得姓地屬右扶風櫟陽屬左馮翊非一地也史不書文王先遷程必是疏脫而宋程大昌雍錄不信宅程之事謂孟子曰文王生于岐周辛于畢即若王季既已去岐則文王之生安得在岐周斯言殊失攷畢即程王季元來去岐且文王固生子太王時時不生岐而生程哉

子昌立是爲西伯

案文王之爲西伯因于王季竹書可證非文王始爲之也史不書季之爲伯失之

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盡往歸之

案劉敬傳言伯夷歸周在斷訟後當是也此與竹書以爲在囚羸里前似抵牾未確而伯夷傳又依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誠廉篇謂伯夷之歸在武王初年尤非蓋欲以實其父死不葬之說耳至宋王安石臨川集伯夷論疑夷齊不及武王之世而死則鑿空之言不足信也又蓋字當衍

崇侯虎譖西伯于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

于帝帝紂乃囚西伯于羸里閔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

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

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

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諸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

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

案崇侯之譖羸里之路洛西之獻陰行之詐皆乖事實已辨

在殷紀中而此又謂紂告西伯是崇侯潛之蓋因大傳而誤

也文之伐崇固奉紂命豈有命之愆怨乎紂亦必無此語又

此處兩帝字及下文以告帝紂帝紂聞武王來以大卒馳帝

紂師三帝字史詮謂皆當作高字之譌也據徐廣云帝一作

高則史詮是

于是處商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人界辨者皆讓神民俗皆

漢長安內之人未見西伯皆惑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必何往
爲祇取辱耳遂避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益受命之君

案虞芮之事當時必有成文今無可考然以大傳毛傳及說
苑君道篇較之史所載頗疑略不全復有異同之語疑史公
所增損也

明年伐大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葑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
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明年伐邠明年伐崇侯虎

案文王伐國先後之次本不可攷故大傳竹書及古史大紀
諸書竝與史異未詳孰是至以祖伊告紂事繫伐耒下乃史
之誤也說在段紀

自岐下而徙都豐

案當自程徙也

西伯崩

案天子曰崩古之制也以西伯而僭稱爲崩豈說解受命之
言乎大傳稱葬不足葬竹書稱葬是已

其囚羸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

案此及世表皆言文王益卦其實非也蓋與世俗言文王作

爻詞同謬孔氏易正義論重卦之說有四王弼以爲伏羲本

康成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馬遷以爲文王四說惟

竊爲最當以繫辭攷之十三卦體已具于羲農黃帝堯舜之

世以洪範攷之其七卜筮貞悔已見于禹錫九疇之時以周

禮攷之太卜堂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注以

別爲重則不但可爲伏羲因重之驗并知夏殷之易亦有因
重先儒多以馬遷等爲臆說故自唐陸德明以至宋程朱竝
依王輔嗣定爲伏羲重卦路史餘論亦有伏羲重卦辨至論
衡齊世對作兩篇既誤以爲文王益卦而正說篇又云伏羲
得河圖周人因曰周易其經卦皆六十四非伏羲作之文王
演之此王充之岐見也又文王之演卦辭因囚羸里而後作
非在羸里中作之向來亦有誤解者若大紀謂易爻辭乃周
公居東時所作未敢爲信矣

詩人道西伯益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
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

案斐敬當漢初其告高帝已有質成受命之語蓋其說起于
戰國好事之口史公亦仍而載之但受命二字實本于詩書

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受命云者

一受殷天子之命而得專征一受天西眷之命而興周室凡

經言文王竝後世追述之易嘗有改元稱王之說哉自有此

說而改元稱王之論紛如聚訟獨不想改元始于秦魏兩惠

王稱王始于徐偃皆衰周叛亂之事奈何以誣至德之文王

選書文傳言受命九年大傳言受命七年皆謂受命得專征

以之年也今妄以文王爲改元遂指諸經所追述之文王概

以爲生前之稱矣既改元稱王自應定法度易上初追王先

代其歿也書崩其諡也書王儼然商周之際有二天子焉不

亦乖誕之甚乎風俗通皇竊爲論其謬秦漢疏斥其非史也

疑古篇辨其舛屬案肅議其反經非聖見歷文粹李觀議其取繆

亂經追歐陽子泰誓論出而文王之事方囑白首歌謂謂文

王也恐傳誤得與于此然公羊至景帝時始著竹帛未可為

據故泰誓疏曰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取也何氏傳

文王亦文王是追王之明驗或問仲達疏經朱子評泰誓論

俱兩存其說得母文王于統內六州亦嘗建號歟曰否竹書

稱周文公稱西伯屬彘非不王之的證耶唐人義疏之學最

拘故仲達于詩禮力主康成以稱王當在六年伐崇之後于

尙書見偽孔傳不言稱王便力以稱王為無所謂從孔則廢

鄉從鄭則廢孔本不足憑至朱子因晚出武成有九年大統

未集及周王發等句為難理會是以兩存見語錄及明學紀問十一卷殊

不知武成偽撰其有道曾孫周王一節乃襲墨子兼愛中篇

為武王望祀岱宗之詞非伐紂時事噶氏疏證卷二已詳辨

之若九年大統未集本逸書文傳受命九年之文也因改此

云後十年乃後七年之謬文王賜專征之年數元不能確定

史從大傳作七年詩文王與書泰誓武成疏言馬遷以為七

年可據傳寫謬為十字而張守節正義從文傳作九年竹書及漢律歷志載三統

麻亦作九年故欲改史文十字為九而未攷史本文是七

字誤直其下耳或曰謚為文王已下似蒙上太子發立是為

武王言之皆武王克商以後事非謂文王當身事文王之號

謚為文公猶古公公季然武王方追王三世孔仲達周易論云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

文王為王是以禮大傳曰武王追王太王宣父王季歷文王

昌而中庸言周公追王者先儒謂周公追王是備其王禮武

王追王是加以王號其不及文王者孔子專論文王無愛雖

不言追王義自得通注疏以中庸追王為改葬非此解亦得

九年武王上祭于畢

附案此以下疑即漢時偽泰誓文其曰九年乃武王即位為

西伯之九年下文曰十有一年乃武王之十一年與書序合

甚為明割其言亦必有所據與文王不相涉師行載主亦古

之制見前子問無足異者乃自改元稱王之說與于是以武王之

年為文王之年而反斥史記為誤真所謂以不狂為狂矣夫

泰誓偽書也尙無武繼文年之語奈何以之釋經乎至祭畢

之解有二集解引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趙岐注孟子畢郢

同歐公泰誓論云祭文王之墓從馬趙說也後漢蘇竟傳曰

畢為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天助

也案隱謂文云上祭則畢天星之名從蘇說也二者當以前

說為是古不墓祭之論殊未然

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

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云

案白魚赤鳥之說乃漢初民間所得偽泰誓文詳見書序及

詩思文兩疏中西京諸儒信以為真董仲舒為漢儒宗其賢

夏策對猶言之況史公之愛奇者乎其書厲初尙存故孔仲

達顏籀小司馬章懷太子皆見之不知亡于何時也呂氏春

秋名類篇言文王之時赤鳥為銜丹書集于周社甚戰國末有

乃還師歸居二年

案班師再伐說在殷紀

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

附案徐廣謂伐一作滅恐非而後書袁術傳引史曰殷有重罰不可不伐與今本異

述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

案孟子亦言武王伐紂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蘇秦傳依

國策言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韓子初見秦篇呂氏春

秋簡選費因二篇淮南本經主術兵略訓風俗通正失篇竝

同然皆非也當依書牧誓序以虎賁三百人為斷示兒編謂

孟子引經之誤是已攷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虎士八百安

得有三千之多古車戰之法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至臨敵制變更以甲士配車而戰一車實有百人每乘以虎

賁一人為右武王時尚侯國未備六軍故牧誓稱司徒司馬

司空三卿百乘為一軍一卿主之是以車三百乘虎賁三百

人周書克殷解作三百五十乘墨子明鬼下篇作車百兩虎

賁之卒四百人俱孤文岐說不足取證若甲士之數兼步卒

在內以三百乘計之一車七十五人止有二萬二千五百人

卽一車百人亦止三萬人何云四萬五千耶下文大卒正義

云大卒謂戎車三百五十乘士卒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人有

虎賁三千人此本孔晁周書注云三百五十乘則士卒三

萬六千三百五十人荷虎賁三千五百人無論士卒之數焉

多幾等虛張軍籍卽虎賁三千五百之言未講出何經典正
義亦知其妄臆滅士卒一萬一百虎賁五百而不知人數仍
不合也豈可信哉大卒周書作虎賁戎車風俗通皇極類引
向者云虎賁八百
人說故後正失編
引書仍作三千人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

附案十一年者武王之十一年十二月者卽十一年之十二

月自晚出泰誓有十三年之文與書序十一年異爲孔傳遂

以月分繫于十三年而以年爲武繼文遺經考義莫斯爲甚

史同書序本無誤謬故歐陽子泰誓論邵子鍾世書胡氏大

紀竝作十一年以十三年爲非也竹書封四十二年武王嗣

爲西伯五十二年十二月伐殷亦與史合惟呂氏春秋首時

篇言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蓋并其爲天子之年數

之稱至此作十二月書序作一月者殷之十二月周之一月

一月與序就周言之其實改正在克商後當依商作十二月

正月阿序就周言之其實改正在克商後當依商作十二月

爲是詩文王疏謂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

武王乃作太誓

附案伏生尚書本有泰誓合三篇爲一故今文有二十九篇

大傳載泰誓篇目可證其後伏生之泰誓亡卽以民間傳泰

誓三篇充伏生之數孔仲達所謂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

伐紂時事也今雖佚不傳而以史攷之疑上文九年武王上

祭于畢至還師歸其齊世家所載其說諸書皆上篇上文

唐二年至羣萃無息與殷紀所載剖心諸語皆是中篇此下所載告于眾庶至不可再不可三乃是下篇其中或有刪省不全登錄至困學紀聞卷二謂大誓與大誥同衛包改定今文始作秦恐不盡然王伯厚本疑氏之說九經古義曰顧彪古文尚書義疏云秦者大之極也此會中之大故稱秦誓彪字仲文隋煬帝時爲祕書學士當時已改爲秦非始于衛包余因惠氏之言攷之古大秦太三字音義並通俱可通寫如董仲舒策陽居大夏陰居大冬實用管子山園軌篇秦春秦夏秦秋秦冬之語莊子應帝王篇以大庭氏爲秦淮南子詮言訓以太王爲秦王以太羹爲秦羹漢書袁盎傳以太常爲秦常後書班固傳東都賦以太師爲秦師魏涼州刺史魏元丕碑以太夫人爲秦夫人而一部史記俱作太字范蔚宗後漢書遊其家諱改秦作太蓋本于此是乃通用之證有謂後人加點爲太以別大小字者非也付書大傳中凡與爲秦誓同者皆後人增入說在儒林傳

附案自此以下至罷兵西歸皆錄逸書克殷解頗有次第可觀惟新紂一節係後人竄入不足信也史公所載改今本周書字句各殊短長互見吹景集曾疏其異同辨之然尚有漏略所說亦有未安余更加攷訂條列于後其文異而義同者則弗論矣四千乘并諸侯兵言之武王止三百乘而已周書言三百五十乘非說見前當作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

案三代用兵無近百萬者況紂止發畿內之兵安能如此某多書武成疏曰紂兵雖眾不得有七十萬人史虛言之

紂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案周書世俘解紂取天智玉瑋玉璫身厚以自焚字補所殷紀所云衣其寶玉衣也此珠字疑寶字之誤餘說在殷紀

于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

案案隱云武王不應答商人之拜太史公失辭耳尋上文諸侯畢拜賀武王尙且報揖無容遂下拜商人但周書作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案隱依史說文說之故以爲失辭也明胡應麟三墳補逸曰諸侯畢拜之時武王方在師旅未暇答拜至入商郊羣賓僉進稽首武王乃答拜周書之文自明其答拜者蓋前諸侯及商臣子皆在其中史記但言商人再拜注遂謂武王不應止揖諸侯而答拜商人史記固譌注者亦失攷

二月甲子昧爽

附案二月誤當依徐廣注作正月爲是齊世家作正月此乃後人傳寫妄改也蓋周之改正在克殷後斯時周師初發不得遽改殷建丑之正月爲二月況上文依殷言十二月不用周建子之月稱正月何以此依周正作二月乎

其子爾身有戮

附案史記曰于作子誤

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

史記志疑卷三

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涇劍擊之以黃
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
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輕朝周書
作輕呂凡

是注
劍名

案此乃戰國時不經之談竄入逸書克殷解史公誤信為實
取入殷周二紀及齊世家三代以上無紂君之事詎聖如武
王而躬行大逆乎世表于帝辛下書紂蓋因誤信懸旗一節
故書弑字孟子稱武王誅一夫紂未聞弑君奈何妄加以弑
哉武之伐紂非有深讎宿怨特為民除暴耳紂之死武之不
幸也吾意武王當日必以禮葬焉于何微之賈子連語篇言
紂鬪死紂之官衛與紂軀棄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
踏其腹履其腎踐其肺履其肝武王使人帷而守之夫倉卒
之際尚使人帷守則事定而必以禮葬可知豈忍視戮其身
邪湯之于桀放之而已竹書謂湯放桀三年而卒禁弦歌舞
不失舊君之道武之待紂豈遂不如湯之待桀奚至以已焚
之枯骨矢射劍擊斬鉞懸旗復受分尸梟首之慘哉孟子謂
武成不信血流漂杵之語懸旗之誣悖百倍于敵師其可信
乎論衡懷國篇云齊宣王憐嬰鐘之牛楚莊王赦鄒伯之罪
君子惡疑脫不惡其身紂屍赴于火中所見悽愴非徒色之
殷艸袒之暴形也就斬以鉞懸乎其首何其忍哉又雷虛篇
云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子惟率夷憐爾
此與帷守一端足明武王之心先儒之辨甚繁不及盡錄余

竊取其要而論之由斯而推則離騷云后辛短醜周書世俚
解云武王在祀太師負紂懸首白旗妻一首赤旗先誅入燎
于周廟荀子正論及解蔽篇云紂懸于赤旆韓子忠孝篇云
湯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墨子明鬼下篇云武王入宮萬
年梓株折紂而擊之赤環載之白旗淮南子本經訓云武王
殺紂于宣室褚生補龜策傳云紂自殺宣室身死不葬頭懸
車軻四馬曳行岐詞說同為誣矣至殷紀但言殺妲己此
依周書言二女自經一殺一經已屬參差而又增出嬖妾一
字不知嬖妾之即妲己歟抑妲己之外更有二女歟孔見注
二女謂
嬖妾已及即史所載未免乖錯射擊斬懸亦事之所必無者斯
皆害義傷教今後世叛亂之臣進刃于其君胙及骨肉而接
武王以竊口直是此等記載開之古史不書其兒卓矣又史
不言武庚之母而史通疑古篇云祿父商紂之子也父首梟
懸母軀分裂節天俯地何以為生以武庚為妲己子不知何
據他若後漢書孔融與曹操書謂武王以妲己賜周公乃詭
嘲之語非其事實

武王弟叔振錢奉陳常車

案周書作叔振奏拜假又陳常車此說拜假二字

畢公把小斂

案畢公乃召公之誤周書及魯世家是召公也

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

案周書云王入即位于社大卒之左羣臣畢從此誤皆右字

脫羣臣字或云但之字下脫一左字耳

毛叔帥

案此與周書並云毛叔名餘四八目作毛叔圍未知孰是至杜注定四年左傳作毛叔則誤也明陸榮左傳附注曰耶季是毛叔弟何容乃取兄名爲封國之號斯必不然

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附案此史佚祝辭周書無之但云周公再拜稽首乃出吹景集曰史佚祝王何緣周公再拜若周公出召公尙父當皆出矣何獨書周公出邪蓋書誤也

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

附案吹景集曰周書畢公下有衛叔無表闕事當依史記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

案八表括作适古字通用然周書作南宮忽也

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

吹景集云周書括作伯達當從周書展作遷保玉作三巫孔

晁注三巫地名按遷于洛邑三巫未詳

行符

附案書序作歸獸與史異蓋符爲古獸字非譌也

作分段之器物

海南集辨惑曰書序作分器是篇名紀失其名矣

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衰封神農之後于焦黃帝之後于祝帝堯

之後于藪帝舜之後于陳大禹之後于祀

案樂記疏云未及下車者言速封諸侯二王之後其禮大故

待下車而封之周本紀武王追思先聖乃封與未及下車義反當以禮記爲正但余攷樂記藪爲黃帝後祝爲帝堯後韓詩外傳二同潛夫論五德志亦言武王封堯胄于錫而史記

祝藪二國互易豈以堯祖黃帝可通言之歟亦當依樂記爲是呂覽慎大云武王封黃帝之後于錫封帝堯之後于黎史

蓋仍其誤而黎與錫以音近致譌曰祝曰錫其地不殊古錫祝同音字亦得通故康成注樂記云祝或爲錫又高誘注淮南俱真訓冶工錫器云錫讀作祝續郡國志濟北蛇丘有錫

鄉城梁劉昭注云周武王未及下車封堯後于錫張守節以爲東海祝其縣非也路史國名紀云錫侯爵祝也今堯之冀

丘治古蛇丘至杞國非武王始封之說在夏紀矣

樂記疏引史同說

登幽之阜以望商邑

附案此下本周書度邑解亦有異同茲據吹景集及他書攷

定列後其文之詳略弗論也幽周書作汾吹景集曰汾水在

太原從史作幽爲是或云汾當作邠即古幽字說文引邠雅

西至于汭國今爾雅作邠字汾豈汭之轉邠邪史記曰度邑

篇作汾蓋因汾與邠相近遂誤爲幽耳余謂史記從周書作

汾是也汾近朝歌卽郡國志潁川襄城縣之汾丘若在柵邑

之幽何從登其阜以望商邑乎

麋鹿在牧蜚鴻滿野

案麋鹿二字周書國語淮南本經訓博物志及集解引隨巢

子皆作夷羊竹書夷羊見是也蜚鴻二字淮南作飛蜚注也

索隱引隨巢作飛拾博物志作飛蝗又不同前賢所解各殊

具詳吹景集中余謂麋鹿乃夷羊之誤蜚鴻乃飛蝗之誤董

斯張以孟子言園圃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史記言紂廣沙

丘苑臺多取野獸豢鳥置其中謂當作麋鹿蜚鴻但苑園之

禽獸是紂所畜養與此言天災不合郊牧田野亦非苑園可

擬

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

附案索隱云言今悉求取夫惡人不知天命不順周家者咸

貶責之與紂同罪錢唐邵氏泰術史記疑問曰悉求不順罪

竝殷王孰謂武王聖德竟等暴秦之阮誅哉吹景集依周書

作志我其惡粵從殷王紂其論曰索隱之說非也殲厥渠魁

脅從罔治曾聖人而淫刑以逞乎言志我之所其惡者亦惟

從紂為虐如費仲惡來輩餘固無所問也書多方曰我惟大

降爾命爾罔不知降宥也即其義錢唐王孝廉庚期曰從由

謂當日指以為惡而貶斥者乃由于殷王受之不明黜陟

今悉求其人而昭雪之王說是

日夜勞來我西土

附案別本我有定字是勞來乃定也徐廣謂一云肯來恐非餘姚盧學士文昭曰周書度邑解作四方赤宜未定我于

西土文譌難曉竊以字形求之四方與此日夜相近赤疑工古其字或亦之譌史記無此字宜未與此勞來相近周書定我于西土本有定字

以存亡國宣告

附案評林王釐曰此句疑有誤不可解方氏補正曰此隱括

洪範而為言也蘇雍禹興存亡之迹九疇皆有國者所宜用

說本正義王孝廉曰依方氏說則下文不可接蓋下文問天

道乃陳範耳竊意存亡國即興滅繼絕之意宜若義也以義

所當行者告武王左傳云存三亡國語亦類此蓋謂當時滅

國五十之事正義非逸周書世俘解武王征四方懲國九十有九

周公乃被齋自為質

附案魯世家亦作質如周禮質劑之質正義解作費非明徐

字遺史記測議曰書作自以為功此改作質義勝被釋語二字訓同

武王有瘳後而崩

附案後字下有闕史文未必如是

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

案周公殺管叔一事千古厚誣夫周公豈有殺兄之事哉自

左傳言之史記著之諸子述之遂構虛成實于是說尚書者

謬解金縢弗辟為刑辟偽作蔡仲之命者又謬解周書降辟

三叔為周公致辟管叔聖如周公豈忍假王命以推刃同氣

乎大義滅親之說亦後世藉口周公者所造耳至說苑指武

載周公誅管蔡由于齊人王滿生九屬誕妄然則管叔何以

死曰周書作洛云管叔經而卒知罪自縊未嘗殺也使管叔不死當亦與蔡同放焉殺云乎哉經詩外傳謂言周公討管蔡由于蔡之說亦安

以微子開代殷後國于宋
案微子封宋在武王時不在成王時誅武庚後也說在殷紀

頤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爲衛康叔
案康叔封衛經史皆以爲成王時事大傳亦有成王四年建侯衛之文但成王爲康叔之猶子而康誥稱朕弟寡兄穆考又屢呼小子封有是理乎此或是周公代王之辭然康誥酒誥諸篇無一語及武王亦無一語及武庚之叛抑又何邪攷竹書武王十五年誥于沫邑褚生續三王世家載丞相奏云康叔扞祿父之難後書蘇竟傳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是武庚作叛康叔守邦于衛斯言未必無據故先備定爲武王封康叔前編謂成王滅三監之後以殷餘民益封康叔義或然然宋車若水脚氣集別有一說云當是武王已作誥命將封康叔繼思以舊地存武庚既平武庚成王始宣武王之誥以封康叔此臆解不足憑竊意紂畿內千里武王以鄭封武庚孔元注周書作洛解云封以鄭祭成湯是已又分其餘地爲三國紂城朝歌以東曰衛北曰邢南曰鄭鄭說以邢鄭爲商後此所謂衛因後益封康叔追繫之當時必別有各使三叔各尹而監之也漢地理志言但分殷畿內爲三國即以封武庚管叔尹鄭蔡叔尹衛誅叛之後盡以其地封康叔而遷邢鄭之民于洛邑殊不然詩疏已辨之鄭譜以三監爲管蔡霍甚

是而謂以紂京師封武庚恐非紂京師封康叔不封武庚其此紀正義引世紀云管叔監衛蔡叔監鄭霍叔監衛鄭路史經名紀云霍叔尹邢管叔尹鄭蔡叔尹衛所說各異作洛解曰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注以東爲衛以殷爲鄭鄭霍叔相祿父亦非也

魯天子之命

附案書序作旅天子之命釋詁云旅陳也魯世家作魯天子命疑史公以意改之然徐廣謂嘉一作魯此又明作魯字則索隱以魯爲誤者非矣攷宋丁度集韻旅古作魯而字之以通用者古文旅魯字皆作旅故旅亦作魯見說文及左傳首篇疏又宋董道廣川書跋云秦和鐘曰以受毛魯多釐魯古文旅然則秦時已寫旅爲魯史公葉蔡之舊文耳

梓材

案此篇本出伏生而一篇之中前後語意不類未定是告康叔存疑可也

其事在周公之篇

案周公二字不可解必是周書之誤

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

淮南集辨惑曰多士爲殷民而作無逸爲成王而作在本紀則并無逸爲告殷民在魯世家則并多士爲戒成王不惟祇悟于經而自相矛盾亦甚矣
作康誥

濟南集辨惑曰此乃康王之語若康語則命諫叔者也言豈
有兩康語耶

康王卒

案史公諸本紀天子皆書崩而有書殺者五周幽王哀王思
王及秦二世父子也有書死者五夏桀殷武乙辛受周厲王
秦武王也或發虐無道或傷戕短命其賊之固宜而周紀又
雜書卒者三未曉何故昭王不返履王逃亡則降書以卒猶
可言耳若康王之賢與成王稱豈得下同昭規乎夫前之文
王當書卒者也而借書曰崩此之康王當書崩者也而降書
曰卒失義例矣

卒于江上

附案正義引世紀謂膠船液解溺于漢水水經河水注作漿
于河故也引左
死河之稱杜預亦云涉漢船壞而溺呂氏春秋音初篇謂昭
王征荆涉漢梁敗于漢中其右辛餘靡振王北濟竹書言
天大睦喪六師于漢無船解梁敗之說似竹書為可信至所
云振王北濟者振王之尸也左穀二疏據高誘說以振王為
非未免錯會

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

案竹書言穆王以下都于西鄕臣瓚漢地理志注亦云詩小
雅譜疏引世本漢志又言懿王徙犬丘竹書謂遷槐里在十
五年槐里卽犬丘遷都大事紀表皆不書何也然則東遷以
前已再徙都矣至史公言穆王卽位已五十必非無徵偽作

孔傳者變其文曰穆王卽位過四十孔疏謂不知出何書遷
若在孔後當各有所據而豈知其卽據史記乎

乃命伯翳中誅太僕國之政作弊命復寧

附案此云太僕國之政則非太僕正矣史公親受古文不應
與書序違異如此蓋謂太僕之官其係于國政最重太僕得
其人而國以承寧也復寧二字承上文武道缺而言史公意
中有穆王周行天下一事故為斯語耳八駿遠游之時伯同
必已去位穆王殆忘申誡太僕之心歟王若虛斥為不成文
理粗莽之甚

昔我先王世后稷 我先王不窋

附案此仍國語也不曰先公而曰先王者韋昭謂子孫通稱
先世為王如契稱元王之比偽武成傳疏亦言之

商王帝辛

案既曰商王又曰帝辛歧而複矣此仍國語之失有說在殷
紀中

邦內甸服邦外甸服

案禮卒哭乃諱已諱不諱春秋以降雖生時亦已諱之故魯

隱公名息姑而春秋隱元年經云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不言

姑蔑者諱也諱史國名紀二注以定公名宋而左傳昭八年

云自根牟至于商衛益昭公事紀于定公之世諱宋為商也

哀廿四年稱孝惠喪于商嗣後諱名甚嚴漢法觸諱者有罪

乃是死而為諱釋文可證嗣後諱名甚嚴漢法觸諱者有罪
如高帝諱邦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文帝諱恆之字

曰常景帝諱敞之字曰開武帝諱儼之字曰通馬班作史咸

覽此典又史公以父名談遂私諱爲同或改用諱字乃余讀

兩史其于君父之名往往有不盡諱者甚且文帝武帝直書

其名不一而足豈非疏乎邦內邦外當作國內國外其餘犯

諱之處俱分兒各條或問史亦有不避諱者否曰有夏后啟

則不諱蓋不敢以今之天子易古天子之名也是以微子之

名改稱開而禹之子不稱夏后開山海經楚辭及諸子書作夏后開者皆後人妄改也

漢書武帝元封元年詔稱啟母后石不因父景帝而改呼開母

后漢書武帝元封元年詔稱啟母后石不因父景帝而改呼開母

如寤與師古未曾詳攷謬從其說并以誤韓昌黎其作諱辨

云漢諱呂后名雉爲野雞而所以爲茲說者祇緣漢郊祀志

本封禪書有野雞夜雉一語耳殊不知雉本一名野雞如逸

書王會解之稱泉雞非關避諱改稱故杜郵傳亦言野雞著

怪高宗深勸全部史漢惟此兩見野雞字安得盡沒數十見

之雉不論而反以單文隻句爲徵邪即以封禪書觀之曰有

雉登鼎耳雉曰有物如雉曰白雉諸物何故不皆改稱野雞

則漢不諱雉甚密必以僭亂黜之矣唐后經明皇月令曰野

雞入大水爲蜃野雞始雉乃以諱高宗嫌名改非禮也高宗名治

先王之贖祀也

案頌祀非當依國語作先王之訓蓋此句與下文廢先王之訓相對也其餘與國語異處皆義得兩通故不論

甫侯言于王

案尙書甫作呂孔疏曰禮記書傳引此篇多稱爲甫刊詩崧

高云生甫及申揚之水云不與我成甫明子孫改封甫侯不

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

時未有甫名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宣王以後改呂爲甫

也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同其說則宜稱呂侯爲是而趙志氏

族略曰呂甫聲相近未必改也但竹書云穆王五十一年作

呂刑命甫侯于豐似分呂甫爲二又說文云鄒甫侯所封鄒

即許字疑莫能定矣

兩造具備

附案徐廣謂造一作遭攷書曰弗造哲子造天役王莽作大

誥云子未遭其明惹子遭天役文侯之命曰嗣造天丕愆僞

孔傳亦訓爲遭蓋古通用也

五過之疵官獄內獄

索隱曰呂刑云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今此似闕少或從

省文

惟訊有穉

案呂刑訊作貌此作訊恐非穉貌猶禮色聽也而索隱謂

訊音貌則認甚訊安得有貌音乎

無簡不疑
附案疑字乃湖本譌刻它本是不聽
其問倍澁

案屬即極也然殘虐者五倍之名厥刑重于劓刑而止倍差豈有劓刑加罰倍莠之理當依呂刑作惟倍爲是蓋罰二百錢也

其罰五百率

附案徐廣云一作六是也呂刑作六百

穆王立五十五年崩

附案此與竹書同韓昌黎佛骨表依呂刑稱百年恐非是呂刑所云享國百年者指書所作之年而從其生年數之也御覽引史曰年一百五歲論衡氣壽篇言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共一百三十四歲矣也

子其王賢扈立

附案世表及世本人表作伊扈此作繫字古通也而竹書單名繫明是竹簡爛脫不可從

公行不下眾

案國語當衍不字

字懿王難立

附案難字誤索隱曰一作堅是也各處皆作堅

其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

案高閼之父名辟方是孝王與十六世祖同名矣殊不可解

疑有誤

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爲夷王

附案人表獨以夷王名摺與諸書異恐誤

厲王卽位三十年

案厲王在位之年漢初已無可攷故史公作表斷自共和而據本紀所書是三十七年流僉五十一年崩後儒皆從之其實此紀載芮瓦諫用榮夷公與召公諫王監誦二事俱國語文國語無年但云監誦之後三年王流于彘而已史公以

瓦夫之諫繫于三十年外紀云好利非一年之事以召公之諫繫于三十

四年未知何據竹書謂厲王十二年奔彘二十六年陟而以

命榮夷公爲元年事監誦爲八年事竹書八年初監誦芮伯

有芮伯夫一篇史只據外傳載之外紀又謂厲王在位四十

故不及瓦夫語瓦夫與賢卿也外紀又謂厲王在位四十

年恐俱難信

得衛巫使監誦者以告則殺之其飭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

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案其諱鮮矣至王益嚴十五字國語所無當是誤增外紀曰

三十年王殺誦者三十四年始道路以目事不相接

舊獻典

附案左傳襄十四年晉爲詩疏引周語作晉陳曲章昭云贊

陳樂曲獻之子王余舅氏元和陳大令樹華有依宋本校定

國語亦作曲章注曲樂曲也則如今本國語史記並譌爲典

字典與晉何涉

成而行之

案國語此句下有胡可殽也四字似當補入否則語意未了

蓋史脫耳

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

五十年和兵開召行政之計史公之謂也而章注國語引
楚王傳及史遷漢宗之後當並敘其事實不然昭廿六年
傳云霸王晨虐萬民弗忍遂王于庭諸侯得位以問王政宣
王有志而後殺官刑知應宣之問諸侯有代王行政者矣周
召本王朝卿士僅累極天子之事不可言得位別立名稱若
後世之年號古亦無此法故顏師古以史公之說為無據也

放竹書紀年莊子諱王篇呂氏春秋開春篇及索隱引世紀
正義引魯連子竝以共和為共伯和共國伯爵和其名人表
厲王後有共伯和其地近衛即漢河內郡之共縣周時亦謂
之共頭呂氏春秋誠康篇武王使召公盟微子于共頭之下
是已古史從竹書路史有共和辨可互相證明蓋厲王流竄
諸侯皆往宗共伯若霸主然其時宣王尚幼匿不敢出周召

居守京師輔導太子及汾王沒而民厭亂太子年亦加長共
伯乃率諸侯會二相而立之參核情實必是如此凡有言共
伯至周攝政者有言共伯于位篡立者有言共伯即衛侯者
盡屬不經之談爾呂氏春秋國人篇注共伯秉其國隱于共
首山而開春篇注又以共伯為夏時諸侯
竝高誘妄論也然竊怪史公以共和紀年大違春秋天王出居公在
乾侯之義遂使逍遙共首之賢侯幾疑其與羿浞莽卓等豈

不誣哉夫厲以得罪于民流篋不返共和攝政王號固在也
奈何削之史公作史往往有不可解處共和為諸侯而取以
紀元韓之武子趙之簡襄桓獻身為大夫而紀其年于晉存
百年之前惠帝不立本紀反以呂代劉魏斯取論咸成乖越

在此如孫子論在班固撰通鑑之年中宗變季禮史有到王
之紀也若宋呂祖謙大事記初纂帝紀元劉氏外紀意于漢
人周公攝政之說別列周公攝位七年豈非雖仍亂例駁
陽公春秋論有言伊尹周公共和之臣當攝矣不問商周之
人謂之王也此足定載筆之失

宣王崩

案國語內史過曰杜伯射王于廊章注引周春秋云宣王殺
杜伯不寧後二年王田于圃杜伯射王中心折脊而死史伯
言崩亦似略封禪書雍有杜主祠即杜伯索隱引墨子說此
事大同小異正義纂注亦云周春秋而不知韋昭本于墨
子未嘗見周春秋蓋墨子明鬼下篇引周春秋語世無其書
韋虛說其博耳杜伯射王事隋顏之推還冤志最詳

子幽王宮涅立

涅字下从土
各本當作工

附案幽王之名此作宮涅紀年作涅無宮字人表及世族譜
國語注作宮涅呂子當樂篇注作官皇詩王風諸疏引紀作
宮皇而大紀又只作涅國語補音曰今官本史記作宮涅偏
檢字書無此字又或作宮涅然竝與涅字相亂皆非是據人
表作宮涅宜從涅今本史記作涅人表
作涅與序所見異余謂涅乃涅之譌而

涅涅皇三字亦誤當從外紀古史作宮涅為是也知者徐廣
曰一作生蓋涅與生通借耳若果名涅安得別作生字乎且
更有兩確證魯惠公名弗涅一作弗生今亦誤
為涅曹桓公名終
生一作終涅觀魯曹二公之名可以定幽王之名矣說文謂

勝盤如古字凡
从星首恆作生

有二神龍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棄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

案鄭語帝庭作王庭夏帝作夏后史公妄謂夏殷稱帝故改國語以信其說耳然國語不盡可據龍祭一事更怪于丹朱生穆王述異記言夏桀宮中有女子化龍復爲婦人桀命曰蛟妾蓋從此事影撰也白華詩疏以爲喪生妖異亦是愛奇輕信耳邵氏疑問曰三代建都異地且經歷千年寶鼎尙難稽問芻豢木檮隸函既非傳世重珍何爲蕪勿敢發卜云其吉竟得亡周之妣元龜新化燭非宜孕之人吐沫幾何千年始變七齡童妾難與龜交左右思之殊增迷惑

既亂而遭之

案國語既有未字此似缺未既亂者齒未盡毀也

于是諸侯乃帥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于維邑辟戎寇

案竹書幽王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服爲太子十一年申人憐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申侯魯侯許男鄒子立宜臼于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是爲攜王二王並立平王元年東徙洛邑二十一年晉文侯殺余臣史公不錄攜王疏矣當論申侯者

平王不共戴天之讎也乃始奔于申繼立于申終且爲之成申不可謂非與聞乎欽矣借手叙人無殊推刃蒙公明冠履

大義獨立余臣輔相二十年之久真疾風勁草哉使當時魯許鄭皆如虢公則廢宜臼而奉攜王周有祭主世有人倫豈不偉歟余方怪當時羣侯之替余臣而史并削余臣不書母亦昧于春秋之義乎

左傳攜王好命言出于王子朝何怪也

日知錄云文侯

之命平王報其立己之功而望以殺余臣之效也當傍者美但知冢嗣當立而不察其與聞乎弑爲可誅虢公之立余臣或亦有見于此後之人徒以成敗論遂謂平王能繼文武之緒而惜其棄岐豐七百里之地豈當日之情哉孔子生于二百年之後有所不忍言而錄文侯之命于書錄揚之水于詩其旨微矣葛藟詩序謂平王棄其九族似亦未可盡非古今人表以平王申侯同列下下傳言平王東遷蓋周之臣子美其名耳綜其實不然凡言遷者自彼之此之詞盤庚遷殷是也幽王之亡宗廟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蕩然皆盡傾京爲西戎所有平王乃自申東保于洛天子之國與諸侯無異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興邪如東晉元帝不可謂之遷于建康也此辨甚確杜世族譜及昭廿六年傳注章注晉語一並誤以攜王爲伯服言諸侯廢伯服立宜臼孔疏引劉炫說褒姒之黨立之引東哲說伯服立積年始廢又以爲余臣非嫡故稱攜王均未攷竹書伯服已見殺妄生異端美足爲據

五年鄭怨與魯易許田

案春秋是年鄭但歸昉耳易許田在後四年也此與十二侯表及魯鄭世家同誤說文六部有極字云宛或從心則怨當

爲怨

許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

索隱曰祜是鄭視太山之田許是魯朝京師之湯沐邑有周

公廟鄭以其近故易取之此云許田天子用事太山田誤矣

莊王四年周公黑肩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

魯事在三年非四年也說見表

子釐王胡齊立

案厲王名胡釐王何以又名胡不可曉

子惠王閔立

附案世本人表並名毋涼國語韋注亦然疑名字之別

惠王奔溫

案左傳奔溫者子頹五大夫非惠王也說在表

樂及徧舞鄭絳君怒

案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謂其哀樂失時必及于禍

何言怒也

二十五年惠王崩

附案春秋書惠王崩于僖八年十二月左傳謂崩于僖七年

閏月疑左傳有誤從傳則二十四年從經則二十五年今依

傳攷之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故不發喪

而告難于齊次年正月盟于洮定襄王位發喪則祕喪僅踰

月安得緩至十二月乎或者惠王有疾弗瘳襄王恐一旦大

故叔帶篡立先告難于齊于是桓公合諸侯于洮以定其位

至冬王乃崩耳此元吳激春秋纂言之說又竹書惠王之降
在二十五年

襄王母蚤死後母曰惠后惠后生叔帶

左傳僖五年疏曰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氏之

寵子帶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如彼傳文則襄

王與子帶俱是惠后所生但其母鍾愛少子故欲廢太子而

立之史記謬也此與年表同

三年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襄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齊桓公

使管仲平戎于周

案左傳帶奔齊在僖十二年當襄王四年此與表並誤在三

年也平戎亦在四年

十二年叔帶復歸于周

案事在十四年表與左傳合此誤

十三年鄭伐滑

案國語以伐滑爲襄王十三年與左傳違史仍國語之誤當

作十六年

故囚伯服

案左傳云鄭伯執二子則此脫游孫一人

今以小怨棄之

案史節錄國語文不用左傳疑此句下脫不可二字否則其

語未了也

十五年王降翟師以伐鄭

案此以伐鄭在十五年國語作十七年俱誤當依春秋書于襄王十六年也

被譚伯

案集解引唐固曰譚伯周大夫原伯毛伯也素隱謂國語譚伯而左傳原伯唐固據傳文讀譚為原然春秋有譚何妨此時亦仕王朝預復被殺國語既云殺譚伯故太史公依之不從左傳也素隱其謬唐固引傳文政以著譚原之異未嘗讀譚為原而譚久為齊桓公所滅此時安得有之蓋國語誤小司馬不糾史之誤從國語而妄為之微豈非升謝堂而覓鳳毛責坊州以貢杜若乎
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

案史著一初字似非此時事然匈奴傳亦云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發逐襄王致傷廿四年左傳初惠后欲立子帶未及而卒子帶奔齊而奔齊在僖十二年則惠后已卒十餘年故襄王稱先后也安得有惠后開翟為內應之事哉
紀傳皆誤

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晉

案左傳王使簡師父告晉在魯僖廿四年為襄王之十六年此作十七亦誤

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已矢為伯

案賜晉為伯是二十年特河陽時事此誤書于十七年也或云此十三字當在後文符于河陽之下錯簡于十七年

三十二年襄王崩
案二當作三

子頃王王臣立

案人表作王臣當是也

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為定王

案通志以瑜為匡王子非也定王之名國語單注作榆宋庠補音云本或作渝或作禴人表又作榆未知孰是

子靈王泄心立

附案靈王之名周語專注亦作大心

后太子聖而蚤卒

案昭十五年左傳云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八月戊寅王穆

后崩王子朝告諸侯曰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則聖而二字乃一壽字之誤不然豈穆后與太子俱聖乎經無所放也

又后似不可言卒表書后太子亦非

二十年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

案二十下脫五字景王在位二十五年也

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為王子朝攻殺猛猛為悼王晉人攻子朝而立丐是為敬王

案昭廿二年春秋經傳王子朝之黨與王子猛爭立非子句

爭立也王猛次正為太子壽之弟故單穆公對文公之非

長子也非國人所立也猛立七月而卒雖未即位周人諺曰悼王非子朝殺之也句為敬王名各本譌丐或作丐而句乃

猛之母弟猛卒而後句立安得此時句與朝爭乎史皆誤廣
宏明集法琳破邪論引陶公年紀言悼王一百一日殊不足
據法琳又曰悼王立一百一日為庶弟子朝所書謂出齊祕
書楊玠史目陶公年紀蓋依此紀而誤者子朝為景王長庶
子亦不可云庶弟

子朝為臣

案春秋經傳子朝奔楚為敬王臣乎哉

諸侯城周

案春秋城成周在昭三十二年當敬王十年此書于四年豈

因是歲晉成周而誤歟

敬王奔于晉

案左傳定六年天王處于姑稽杜注周地則王未嘗奔晉也

此與表竝誤

四十一年楚滅陳

案左傳楚滅陳在哀十七年為敬王四十二年此誤作四十

一史記各處所書滅陳之年惟秦紀吳楚陳世家不誤其餘

周紀年表及杞宋楚鄒四世家俱誤也

四十二年敬王崩

案左傳哀十九年書敬王崩而春秋昭二十二年書景王崩

則敬王在位四十四年明甚竹書及集解引皇甫謐說俱合

此作四十二表作四十三竝誤也但御覽八十五卷引史記

作四十四年

子元王仁立

附案人表依世本元王名赤索隱曰元有兩名

元王八年崩

案元止七年此與六國表言八年竝誤杜世族譜作十年亦

誤蓋謬滅敬王之年以益元王也

子定王介立

附案周不應有一定王章注國語後書西羌傳陶公年紀竝

據世本作貞王而竹書人表世紀均作貞定王御覽引史記

亦作貞定則固兩字誼也索隱不攷妄謂皇甫謐總史記

世本之錯因為貞定可噫之甚至世世紀以元王為貞王

子互易代系孤文單義不足取證左傳哀十九年疏及釋文

兩存其說而不能定未免疑其信世本世紀更勝于信

史記竹書人表乎又集解引皇甫謐言王名應不知何出殆

非也

是為考王

附案人表考王已下皆二字謚史惟威烈慎視同它若考王

曰考哲安王曰元安烈王曰夷烈顯王曰顯聖皆不知何出

陶公年紀作靜王又似一字謚何也至法言淵源篇周之順

親以成周而西傾慎順古通猶視之為靜耳呂子允說篇以考王為考烈非

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

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于豎以奉王號東周

惠公

附案考王初立封西周桓公而東周惠公之封自在顯王二
年蓋卽趙世家所云與韓分周以爲兩也史類敘于考王崩
後者特因封桓公而連及之史家多有此法然正義引括地

志述征記俱言顯王二年封東周惠公謂出史記而今本周
紀殊不然何也豈唐史記本有異乎又索隱引世本謂西周

桓公名揭東周惠公名班趙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史記封
少子于班于發此紀引遺征記止
能班雖小有異然可證史記
元文有惠公名今本說也而韓子內儲下篇曰公子朝周

太子也弟公子根其有寵于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
然則西周武公名朝西周惠公之子有謂
東周公者誤也而東周惠公又名根

矣蓋西周歷桓威威莊公名威也
文威公名威也惠武四世而爲秦所滅武
之太子魯未得立魯東周僅惠文兩世而滅國策有文君即
史後紀十編答公

呂氏春秋淮南子人表所稱昭文君皇極經世以爲名傑六
周表所引紀年作東
周惠公名傑者非史不紀文君缺也索隱因史不及文遂

謂西周武公之太子爲文公殊失攷第所疑者東西兩惠公
竝當顯王初年至爲秦滅時凡歷一百十餘歲而各以父子

兩代延之年壽何長豈非小司馬所謂周室衰微略無紀錄
二國代系甚不分明矣乎徐廣所引紀年謂東周之
惠公葬于顯王九年恐非

子安王驥立

附案人表名驥疑史譌驥

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

案此語史凡四見封禪書同周紀秦紀七十七歲老子傳七
十歲漢初祝志及水經
十九卷第七十三處略異不免乖謬注家咸自立解

疑莫能明夫出者非其初生則其立也孟康曰襄王爲霸始
皇爲王攷秦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惠文君十四年改元稱

王不可以襄爲霸以政爲王且但言襄王不知昭襄耶莊襄
耶核其生立之年甚不相合案應引孟康
作襄公恐誤昭曰武王昭王

皆伯至始皇而王天下攷武王生十九年立在位四年昭王
亦生十九年立在位五十六年始皇生十三年立在位三十

七年俱不合年數且武昭蒙孝公之餘業而武享國九淺不
可以霸歸之顏師古及司馬貞以十七歲爲定謂伯王指始

皇自昭王滅周後至始皇初立政田太后未得壽伯九年誅
嫪毐恰十七年古史從之攷昭王五十一年乙巳取西周嫪

毐作亂歲在癸亥計十九年竝非十七況必詩毒而乃稱伯
則前此始皇爲未出乎張符節謂孝公二年顯王致勝後從

三年至十九年顯王致伯是霸也湖本正義
有說字子惠王稱王是

王者出也攷孝公三年迄惠文改元共三十六年數更不合
獨周嬰危林以七十七年爲定謂孟增幸于成王造父幸于

繆王非子幸于孝王始與周合也宣王以秦仲爲大夫與
別也宣王元年爲秦仲十八年自此至惠文十四年依年表

凡五百二年木紀五百
七歲說于時秦始稱王更元是別五百歲復
合也自惠文王元年至始皇立之載得七十七年所云台七

十七年而伯王出也比較諸說周氏似勝然攷秦仲十八年
至惠文十四年凡五百三年蓋惠文卽子十四年更元如欲
合五百二年之語當云三十三耳又惠文更元至始皇立乃

七十九年周所說午數頗差余謂始皇生于周赧王五十六年秦昭襄王四十八年自始皇初生逆數至惠文改元之歲爲六十六年而後四年西周亡鼎入秦以此準之恰得七十

年史僭之言庶不爽矣

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爲顯王
附案烈王在位七年此作十年非蓋傳寫誤直其下耳史漢中七十兩字多謬易廣宏明集破邪論謂烈王弟顯王篡立以爲出史目年紀二書不知何據而言纂也

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爲王

案秦惠稱王秦紀秦表均不書秦紀誤而楚世家懷王四年田完世家宣王十八年附書之張儀傳亦云儀相秦四歲立

惠王爲王與此紀書于顯王四十四年政合乃秦惠十三年

也秦惠在位二十七年改十四年爲元年豈非以稱王之故

歟然此謂諸侯爲王皆在秦惠稱王之後則誤已古史仍史改之日時諸侯皆乃王九歲其時稱王者燕秦楚齊趙魏韓七國宋中山

二小國亦稱之水經注三十三卷七國稱王巴亦王凡茲九

國惟楚僭王遠在春秋之前說見十二侯表其餘八國齊最

先宋次之魏次之秦次之燕韓中山次之趙最後齊爲王始

于威王二十六年當顯王十六年也魏爲王始于惠王後元

年當顯王三十五年也魏惠改元稱王與秦惠同史誤以改

顯王十六年按鄭師之後亦非戰國秦表言魏後魏稱王在

退爲注澤之遇來貞車垣貞王魏故鄭師論魏說魏行王服

稱王之證秦紀于惠王四年書齊魏爲王齊字十三年復書

魏君爲王表亦書魏爲王于十三年俱誤也宋爲王始于顯

王十一年當顯王三十三年以爲當慎觀三年皆誤也燕爲

王始于易王十年韓爲王始于宣惠王十年特世家說中山

不知何君俱當顯王四十六年也趙武靈爲王之年無攷趙

世家武靈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否國人謂己曰君武靈八

年爲慎觀王三年是歲無五國相王事殊不足據大事記改

書于顯王四十六年云韓燕中山皆稱王趙獨稱君大紀因

之而攷世家武靈十一年書王召公子職于韓則趙之爲王

其在慎觀之六年乎索隱正義及元吳師道國策注言稱王

之年皆未詳覈

子慎觀王定立

附案晉常璩華陽國志作慎王而路史前記注引志作靜王

又作順王蓋單稱之耳觀卽靜字順與慎通

子桓王延立

案竹書稱隱王是也隱王卒于西周武公東周文君之前安

得無說沈約竹書注謂報隱聲相近非也索隱云證法無報

致以微弱竊鈇逃債報然慙愧故號曰報耳又皇甫謐云名

謚恐誤

王報時東西周分治

附案東西周之分治始于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爲兩之時

顯王雖在東周徒建空名至報王復徙都西周此言王報時

分治追言之也而東西周之分大事記攷之最詳元蘇天爵

元文類亦有吳滋東西周辨蓋周西都鎬京而河南都鄆周

公以居九鼎謂之王城洛陽下都周公以居頑民謂之成周

平王居王城東遷之始至敬王因于朝之亂徙都成周及考

王初年以王城故墟封其弟揭實為西周桓公而桓公之孫

惠公復封其少子班于鞏號東周惠公是西周惠公獨擅河

南之地而東周惠公食采于鞏秉政洛陽焉故平王之後所

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洛陽也顯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

南也東周者洛陽也公羊傳以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說

亦甚明

弱請合楚賀之以地

附案國策賀作資即此處上文亦云以地資公子咎則賀字

是傳寫之謬

期三月也

案策云不過一月必按之作一月為是

三十四年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魏魏師武北取趙蘭離石者

皆白起也

案此語最為可疑策與史皆不免有誤攷伊闕之戰秦敗韓

魏虜韓將公孫喜殺魏將犀武即魏其事固屬白起若秦取

趙離石在顯王四十一年取蘭在魏王二年皆非白起之功

蓋其時起未出也此何以稱焉又策作取蘭離石祁祁屬太

原呂子審應篇言趙惠王時蘭離石入秦亦非

還其行

附案凌雄陸評林曰國策作留其行注留不進也此還字恐

是還字之誤

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

秦王應麟通鑑答問有報王倍秦與諸侯約從攻秦一條云

左氏謂王貳于魏王不可言貳此謂王倍秦王不可言倍周

之空名猶在諸侯之上天下謂之共主作史者當有君臣之

分也余案左傳有云王拔王孫蘇拉屬載筆之失

周君王報卒

附案集解引宋忠謂王報謚西周武公固誤索隱謂周君即

西周武公斯時武公與王報皆卒亦誤蓋東西二周各自有

君王報特居西周耳烏得合為一人且果是西周不應連書

君王國策吳注辨之矣而西周武公並未備卒故下文云還

韓微甲與兼于東周

案策作西周

元文類亦有吳滋東西周辨蓋周西都鎬京而河南都鄆周

公以居九鼎謂之王城洛陽下都周公以居頑民謂之成周

平王居王城東遷之始至敬王因于朝之亂徙都成周及考

王初年以王城故墟封其弟揭實為西周桓公而桓公之孫

惠公復封其少子班于鞏號東周惠公是西周惠公獨擅河

南之地而東周惠公食采于鞏秉政洛陽焉故平王之後所

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洛陽也顯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

南也東周者洛陽也公羊傳以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說

亦甚明

弱請合楚賀之以地

附案國策賀作資即此處上文亦云以地資公子咎則賀字

是傳寫之謬

期三月也

案策云不過一月必按之作一月為是

三十四年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魏魏師武北取趙蘭離石者

皆白起也

案此語最為可疑策與史皆不免有誤攷伊闕之戰秦敗韓

魏虜韓將公孫喜殺魏將犀武即魏其事固屬白起若秦取

趙離石在顯王四十一年取蘭在魏王二年皆非白起之功

蓋其時起未出也此何以稱焉又策作取蘭離石祁祁屬太

原呂子審應篇言趙惠王時蘭離石入秦亦非

還其行

附案凌雄陸評林曰國策作留其行注留不進也此還字恐

是還字之誤

西周公子懋狐也索隱諺以武公與王叔同卒遂移東周之文君指爲武公太子以當下文之西周公李代桃僵豈不乖乎史證又據徐廣說東周惠公薨于顯王九年惠公與武公兄弟許武公當卒顯王世此周君乃別一人史失其名諱亦未然東周止惠公文君兩代而歷一百十九年之久本有可疑但東周惠公是西周惠公之少子雖與武公爲兄弟年歲懸殊是東惠是西生而六國表中徐廣所引紀年今紀年所無竹簡出于汲冢斷爛倒錯其歲次年數大半不足信兼有偽亂當慎取之史證據以爲斷諺矣然則史何以書周君王叔卒曰史證引吳文學云君字美文是也蓋後人傳寫屠入奚以微之楚世家頃襄王十八年周王叔使武公說楚相昭子毋圖周此稱周王叔之明驗也論衡儒增篇述史記云王叔卒御覽八十五卷引史記云周王叔卒此史記元本無君字之的證也惟報非諱不書其諱隱而書其號曰叔以失國貶書卒未免失史法六國表書曰報王卒

秦取九鼎寶器

附案九鼎者一州一鼎凡有九也國策顏率謂齊王曰昔周伐殷得九鼎一鼎九萬人挽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左傳桓二年疏云顏率挽鼎人數或是虛言要知其鼎有九故稱九鼎者召諸侯又云九枚黃金爲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顏率誇說之詞不可信用孔氏說一事而彼此抵牾如斯史正義亦云禹貢金九牧鑄鼎于岐山下各舉九牧之物故言子華子九鼎以九鼎爲一鼎者本于墨子謂莊厲未足爲據子華子陶淵篇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拾遺記禹鑄九鼎五以應陽

法四以象陰數惟鼎有九是以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顯王三十三年鼎淪于泗說見封禪書魏王五十九年鼎入于秦然則一鼎已淪于泗淵秦所取者八鼎非有九也此云九者亦猶上文馬犯之言九鼎統稱焉耳或疑淪泗近于誕因學紀聞十一載淪水李氏說泗水在宋彭城九鼎無緣至宋斯又誤以鼎爲遷時所淪因疑從周至秦不應道經宋地遂有謂沈泗水者是周鼎非禹鼎微子封宋賜以周鼎宋亡沈于泗禹氏解春集云然殊不知先淪後遷相隔八十一年不得合爲一事鼎淪于宋亡四十一之前與宋無涉而鼎之神異誠有如墨子所稱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者夫豈汾陰履鼎之比哉三國志魏明帝紀注言秦所鑄銅人潛然淚下于將徙北魏楊街之洛陽伽藍記言爾朱榮入洛平等寺金像悲淚三日晉書張華傳言張華漢祖之劍或飛合于水或飛出于火靈爽少矣尙能若是況神禹之鼎乎史正義及通攷竝云一飛入泗水餘八入于秦中蓋猶太乙社之能自亡也始皇令千人沒泗求鼎欲以完九鼎之舊未免于愚而漢得秦寶器不聞有鼎抑獨何歟論衡儒增篇既誤以九鼎爲一鼎故謂此處秦取鼎爲誤而又謂鼎不能神俱是妄論

而遷西周公子懋狐

案史公書西周之遷而不書東周之遷陽人聚殊爲疏漏秦莊襄王滅東西周

案西周已見滅于報王五十九年秦昭王五十一年此與年

表及燕世家皆誤多一西字田完世家又但言秦滅周少一東字惟春申君傳言取東周不誤也史詮曰西字衍

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

突我字不可解當是予字之誤史公益引書序也畢有二在渭南者名畢鄧文武周公之墓在焉所謂鎬東南杜中韓昌黎南山詩前尋徑杜豎空敞畢原陋是也在渭北者名畢陌秦惠文悼武兩陵及漢諸陵在焉唐劉滄咸陽懷古詩渭水故都秦二世咸原秋草漢諸陵是也畢公高之封亦在渭南向來注家多混卽程大昌燕錄辨文王葬畢尚疑不能明此本四書釋地又續其詳別見曰知錄廿二卷

秦本紀第五

玄鳥墮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

秦吞卵之妄同于節狄說在殷紀中

吞爾費

秦費是國名竹書說侯伯益是史誤以大費爲名故不曰吞益而曰吞費舜果有斯語哉秦趙同祖其所說神怪事俱自傳會以銜世史公信而紀之失之蕪矣

乃妻之姚姓之玉女

附案玉女者珍之也禮記曰請君之玉女呂氏春秋貴直篇亦有身好玉女語而徐廣引皇甫謐云賜之元玉妻以姚姓之女殆妄說也

竇鳥俗氏

附案秦詩譜疏引此作鳥谷通志氏族略云鳥浴氏又譌爲路洛氏未知誰是

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

案索隱云舊解以孟戲仲衍是一人今以孟仲分字當是二人名也索隱是人表亦分作二人人表戲作戲但鳥身上似脫中衍二字不然大戊妻之當何屬而下文所謂中滿者又誰之玄孫路史後紀七辨孟戲然鳥身之說似誕趙世家作當夏中世非仲衍兄弟

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

附案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作石梓于北方索隱曰石下無字則不成文意亦無所見必是史記本脫皇甫謐尙得其說徐雖引之而竟不云是脫何字專贊之甚余攷水經注六卷此事言飛廉先爲紂使北方御覽五百五十一卷引史記云曰時飛廉爲紂使北方使字甚確當因傳寫爲使爲石非字有脫皇甫說不足據因下有石棺而妄言之徐廣引之以證異同元非以補史缺而亦不知其誤也至御覽四十卷引史又言蜚廉先爲紂作石柳必兼采徐注以臆增改爾古史于石下加棺字亦非

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于霍太山

案孟子言飛廉戮于海隅而此言天賜石棺以葬于霍太山妄也

得驥溫驪驪驪耳之駟

附案穆王八駿史不全具蓋皆因其毛物以命名而遺世家云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驪驪緣耳較此紀又異也溫字誤徐廣云一作盜是世家及穆天子傳列子穆王篇博物志並作盜乃淺青色馬索隱直以溫字盜非鄙誕生本作驪亦非荀子性惡篇作織離

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

亂周下一本有行千里四字以注觀之當有

案三墳補逸曰竹書穆王北征犬戎而徐夷侵洛造父御王

歸定其亂乃復西征見西王母與史不同未詳孰是正義曰

古史攷云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

周衛豈得救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並言此事非實年表

穆王元年去楚文王元年三百一十八年余謂此事詳載後

漢書東夷傳真偽莫敢誠如譙周所疑而以爲徐偃與楚文

同時則仍韓子之誤也五經篇云徐偃王行仁義制三百十

八年之數亦未確厲王已上年表無年不識守節從何案論

據世表穆王時之楚子是熊勝楚文王淮南大

有子曰女防

附案秦詩譜疏引此作女妨人表同疑此譌寫

太凡生大駱

附案詩疏引此作大維人表同蓋古通用維亦馬名也

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

案上文言造父封趙城族由此爲趙氏是也乃又謂非子蒙

趙城則非索隱又謂始皇生于趙故蓋秦趙同祖後人或可

互稱故陸賈傳曰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漢書武五子傳

曰趙氏無炊火焉左思魏都賦曰二虜之所曾聆三國志陳

思王疏曰絕縵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楚世家及越絕

書外傳記地淮南子人間秦族二訓稱始皇爲趙政南越傳

稱蒼梧王趙光爲秦王文選王融策秀才文云訪游禽于絕

澗作霸秦基若以造父之趙蒙非子之秦未免礙理說見紀

宋

其長者曰莊公

附案襄公始爲諸侯襄公之死不遇大夫而已稱莊公者詩

秦風譜疏云蓋追諡之理或然也或曰承非子之初封僭稱

爲公猶非子之子稱秦侯耳十二侯表索隱本作莊

以女弟繆爲豐王妻

附案評林曰周無豐王閔本作幽王蓋幽豐之相近而又適

其時作幽似矣然幽王妻申后何以有繆嬴耶方氏補正曰

不后而妻益夫人嬪婦之類時秦僻陋故史以妻書耳方氏

雖據曲禮天子有妻有妾爲解然何以不直言納女耶海鹽

周孝廉廣業曰豐王疑是戎王之號苻居岐豐因稱豐王與

毫王一例非幽王也上下文周厲王周宣王周幽王周平王

皆連周字知此必非幽王秦襄以女弟妻戎王即鄭武公妻

胡之計耳說甚愜

戎圍犬丘世父

案世父二字衍

乃用駢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時

案年表及封禪書各三當作各一上帝當作白帝

岐以東獻之周

附案鄭秦詩譜曰橫有渭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孔疏

曰如鄭言是全得西畿與本紀異案終南山在岐之東南大

夫戒襄公已引終南爲嶺則襄公亦得岐東非惟自岐以西

也如本紀之言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號東至

于河襄公已後更無功德之君復是何世得之明襄公救周
即得之矣本紀不可信余謂鄭語固誤孔疏尤誤終南隔渭
相望詩人起興不必定是得岐東秦地至河在晉惠公獻地
後乃穆公創霸時事左傳及本紀甚明不得言襄公後無功
德之君秦地即至河也至獻岐東之說或者秦獻之疆屬不
能有違仍入于秦乎

是爲靈公

附案始皇紀末秦記作憲公人表同即索隱于秦記引秦本
紀亦作憲公則靈字以形近致誤此與年表並當改爲憲公
徐廣謂靈一作曼非

遣兵伐潁社

附案索隱曰西戎之君號亳王蓋成湯之滄其邑曰蕩社徐
廣云一作湯杜言湯邑在杜縣之界也余謂蕩即湯古字通
用西戎亳王號湯社乃衍文杜字亦非水經注廿三卷引此
紀作湯無社字可證湯在杜縣之界後人以杜字注其下混
入本文而又譌爲社耳周本紀論社中徐廣云一作社亦譌
杜爲社也封禪書社杜社主祠魏世家
惠王十六年杜平始爲社

鄭高渠昧

附案昧即闕字史以昧爲彌音相近而彌又作餘形相似耳
晉世家以提彌明爲示昧明亦同

十二年齊人管至父連稱等殺其君襄公

案左傳事在秦武公之十二年

晉滅霍魏狄

案晉滅三國在秦成公三年此書于武公十三年相隔二十
四載宋葉大慶攷古實疑糾之矣

以饋三百牢祠鄆時

附案封禪書索隱曰百當爲白秦君西祀少昊牲尚白雖奢
侈借祭郊本特性不可用三百牢以祭天蓋字誤耳徐氏測
議曰吳子徵會百牢秦人借侈既用鄆時未必臻特性之禮
百字不爲誤也二說徐是此紀及封禪書漢郊祀志固並云
三百牢若改爲白句法不順

三年鄭伯餓叔殺子顛而入惡王

案此宣公四年事

晉獻公滅虞虢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馬賂于虞故也
既虜百里奚以爲秦繆公夫人媵于秦

案孟子言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知虞公之將

亡而先去之安得有被執爲媵之事被執爲媵者成大夫井
伯也史誤合爲一人故于晉世家連書虜井伯百里奚而于

此紀直以百里奚替井伯路史後紀四注妄謂井伯奚邑于
百里然誤從韓子說難呂子慎人篇來或問以井伯爲別一

人奚據曰人表百里奚在第三等井伯在第六等斯乃的證
況朱子已曾辨其非一人矣見開學紀聞十一又通志氏姓
三百里氏下不及井伯

井氏下不及百里
亦以爲兩人也

百里僕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僕賢欲重贖之恐

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侯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

案後漢書循吏傳注唐李善文選陸機演連珠注引韓詩外傳論衡並言秦大夫禽息薦百里奚當是也此言繆公贖于楚呂氏春秋慎人篇言公孫枝以五羊皮買之而獻諸穆公

說苑臣術篇言買人買以五羖羊皮使將鹽車與萬章言自鬻于秦商鞅傳即萬章說皆好事者為之言人人殊不足辨已戰國

時造詞以誣聖賢何所不有韓子難言篇稱傳說轉鬻矣況百里侯乎或曰此亦井伯事也

而乞食徑人
附案徐廣銜作銜是

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

案此即食牛要秦之說孟子已辨其妄變秦言周其誣一矣甯戚未遇亦嘗飯牛則鬻牛羊于市奚未遇時或為之故孟

子曰舉于市莊子田子方篇曰奚飯牛而牛肥穆公忘其賤與之政趙良曰舉牛口之下而世又號為五羖大夫蓋非盡

無因也特未若好事者之誕爾史公好聚舊記時插雜言不惟與經相戾且與商鞅傳矛盾

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畱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

案奚先去虞奚何云及虞難此即見虞為媵之說也孟子稱奚智且賢若私利祿爵豈特不智不賢已哉

秋繆公自將伐晉戰于河曲

案春秋河曲之戰在魯文十二年乃秦康公時事下文書之而此忽出斯語相隔四十餘年且戰在冬十二月非秋也蓋

十一字是羨文
太子申生死新城重耳夷吾出奔

案此從春秋書申生死于穆公五年表從左傳書于四年然二公子之出奔春秋不書也

使百里侯將兵送夷吾
案傳是齊隰朋會秦師納惠公不言秦帥何人此以百里侯

實之未知所出
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

案傳言許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此言河西八城當誤以說略等又為三城也

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

案齊世家在齊桓公四十一年當傳僖秦穆之十五年此說書于十二年也是年桓公方使管仲平戎于王隰朋平戎于

晉何以死哉然其誤從穀梁傳來穀梁于魯僖十二年楚人滅黃傳言管仲死耳

晉早來請粟
案此向上失書十三年

侯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
案晉世家依內外傳以此為穆公語非百里侯之言也然外

傳不及矣而以左傳九載奚謗并入穆公口中元是不同
十四年秦飢請粟于晉晉君謀之羣臣號射曰因其飢伐之可
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將攻秦繆公發兵使丕約將自
往擊之

案晉世家亦謂惠公用號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伐之攻內
外傳晉但不與粟而已未嘗有因飢伐秦之事秦之伐晉爲
其三絕無報豈因晉來攻而秦擊之乎且未嘗使丕約將也
又秦飢請粟在十四年冬戰于韓原在十五年九月盧有興
兵圍四時而始交戰者此及世家皆誤

吾將以晉君祠上帝

案內外傳秦有殺惠公之議而無祀上帝之言此與晉世家

並非

周天子問之曰晉我同姓爲請晉君

徐氏澍說曰左傳周無請晉君之文初樓晉君亦未能遽及

當是穆姬力也

秦妻子圍以宗女

案晉語秦伯曰寡人之嫡此爲才則懷嬴是穆公之女也此

與晉世家言宗女非

十八年齊桓公卒

案齊桓卒于秦穆十七年此誤

二十年秦滅梁芮

案表言秦滅梁于十九年是此誤在二十年也至芮國之滅

則不可致左傳桓四年疏曰不知誰滅之誤歸顧氏據高春
秋大事表引汲冢書滅芮在秦穆公二年今竹書無之當是
也見亦與史不合通志氏族略云芮爲晉所滅又未知何據
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

案左傳云晉侯辭秦師而下晉語子犯云秦將納之則失周
矣是秦未嘗助晉納王也晉世家與左氏合此誤

鄭人有賣鄭于秦

案賣鄭者卽戊鄭之秦大夫杞子也而此與晉世家以爲鄭
人何歟據鄭世家或者鄭司城繆賀與杞子比而賣鄭乎

使百里僕子孟明視秦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

案史公敘製鄭之事依公殺故與左傳異然公殺但云二老

哭送其子而已未嘗謂三帥卽其子也乃史取而實之杜世

族譜以術丙秦叔子爲妄記異聞甚是而杜因左傳稱百里

孟明視諸遂以孟明是秦之子亦未可全信呂氏春秋悔過

篇秦叔有子曰申與視注申白又以孟明視爲秦叔子唐書

宰相世系表更以西乞白乙爲孟明子踵謬仍偽撰史通所

謂李代桃僵者矣

滑晉之邊邑也

案穀梁曰滑國也攷春秋莊十六年滑伯始見子經至此爲

秦所滅故經書秦人入滑其後成十三年晉使呂相絕秦所

謂殲滅我費滑者邊邑云乎哉杜釋例土地名云滑國
都于費河南城氏

文公夫人秦女也爲秦三囚將請曰繆公之怨此三人

案史註云時穆公未卒不宜以謚稱當如下文稱我君余因歷攷之家令說太公曰今高祖雖子人主也高祖齊內史說

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張辟疆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呂后屈宜白曰昭侯不出此門表陳乞謂諸大夫

曰高昭子可畏齊世管叔及羣弟流言曰周公將不利于成

王周公告太公召公曰成王少戒伯禽曰我成王之叔父病

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公子揮譜曰隱公

欲遂立請為子殺隱公子家曰齊景公無信六卿為言曰晉

欲內昭公魯世夫人曰此靈公命也魯世華督使人宣言國

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叔勝曰成王無禮宋世宰孔曰齊桓

公益驕重耳曰齊桓公好善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

母猶晉君母晉世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弃疾使人呼曰

靈王至矣吳謂隨人曰欲殺昭王隨人謝吳王曰昭王亡不

在隨齊潛王遺楚王書曰今秦惠王死武王立楚世莊公曰

武姜欲之子臺曰厲公居椽內厲公楚其王曰鄭成公孤有

德焉魏世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率歸于趙武子韓宣子魏

燮子之後矣趙世屈宜白曰昭侯不出此門昭侯嘗利矣昭

侯不以此時卹民之急魏世田乞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

齊人歌曰歸乎田成子田完孔子曰趙簡子未得志之時孔

太后曰傅敏孝惠陳世叔之僕曰君因先與武侯言

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吳世子羔謂子路曰出公去矣

弟韓慶曰謂秦昭王出楚懷王孟世新垣衍謂趙王曰尊

秦昭王為帝魯世貫高等說王曰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

無禮張敖曰賴高祖得復國秋豪皆高祖力也貫高等曰今

怨高祖辱我王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張

此史記中預以謚稱之者凡斯眾端皆史家記事之失後

人裁筆或可先稱其謚若述當時人語則是生而謚矣然其

誤不始于史公如禮記孔子曰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

辭不得命康子立于門右魯世左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

于王魯世公羊傳公子翬曰吾為子口隱矣是生時稱諡經

典明文尚不免此病其他諸子雜記不可枚舉若困學紀聞

日知錄所引者不過撮述數條而已顧氏云自東京以下卽

無此語魯世天子傳阿伯

繆公于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于彭衙秦不利引兵歸

案年表依春秋書彭衙之戰于三十五年此在二十四年誤

又是役也秦師敗績何云不利引歸必秦史諱之史公仍其

誤耳

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

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

史刻曰所貴乎有賢者為其能治人國家治人國家舍詩書

禮樂法度無由也今由余曰是六者中國之所以亂不如戎

夷無之為善而穆公用之則亡國無難若之何其能霸哉是

特老莊之徒設為此言以詭先正之法太史公遂以為實而

載之過矣

是穆公退而問內史廖

秦韓詩外傳九作王繆

取王官及鄙

附案鄒字謬當依左傳作郊正義鄒音郊非也

封般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

案秦誓書序謂敗崤還歸而作先儒多從之而史公繫于封般尸之後前編依以爲說及古質疑謂史誤因書釋地又續曰王之厚亦莫能折衷但云二書各不同以左傳攻之誓當作子億三十三年夏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之日不作于文三年夏封般尸將霸西戎之時蓋霸西戎則其志業遂矣豈復作悔痛之詞哉

君子問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

諱南集辨惑曰左氏云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至于孟明子柔皆有贊美之詞凡左氏所謂君子者蓋假之以爲褒貶之主而非指當時之士也安有所謂問之垂涕者哉

益國十二開地千里

案千里之地或能開闢而益國十二則未敢爲信何奴傳言八國服秦當是此誤仍韓子十過篇非其實也李斯傳云并國二十文選上始皇書作并國三十漢書韓安國傳秦繆公并國十四並非子書中如荀子仲尼篇齊桓公并國三十五

韓子有度篇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齊桓公并國三十雖二篇晉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呂氏春秋貴直篇晉獻公兼國十九真諫篇楚文王兼國三十九說苑正諫篇荆文王兼國三十同一妄也

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

案召公諡武各遊湖本誤以過字屬下句但攷國語召武公過爲召昭公之父而左傳僖十一年書召武公之後不復見至文五年書召昭公來會葬則武公已前卒矣繆公金鼓之賀在魯文四年其爲召昭公無疑豈有父子同名之理必此誤耳

收其良臣而從死

附案史公所說本于左傳文選王仲宣詩所謂臨歿要之死焉得不相隨也然攷漢書匡衡傳注應劭曰穆公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從死則是三良下從穆公出于感恩戴德之私而非穆公命之殉也曹子建詩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旣及同憂患蘇東坡詩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俱本應氏說烏得云穆公奪之善人哉昔賢謂三良死非其所欲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讖非偏論已柳子厚詩疾病命固飢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東坡晚年和陶詩又云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願命有治亂臣子

得從違魏類真孝愛三良安足希刺三良而責康公所見益高

是知秦不能復東征也

日知錄曰秦至孝公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其後始皇遂并天下左氏此言不驗史公何以并錄之乎

秦伐晉於武城

案於乃取字之誤左傳及年表可證

戰于河曲大敗晉軍

案文十二年左傳云戰交綏秦師夜遁此以為大敗晉軍矣矣年表及晉世家言大戰亦非杜注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兩退故曰交綏

乃使魏繻餘詳反正義謂又作繻非

附案晉世家作壽餘與左傳合而此獨以壽為繻者蓋古通用字春秋繁露循天道篇云壽之為言繻也

子共公立

案共公失書名

共公立五年卒

案年表及秦記並作五年攻秦共四年當魯宣四年而春秋宣四年書秦伯稻卒則共公不得有五年也史誤以秦桓元年為共公五年爾

晉敗我一將

附案晉世家作虜秦將赤攻年表書獲謀即左傳宣八年殺

秦謀之事也索隱云赤即斥謂斥候之人彼謀即此赤也然既稱為謀不得號曰將欲稱為將不得復曰赤豈秦將名赤者詐為細作而被晉獲之歟史必別有所據故紀表世家所書各異蓋互見耳索隱謂赤為斥疑古字通水經洹水注縣南角有斥丘明朱謀埠注箋云舊本作赤上也

十年楚莊王服鄭

附案十年乃七年之謬

桓公立二十七年卒子景公立

案史誤減桓之一年以益共公故作二十七其實二十八年也紀表俱誤桓景之名春秋史記皆失書宋程公說春秋分記及皇王大紀謂桓公名榮當別有據至集解索隱皆引世本謂景公名后伯車則誤甚攷左傳景公母弟鍼字伯車又字后子安得移作景公之名春秋分記謂景公名石也又景公案隱引始皇紀作哀公而始皇紀無哀公之文況秦別自有哀公乎蓋秦記誤稱景公為僖公小司馬從兩存之復誤以僖作哀爾

晉悼公彊數會諸侯率以伐秦敗秦軍秦軍走晉兵追之遂渡

涇至械林而還

案襄十四年左傳械林之軍是晉遷延之役也未嘗交兵有何敗走追逐之足云乃此與晉世家言晉敗秦而年表又言

秦敗晉並矣

二十七年景公如晉與平公盟已而背之

案左氏傳云晉經文前傳曰會于夷儀之歲秦晉爲成
晉韓起知秦晉盟秦伯也如晉位盟成而不結杜注云在二
十四年而特辨此者傳寫失之魯襄二十四年當秦景二十
八年乃年夜誤書此事于二十九年而紀又誤在二十七
年且是盟也伯車如晉非秦景自行紀表皆言景公如晉豈
史公亦謬以伯車爲景公名耶成而不結故後二年伯車如
晉倍成秦未嘗背晉此又紀之誤

哀公八年是公子弃疾弑靈王而自立是爲平王

附案昭十三年春秋弑靈王者是公子比而史于秦紀及吳
魯蔡曹陳衛宋鄭八世家皆稱弃疾斯乃史公特筆雖與春
秋異詞不免背經信傳而于誅首惡之旨固合故小司馬于
吳世家云史記以平王遂有楚國故曰弃疾弑君春秋以子
于爲王故曰比弑其君彼此各有意義也

十一年楚平王來求秦女爲太子建妻至國女好而自娶之

案年表及楚世家在平王二年爲秦哀公十年此在十一年
竝誤故左傳在魯昭十九年爲秦哀十四年也

孔子行魯相事

案荀乃僧相卽會夾谷之事非當國爲相也此紀及吳齊晉
楚魏五世家伍子胥傳竝誤說在孔子世家中

五年齊卿中行范氏反晉晉使智氏趙簡子攻之范中行氏亡

齊齊

案此所書有三誤事在秦惠公四年非五年事一也伐范中

行者知韓魏三家趙簡子已奔晉陽竝不與攻范中行
也范中行之奔齊在秦悼公二年首尾相去八歲是時但
朝歃耳三也

惠公立十年卒

案此與秦紀及侯表皆以爲十年然按春秋哀三年書秦惠
公卒魯哀三年當秦惠九年則秦惠無十年明矣史皆誤
六年吳敗齊師

案哀十年左傳乃齊敗吳師也此誤

十二年齊田常弑簡公

案事在秦悼十年此誤書于十二年也

秦悼公立十四年卒

案悼公享國十五年秦記可證史誤加惠公在位九年爲十
年遂減悼公十五年爲十四年此與表同誤

孔子以悼公十二年卒

案孔子之卒止宜書于周魯錄可不書也若以爲天下一人
不可不書則各國皆宜書又何以僅書于周秦兩紀魯燕陳
衛晉鄭六世家乎史記中斯類甚多亦體例之參錯可議者
附論于此不及編舉

殺智伯分其國

案智伯不可言國當改曰分其邑

躒公二年南鄭反

大事記曰水經注南鄭縣卽漢中郡治也秦惠王始取楚漢

中書漢中郡今縣公之時已書南鄭反豈地之往來不常先

言屬秦讞六國事屬共公二十六

義渠來伐至渭南

盧學士曰渭南六國表作渭陽水北曰陽君據表則渭南為

非矣

蓋公六年晉城少梁秦聖之

附軍六國表戰在七年大事記云出師在六年而戰在七年

十三年城籍姑

案蓋公在位十一年即卒于城籍姑之歲也安得十二年乎

二十二年

十六年卒

案表及秦記皆作簡公在位十五年是也此言十六年誤但

案隱引紀年云簡公九年卒次做公立十二年秦記引作乃

立惠公與史不同所謂詞即難憑時多異說者矣

惠公十二年子出生

案表謂十一年生未知孰是但秦之先已有出于矣不應復

以稱惠公太子表及秦記並稱爲出公是也世本作少主呂

氏春秋作小主

十三年伐蜀取南鄭

案表表前此書至城南鄭及南鄭反矣則南鄭非蜀土也史

在國史表蜀取南鄭當從史表爲是

長政趙靈公之子獻公于河內而子之世出于及其母尤之

則矣

案呂氏春秋當篇述獻公自魏入立事言獻公園小主夫

人夫人自役與此言被殺沈淵異

獻公元年

案秦諸君多失名呂氏春秋稱獻公爲公子連高誘注一名

元非也則獻公名連史何以不書秦隱謂名師隱未知所出

又秦記索隱引世本作元獻公疑史脫元字蓋兩字誤也趙

經書外傳記地謂之元王秦追尊之爾

合七十七歲而靈王出

案七十七歲似誤辨在周紀

十八年兩金僕陽

案前靈公作上下時獻公此年又作睦時紀中諸時皆書而

獨缺三時何邪表亦失書

天子假以補數

附案本表機琠馬字蔡引史作機識又引正義曰雖非字體

歷代史記本同見論然則今本改爲帶勿也

崩其將公孫痊

案年表于秦魏二表皆言崩太子蓋因齊虜魏太子申而誤

事在後二十一歲而此紀及魏世家作公孫痊趙世家作太

子孫官及秦本崩公孫痊并太子也魏無一太子太子名申

不名齊也齊氏公叔非公孫也當依國策稱公叔痊爲是商

君傳與直同亦可疑者必既彼處矣而商君傳仍國策故公

叔座病薦衛鞅之事豈秦虜之而復歸之歟
二十四年獻公卒

案獻公在位年數秦記六國表並稱二十三年是也此作二十四世本作二十二越絕書作二十皆誤

子孝公立

案索隱云孝公名渠梁而越絕稱爲平王蓋秦稱王之後加謚追尊若獻公之稱王矣

孝公元年河山以東疆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

案是時燕乃文公非悼公也韓乃懿侯非哀侯也

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

附案史記曰一本巴作巫巴地屬秦非屬楚也

與魏惠王會杜平

案年表亦稱魏王非也當衍王字大事記曰魏是時未稱王衛鞅爲大冑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

案安邑魏之都其君在焉故魏惠王三十一年自安邑徙大

梁是秦孝公廿二年也魏昭王十年獻安邑于秦是秦昭王

廿一年也而此時爲魏惠王十九年秦孝公十年豈得圍而

便降且使此時已降則惠王徙都不待十二年之後而安邑

舊郿又何煩魏昭再獻乎蓋安邑二字乃固陽之誤據表及

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二十年秦商鞅圍固陽

降之卽此事也紀表與商君傳俱誤作安邑惟魏世家無之

固陽之役必圍在十年而降在十一年

四十二縣

案四字疑誤年表及商君傳並作三十一

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

案表在二十三年又鴈門乃岸門之誤小司馬已辨之

孝公卒子惠文君立

案越絕書謂孝公立二十三年與史言二十四年異疑誤也

至秦記索隱引本紀云十二年乃下文十三年都咸陽注錯

入于孝公享國二十四年句下耳索隱云惠文名驪本後書

西羌傳呂覽首時去宥篇注必別有據史失書

三年王冠

案惠文稱王在十三年此與表俱于前二年書王冠雖是追

書然于史例不合又大事記曰秦記惠文王昭襄王皆生十

九年而立若二十而冠則當在元年而本紀皆書于三年兩

書必有一誤也

齊魏爲王

案田完世家威王二十六年自稱爲王當秦孝公九年已先

二十年王矣而此書于惠文四年豈因魏而誤連言之歟

宜衍齊

六年魏

附案漢地志謂在五年疑非

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

秦紀所謂離陰之戰也惠文七年為魏襄四年

義當作表

又書于魏襄二年當惠文五年皆誤宜依魏世家在襄五年

當惠文八年為是至斬首之數亦宜依世家作四萬五千蓋

秦尚首功紀仍秦史之虛語耳余因攷之秦自獻公廿一年

與晉戰斬首六萬孝公八年與魏戰斬首七千惠文八年與

魏戰斬首四萬五千後七年與韓趙戰斬首八萬十一年敗

韓岸門斬首萬十三年擊楚丹陽斬首八萬武王四年拔韓

宜陽斬首六萬昭襄王六年伐楚斬首二萬七年復伐楚斬

二萬十四年攻韓魏斬二十四萬廿七年擊趙斬三萬三十

二年破魏將暴高斬四萬三十三年又伐魏斬四萬三十四

年破魏將芒卯斬十三萬沈河二萬四十二年攻韓斬五萬

四十七年破趙長平坑卒四十五萬五十年攻晉軍斬首六

千流死河二萬人五十一年攻韓斬四萬攻趙斬九萬始皇

二年攻卷斬首三萬十三年攻趙斬首十萬計共一百六十

六萬八千人而史所缺略不書者尙不知凡幾從古殺人之

多未有如無道秦者也

圖雋降之

秦秦兼降曲沃故後三年歸魏雋曲沃也此與六國表內秦

表及魏世家俱失書曲沃二字

十一年縣義渠

義渠義渠三字乃義文是年義渠為臣非為縣也其後九年

五國伐秦義渠襲秦于李帛之下見犀首傳又後三年秦依

義渠攻之十五城至秦武王元年復伐義渠見本紀及年表

又范雎傳秦昭王曰義渠之事寡人日暮自請太后今義渠

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何奴傳曰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

后亂有二子太后詐殺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蓋是

時始縣之大事記謂赧王四十四年秦滅義渠當是已而于

此年云雖以為縣猶令其君主之則非也

赧四十四當秦昭三十六若如

此所書惠文前十一年已滅為縣則必更置令長丞尉惟命

是聽安得後此有如許事乎

歸魏雋曲沃

案前二年秦攻取汾陰皮氏雋曲沃四邑今歸魏雋曲沃則

是秦祇取汾陰皮氏兩縣也

竹書載秦取汾陰皮氏及歸雋曲沃較史皆先一年但此

紀昭王十七年書秦以垣為蒲坂皮氏

為當里甘茂傳並言昭王初年秦攻皮氏未拔去竹書隱王八年

秦公孫爰

疑即榜里于榜里為秦惠王弟稱公孫爰伐皮氏翟章救皮氏九年

城皮氏余因疑秦歸魏雋曲沃之時并皮氏亦歸之紀表世

家俱脫不書耳不然皮氏已為秦取久矣尙何煩用師乎

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為王韓亦為王

案魏惠稱王在惠文四年此紀已書之而是年紀與秦表復

書魏君為王何歟周紀正義引秦紀云惠王十三年與韓魏

趙並稱王所引與此異且秦紀無其文當必有誤蓋是年秦

惠稱王故書月書日以別之魏字乃秦字之誤燕世家書燕

君為王是其例也若表中魏字乃義文表例但書君為王也

不然魏君爲工奚以入于秦表乎至韓宣惠爲王在秦惠更元之二年誤書于景年耳

使張儀伐取陝

案表及儀傳事在惠文後元年此誤書于十三年也

張儀與齊楚大臣會藺家

案此與表及儀傳皆故書魏楚世家云張儀與楚齊魏相盟是也齊魏二世家但言諸侯執政而已

樂池相秦

案後此五年趙武靈王使樂池送燕公子職爲燕王則池是趙人與樂毅爲一族何緣爲相于秦乎疑

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擊戰備虜其將申

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奂斬首八萬二千

案此事諸處所載互有不同余詳校之攻秦者實燕楚趙魏韓齊六國而匈奴不與焉攻楚世家云六國攻秦楚懷王爲

從長楚爲從長所書自當不謬大事記錄之是也此紀不及

楚年表及燕世家不及齊趙世家但言與韓魏擊秦魏世家

及犀首傳俱言五國攻秦樂毅傳不及燕楚韓齊世家並略

之皆錯失不足憑而賈生過秦論又稱九國之師翟隱曰六國之外更

有宋衛中山豈攻秦一役宋衛中山共以兵從如何奴之屬六國

歟是時義渠亦伐秦若并歎之則爲十一國矣司馬光資治通鑑依年表

作五國非而高誘國策注以秦之戰敗韓趙在次年秦惠不齊宋韓魏趙爲五國尤非秦之戰敗韓趙在次年秦惠不齊宋韓魏趙爲五國尤非

與攻秦同歲年表各世家可證此紀并入七年誤韓魏傳志

韓趙戰秦韓趙既敗四國遂引歸不戰而齊乘趙韓之弊復取之于魏澤齊真巨淵哉韓公子渴韓太子奂乃是主帥申

差持韓之一將爾以後文韓太子倉推之知奂已死矣意彼

時渴奂均敗沒申差其生獲者也然韓世家謂秦虜申差

則生獲不止一將乃何以此紀既失善饒而又混傳虜其將

申差幾其辨爲趙將爲韓將或云其將是六國表及張儀傳

皆不書主帥亦不書饒而但言申差韓世家書二將而反失

書主帥未免乖駁至斬首之數表及趙世家張儀傳皆云八

萬此紀增多二千因紀仍秦史之舊而秦尙首功虛加其數

耳

伐取趙中都西陽

案此與表同誤惟趙世家作西都中陽是也攻漢志地屬西河柳若中都屬太原西陽屬山陽名異地殊未可相混正義

謂中都卽西都西陽卽中陽謬甚

十年韓太子蒼來賂

秦韓世家太子之賂在破岸門後當在十一年

伐敗趙將泥

案徐廣曰將一作莊則是姓莊名泥也而表作將軍英姓乎

名乎不可詳矣

伐取義渠二十五城

案表在十一年此在十年未知孰是

韓里疾攻魏雋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其將犀首走

附察其將犀首走五字當在降之句下蓋韓聞耳犀首魏官

即公孫衍與韓無涉故魏表及魏世家云走犀首岸門

公子暹封于蜀

附秦表作歸通非公子暹乃別人見張儀傳華陽國志作

通國

此君漢武王子之

案畢在後九年此說書于後十一年

虜越將莊

案表及趙世家作趙莊正義謂一作莊非則莊其名也而韓里傳又

作莊約則莊其姓也疑莫能定

楚國雍氏

案雍氏之役莫定何年六國表不書也楚世家不書也惟周

秦二紀及齊韓二世家甘茂傳書之然時既各殊事頗不合

秦紀書于惠文王後十三年與齊世家書于潛王十二年同

是周赧王三年徐廣韓世家注引紀年于此亦韓世家書于

襄王十二年是赧王十五年紀年與韓世家同皆誤也而注國策注

史記者不復詳故遂謂楚兩度圍韓雍氏以赧王三年為前

所圍取秦與韓敗楚丹陽事當之以赧王十五年為後所圍

取秦敗楚新城事當之夫丹陽之與雍氏相去遠矣策及傳

稱秦宣太后致赧王三年為惠文後十三年惠文未薨昭王

未立安得有宣太后事新城之與雍氏亦非遠矣策及世家

稱甘茂攻茂之懼說出奔在秦昭元年而赧王十五年為昭

王七年茂久去秦相位尚何收斂之言哉蓋注者之誤由手

策記錯亂因生此異端耳其實國雍止有一役楚末嘗與

策記未免交混而其事非丹陽新城也其時非赧王三年十

五年也周紀茂傳固可據也周紀書于赧王八年之後六年

即秦昭元年故茂傳云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韓茂為

言于王乃下師殺以救之而救韓之師傳殺于茂伐魏蒲坂

之先蒲坂未拔茂亡奔齊皆昭王元年事也然則國雍一役

其在赧王九年秦昭元年韓襄六年楚懷二十三年乎

秦使庶長疾助韓而東攻齊到滿助魏攻燕

案表及魏世家乃助魏攻齊耳是時無韓伐齊事正與滿或

詐蒲非

十四年伐楚取召陵

案其時秦楚復親不相攻伐此役無從當屬誤文

相州殺蜀侯來降

案華陽志陳壯反殺蜀侯通國秦追甘茂張儀司馬錯伐蜀

誅壯是壯未嘗來降一說以志為實壯二字古通用有義

廣漢下故國策作莊而史記紀表華陽志作壯惟徐廣謂

一作狀乃謬本也

子武王立

案武王之謚此與表同而秦記及史表引括地志法言淵焉

篇在悼武秦隱引世本及高誘呂氏春秋序作武烈通鑑

又作元武未知孰是疑悼武爲定也索隱云名滿

韓魏齊楚越皆賓從

附案越字誤徐廣謂一作趙是也竹書載越世次最詳然七國時越不與攻伐盟會之事故知越賓從秦爲誤

與魏惠王會臨晉

案惠王乃襄王之誤年表所謂哀王也

南公揭卒

附案南公揭不知何人項羽紀稱南公漢藝文志陰陽家有南公三十一篇注云六國時蓋當時有道之士揭豈其人歟

樛里疾相韓

案疾無相韓事時疾以右丞相出使于周見本傳疑相韓二字是使周之誤

烏獲孟說

案烏獲已見文子自然篇此何以稱焉豈古力士有兩烏獲如善射之名羿魯孟說未知卽孟賁否後曹益勳傳有獲莽叔尉夏育王商傳有

中常侍孟賁亦類此

王與孟說舉鼎絕膺八月武王死

案史公于武王獨變卒稱死豈以絕膺故歟徐廣膺作脈似較勝但甘茂傳言武王至周而卒于周與此紀及趙世家異

何也武王在位四年索隱引秦記引世本作三手非

是爲昭襄王

案趙世家昭襄名稷紀表皆失書甘茂傳索隱引世本名側

此紀案蓋音相近若齊稷門之爲側門矣

甘茂出之魏

案傳茂奔齊復至楚而終于魏此言茂出之魏恐是齊之誤大事記曰時方伐魏自魏而奔齊也

四年取蒲坂

案年表魏世家是年秦拔魏蒲坂晉陽封陵此缺

魏王來朝應亭

案應亭乃臨晉之誤年表魏世家可證

蜀侯燿反

案華陽國志赧王十四年蜀侯燿祭山川獻饋于秦燿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王大怒遣司馬錯賜燿劍自殺據此則紀表言反者乃仍秦史誣詞而非其實也燿此作燿字形相近

未知孰是

涇陽君質于齊

案年表田完世家在七年此誤書于六年

攻楚取新市

附案年表楚世家云取八城而此言新市蓋新市爲八城之大者舉其重言之猶世家所謂取析十五城也實取十六城

其攻楚方城取唐昧

案事在秦昭六年表及諸世家可證此誤書于八年也又此以爲方城而表及楚與田完二世家樂毅傳並作重丘元胡三省通鑑注辨之云春秋時有二重丘衛孫蒯飲馬于重丘

杜曰曹邑諸侯同會于重丘杜曰齊地時楚之境皆不至此

呂氏春秋方處齊合章子與韓魏攻荆使屠蔑將兵應之夾

澗而軍章子夜襲之斬蔑于是水之上水經注澗水又西澳

水注之水北出此丘山南入于澗水意者重丘卽澗丘也據

胡所說但辨重丘而不及方城今河南南陽裕州楚方城地

內鄉縣東亦有方城也余又攷荀子議兵篇云兵殆于垂沙

屠蔑死詩外傳四淮南兵略同商唐楊倞注垂沙未詳所

在漢志沛國有垂鄉豈垂沙乎胡注亦未及吐說古通字从

味說一作泚一作比漢志南陽郡比陽是後書光武紀上作泚

趙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齊

案事在秦昭六年當趙武靈王廿五年此誤書于昭王八年

也言死齊亦非說見表

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秦

案相薛文在八年

與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使

秦秦昭八年取楚八城九年取楚十六城此書于九年不知

誤以八年事爲九年蹇抑誤以十六城爲八城蹇前二年秦

殺楚將景缺此又殺景快二景必弟兄也

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雷之

案懷王入秦在八年

薛文以金受免

案正義以金受爲秦丞相姓名謂秦相金受故免薛文也而

方氏補正曰薛文相秦中間無金受相秦事金受名別無所

見恐傳寫之誤蓋薛文以金受免耳余攷孟嘗傳秦昭王以

爲相人或說昭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

于是昭王乃止因孟嘗君疑金受卽說昭王之入不知是否

又文之免相在九年此亦誤在十年也

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魏

河北及封陵以和

案紀有五誤伐秦止韓魏齊策所云三國攻秦呂六國表孟

嘗傳同乃此增趙宋中山爲五國一也攻秦臨函谷關策所

云八函谷者韓魏田完世家孟嘗傳同乃此謂至鹽氏一也

秦和三國以武遂與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策所云秦以三

城講于三國者乃此及表皆不言齊田完世家亦不言與我

齊城反戰與韓河外又不及魏三也武遂封陵在河外故三

國世家俱稱河外策作河東此作河北蓋自秦言之曰東自

三國言之曰北面統言之曰河外乃此以爲河北及封陵明

也當改乃北是役在秦昭九年乃此書于十一年五也又此

秦講和本一時事而表與各世家分伐秦在秦昭九年講

在十一年九誤大事記利之矣依本文是六國亦一誤也

楚懷王走之趙趙不受

案懷王亡趙在秦昭十年非十一年也

左更白起

案此是昭王十三年攷起傳十三年爲左庶長明年遷左更

也左庶長爲第十爵左更第十二

五大夫禮出亡奔魏

案穰侯傳言呂禮奔齊孟嘗傳有禮相齊事此誤也大事記

亦以奔魏爲非

虜公孫喜拔五城

案上文言魏使公孫喜攻楚則喜是魏將也故穰侯傳稱虜

魏將公孫喜乃此紀及白起傳不言喜爲何國之將而六國

表書虜喜于韓表中韓世家謂使公孫喜攻秦秦虜喜似喜

又爲韓將矣蓋伊闕之役韓爲主兵而實使魏之公孫喜將

之故所書不同未定是誤爾但周魏策云戰于伊闕殺犀武

周本紀曾及之而史敘戰伊闕事各處皆不及殺魏將犀武

豈以武非主帥歟又此及起傳言拔五城未知所拔者魏城

乎韓城乎殊欠分明

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子之

案下文十七年書秦以垣易蒲坂皮氏十八年書攻垣取之

則起未嘗以垣予魏也當衍復子之三字白起傳但言拔垣

可據

再免

案穰侯魏冉凡三相三免紀表皆不盡書而紀與傳所書之

年亦多舛戾不合余綜攷之冉初爲相在昭王十二年至十

五年免此書冉免于十六年也再相在十六年至二十一

年免此紀下文于廿四年書冉免相者誤也三相在二十

六年至四十二年免相出就封邑傳所謂免二歲復相秦者

乃免四歲之誤也

傳稱復相四歲拔郢城知其誤若免二歲復相則當云六歲拔郢矣

封公子市宛公子惺

附案市者涇陽君也惺者高陵君也索隱于此處不誤而于

蘇秦穰侯傳謂涇陽爲惺誤矣又云高陵名顯則是誤以秦

末齊王田市之使者高陵君顯爲秦公子也

顯見項張冠李戴可哂之甚

城陽君入朝

附案成陽君是韓人魏策有之史漢中成與城多通用注家

皆略故著之

秦以垣爲蒲坂皮氏

附案索隱云爲當爲易蓋字譌也而水經注四引薛瓌曰秦

世家以垣爲蒲反作如字讀非稱秦本紀爲秦世家亦創師

古江漢地理志亦不取瓌說

齊彼宋宋王在魏死温

案事在秦昭二十一年此誤書于十九年也

涇陽君封宛

案涇陽高陵二公子已于十六年同封此誤重出

蒙武伐齊河東爲九縣

案蒙恬傳蒙武乃蒙驁之子驚事昭王至始皇四世則此時

擊齊者必是驚而非武也河東上疑有脫字古史作取河東

二十三年尉斯離與三晉燕伐齊破之濟西

史記志疑卷四

案伐齊之役，齊秦楚燕趙韓魏六國也。燕齊楚二世家可證。此紀與趙魏世家失書是韓世家止言與秦攻齊，孟嘗君傳失書韓楚樂毅傳失書秦年表六國皆有擊齊及取齊某地之文。元末嘗誤然，或稱與韓魏燕趙或稱與秦或稱與秦三晉或稱五國參錯不一。自序傳亦言連五國兵，蓋並屬脫誤耳。荀子王制篇閔士毀于五國，注云史記齊閔王四十年樂毅以燕趙是魏秦破齊非也。當依王霸篇注，燕秦楚三晉伐齊爲是。呂覽權勳篇五國攻齊，注謂燕秦韓魏趙亦非。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趙救之。

案各處皆不言燕趙救魏，及是年爲燕昭王廿九年，趙惠文王十六年，燕昭新破齊，滑方園莒卽墨未下，何暇出兵救魏而趙時爲秦之細，自守不足，又何敢出一旅爲魏抗秦此之不啻了然可知。

魏毋免相

案此在二十一年，傳所謂六歲而免也。說已見前，非二十四年免。

與韓王會新城與魏王會新明邑

案此紀前二年，書與魏會宜陽，韓會新城，而年表及魏

韓世家並作會西周今二十五年紀書與韓會新城而韓表韓世家言會兩周間夫曰西周曰兩周間卽指河南之宜陽新城也。而新明邑獨無年表世家俱不及。

十六年赦罪人遷之

案但言遷罪人不知遷于何地，評林謂遷于新明邑亦賸說。無據。蓋明年赦罪人遷之南陽史誤重也。古史無此五字取鄧鄧。

案此二十八年楚爲秦所取者鄧鄧西陵三城。紀失書西陵表失書鄧楚世家失書鄧鄧而白起傳言拔鄧鄧五城乃拔鄧鄧西陵三城之誤。及漢志鄧鄧屬南陽與昭王十六年取魏鄧別魏之鄧城在河內地近軹也。

王與楚王會襄陵

案是年秦攻楚取鄧燒其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遁保于陳安得楚與秦爲好會乎必非二十九年事也。

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

案史記謂若伐楚今本缺楚字是也。但白起及春申君傳言起取之非蜀守張若豈伐巫之役起與若共之歟。華陽志是張若也。

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竄斬首四萬竄走魏入三縣南和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擊芒卯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

案此所書戰最誤卽年表世先列傳亦誤攻秦昭三十二年當魏安釐二年韓釐廿一年秦攻魏拔兩城軍大梁下韓使暴竄殺魏爲秦所殺竄走閼封魏子秦溫以和是秦昭三十二年之戰也。而此云魏八三縣穰侯傳云割八縣地。蓋三縣秦拔之一縣魏子之共止三縣耳。明年魏肖秦與齊從親。

秦使穰侯復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是秦昭三十三年之戰也而此以斬首四萬并入大梁之役書于三十二年誤已秦昭三十四年趙魏攻韓華陽韓告急于秦穰侯又與白起客

卿胡陽攻趙魏以救韓走魏將卬斬十三萬人敗趙將賈偃沈其卒二萬人于河取魏卷蔡陽長社取趙魏津魏子秦

南陽以和秦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是秦昭三十四年之戰也而此在三十二年誤一止言客卿胡陽反遣卻主帥

穰侯大將白起較之年表趙世家白起及春申傳但舉白起更覺失倫誤二斬魏卒十三萬沈趙卒二萬乃合趙于魏作

十五萬人與六國表魏世家俱非穰侯傳云十萬亦非蓋取五字誤三趙魏同破何以單說魏而不及趙表亦單說魏又云得

三晉將魏世家云秦破我及韓趙穰侯傳云攻趙韓魏白起傳云得三晉將春申傳云攻韓魏述一事而各異如此誤四

至暴爲國策暴作畢其字譌也韓世家高作戴其字同也世卯西周策及韓子說林顯學淮南汜論作孟卯音之轉也而

韓子外傳說左作昭卯呂覽應言作孟卯皆誤又此紀胡傷兩見當是傳寫之譌依穰侯傳作陽爲是趙策作胡易卽古

陽字
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
案秦無伐燕之事而伐燕是齊韓魏非韓魏楚此與燕世

家同誤說在六國表中
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

案年表及田完世家皆云三十七年此與穰侯傳並誤在前一年竈秦策作造音相近竈策傳注徐廣曰造音竈

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邗卽邗
案六國表魏世家秦取魏懷在昭王三十九年魏安釐九年

在取邗卽二年前故范雎傳云使五大夫縮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邗卽也此誤并在四十一年內而邗卽當依魏世家作

邗卽此與范雎傳作邗卽同誤表作廩卽九誤廩卽乃齊地時屬于趙邗卽爲汝南郡新鄆縣春秋時屬齊六國時屬魏

漢志應劭注云秦伐魏取邗卽可爲確據矣若邗卽之地久入于秦不待是時始取故魏襄王時蘇秦說魏歷數魏地不

及邗卽而魏世家安釐王十一年信陵君謂魏王曰秦固有卽茅邗卽也則非是時始取可知是時卽安釐王十一年卽策吳注謂廩

邗卽邗卽卽邗卽誤甚裴駟引韓詩外傳謂武王伐紂至其地更名邗卽曰懷誕不足信

十月宣太后薨
案十月乃七月之誤下文書九月可見大事記及尚書疏證六反據此以爲秦未并天下已改用十月爲歲首恐未然

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
案韓世家云秦拔我陘卽城汾旁范雎傳云秦攻韓汾陘拔

之因城河上廣武則知秦所拔陘城耳陘在汾陽遂城汾初一帶至廣武其曰河上者卽廣武澗水經注所謂夾城之間有絕澗斷山是也六國表云秦拔我城汾旁我下缺陘字

史記卷之...

白起傳云攻韓陘城按五城五城二字誤當云拔之此紀云九城九誤當云拔陘城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

案年表及白起傳作南陽甚是獨此稱南郡謬爾南郡乃楚地秦昭廿九年攻楚取郢為南郡韓安得有之蓋南陽是總統之名韓魏分有其地魏之南陽是河內脩武等處已于秦昭三十四年盡入于秦韓之南陽是荊州宛穰等處其地大半為秦所取故秦于前十年置南陽郡矣此後所攻者皆韓之南陽不過取而附益之至始皇十六年而韓南陽之地全納于秦韓表及世家不書取南陽但云秦擊我太行蓋互見之白起傳所謂攻南陽太行道絕之也

葉陽惺出之國未至而死

案一本葉陽下有君字而葉陽集解謂一云華陽蓋華陽君是也華形近葉故傳寫致譌范雎傳華陽徐廣曰一作葉趙策諒殺對秦王有母弟葉陽之語竝誤非母弟華陽君乃昭王舅畢戎又號新惺乃昭王母弟高陵君此紀有脫誤不然將以半戎為公子惺矣攻穰侯華陽高陵涇陽時稱為四貴皆于昭王四十二年同出就國紀既脫缺復誤書于四十五年爾當移在上文穰侯出之陶句下而補之曰華陽君高陵君涇陽君出之國高陵君惺未至而死大事記謂昭王稱藩其罪故惺于四貴之

中費封在

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略趙

案事在四十五年趙世家白起傳可證此因說長平事而并書于四十七年非也

大破趙于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

案秦尚首功斬一首賜爵一級豈容混書此餘字當作五

十月韓獻垣雍 案十月二字衍白起傳亦誤出也下文于是年書正月時秦

尚未以十月為歲首不應先書十月

王翳將伐趙武安皮牟拔之 案白起傳言翳攻拔皮牟不言武安是也蓋前二十年秦封

白起為武安君則其地久已屬秦何待此時始拔乎二字宜

衍秦策有武安語史仍其誤耳

張唐攻鄒拔之

附案此以所拔之鄒為舊鄒歟則卽咸林之地東遷時已屬

秦也以爲新鄒歟則韓徙都于其地不聞是時韓失國都也

疑是鄭字之譌趙地也

晉楚流死河二萬人

附案徐廣云楚一作走正義云此時無楚軍走字是也因有

斯注古史遂從之作晉軍走而不知其謬爾改楚作走則流

死之文不可接謂時無楚軍尤為囁語蓋卽楚救邯鄲之兵

始緣秦伐趙邯鄲而救趙繼緣秦伐魏壘新中而救魏楚世

家稱救趙至新中可證已死字當讀為尸古字通用呂覽離

謂篇鄭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漢書酷吏傳安得求子死葬

世家以其屍與之索隱曰屍亦作死字言趙楚軍敗流尸于河有二萬人此河必是汾河蓋新中是魏邑非趙邑秦不能按邯鄲移兵攻魏楚與趙復救魏秦拔魏臨新中而去故此晉字指趙

攻趙取二十餘縣首虜九萬

案此事非實說在趙世家

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

史失著名索隱謂名杜廣宏明集引年紀名式蓋有

孝文王元年赦罪人備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

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

此失書

附案孝文之立書之重言之複讀史者或疑為誤文錯簡宜

衍去赦罪人十五字謂赦罪人等事皆莊襄元年事增出于

孝文元年之下而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一語當互易之移

于孝文王元年之上蓋既葬而除喪其時不獨三年之喪久

廢即期年亦不行耳茲說未知然否但余古者天子崩太

子即位其別有四始死則正嗣子之位尙書顧命逆子釗于

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既殯則正繼體之位顧命王麻冕

黼裳入即位是也論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書公即位是也三

年正踐祚之位舜格于文祖及成王免喪將即政朝于廟是

也則此所謂子孝文王立者正嗣子之位也昭襄卒于庚戌

秋喪葬之事皆畢斯數月中紀不言既殯正繼體之禮秦省

之而不行也所謂孝文王元年者正改元之位也所謂孝文

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者正踐祚之位也是年歲在辛亥三

年之喪廢故孝文期年便除而因以知昭王之卒必在秋九月竊意史公緣孝文即位三日便卒恐後世疑莫能明特備載當日行事至今秩然可見不得以為誤文錯簡矣乃閻氏摘十月己亥一句謂孝文已踰二年以史稱享國一年為誤莊襄以先君崩年改元失禮莫大

見尚書疏證卷六上

其辨甚夥殊不知爾時秦尚未以十月為歲首也

韓獻成舉羣

案表及韓世家皆言秦拔取韓成臯滎陽此云韓獻之非也

又羣亦滎陽之誤羣為東周所居韓安得有之水經注廿三

卷引史記秦莊襄王元年羣取成臯滎陽初置三川郡鄴

公所引乃六國表史豈因是年秦滅東周兼得羣地而混言之邪

二年使蒙驁攻趙定太原

案使蒙驁八字乃羨文年表及趙世家蒙恬傳皆無其事蓋

所謂攻趙者因是年有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之事也所謂

定太原者因明年有置太原郡之事也二事下文皆書之則

此為錯出無疑況前十二年為昭王四十八年得韓上黨地

已北定太原矣此時何煩再定乎

三年蒙驁攻魏高都汲

案三年二字亦羨文所書之事表在二年是已汲字當依徐

廣作汲蓋秦拔魏汲在始皇七年也汲與汲皆屬河內

四年王翦攻上黨

案莊襄無四年此乃三年之誤然前此昭王四十八年盡有韓上黨地北定太原是時何煩再攻疑前所定者惟降趙之城市邑十七令所攻者并其餘城而攻拔之故韓世家云秦悉拔我上黨也紀表但言攻上黨擊上黨按上黨似乎複出而不知是悉拔之紀表似欠明正義謂上黨又反故攻之乃臆測之詞非事實矣

子政立

附案始皇以正月生遂以正名之惟其名正是以改正月為端月始皇紀集解曰徐廣云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正正義曰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則知史記古本是正字不知何時盡改作政凡本紀世家列傳中所稱始皇之名竟無一作正者可怪已惟高誘呂氏春秋序作正字孔仲達毛詩序作秦正公羊哀十四年疏云始皇名正穀梁字疏云秦正起而書記亡庶幾不誤然其誤自世本來索隱引世本作政益二字元屬通用秦時諱正或并避政字故呂覽察微篇引左傳宣二年羊斟語改子為政我為政作制字後遂相沿以政為名流俗傳寫便改史記之正為政爾容齋三筆謂始皇名政自秦未嘗以正月為一月也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秦改正月為征音至今從之此何理耶示兒編云始皇名政避諱讀正月為征月傳至于今當如本字讀始有分別陸德明唐大儒也自秦至唐亦遠矣當作釋文時何不單出一音以正舛誤豈容詔後學以疑貳哉釋文正月音前賢有辨正月之不

當讀征者從未有辨始皇之名正不名政者然古正字自有征音非治秦諱釋文不誤觀詩猗嗟雲漢節南山諸章可見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為三十六郡

案史言始皇伐滅諸侯并一天下以為郡縣其實不盡然蓋仍秦人夸詡之詞耳政衛至二世元年始絕楚苗裔有漢王越諸侯子或為王或為君至閭君搖及無諸佐漢平秦是諸侯未盡滅天下未盡并也郡縣之名見于逸周書作維解屨稱于左傳管子乘馬數篇亦有則非至秦時始設也昭廿九年左傳蔡墨言劉累遷魯鄭夏時恐未有縣之名即三十六郡亦不全為始皇所置據匈奴傳魏置河西上郡燕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趙置雲中雁門代郡又世家韓有上黨守馮亭則上黨郡是韓置漢地理志概稱秦置者漢承秦制故不言魏韓燕趙而巴蜀漢中上郡置于惠文王河東南陽黔中上黨南郡置于昭襄王三川太原置于莊襄王俱見本紀不得全屬始皇初置也但三十六郡之目史不詳載秦變封建為郡縣乃一大事豈可缺略不書此史公疏處及始皇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皆在後不在三十六郡內則所謂三十六郡者據漢志一曰河東二曰太原三曰上黨四曰三川五曰東郡六曰潁川七曰南陽八曰南郡九曰九江十曰泗水十一曰鉅鹿十二曰齊郡十三曰琅邪十四曰會稽十五曰漢中十六曰蜀郡十七曰巴郡十八曰隴西十九曰北地二十曰上郡二十一曰九原二十二曰雲中二十三曰雁門二十四曰代郡二十五

曰上谷二十六曰漁陽二十七曰右北平二十八曰遼西二十九曰遼東三十曰邯鄲三十一曰碣郡三十二曰薛郡三十三曰長沙尚缺三郡以續郡國志校之則秦有鄣郡黔中

郡夫前志無黔中誠為脫漏足以補郡數之缺而鄣非秦郡劉敞辨之甚悉

見漢地志是尚缺二郡也因有以鄣郡充其數者本于應劭

秦郡而鄣非秦郡劉敞又辨之

見高紀更有以楚郡充其數者本于楚世家而秦無楚郡集解已糾其誤胡三省通鑑注曾辨之

世家中烏得妄稱為秦郡哉然則所缺之二郡何在曰內史自當在三十六之內始皇紀集

解明言郡凡三十五與內史為三十六蓋準諸侯王表例也

史漢諸侯王表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以漢準秦制內史在內矣漢志云本秦京師為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別而言之非

舊書地理志以及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胡氏通鑑注並仍裴說固可以為據矣

惟以鄣為秦郡其所缺一郡余以水經注補之水經卷十三廣陽郡縣注云秦始皇滅燕以為

廣陽郡漢高帝封盧縮為燕國于是三十六郡之數始備而

自孟堅以來均失去廣陽一郡真不可解

秦武公十年伐鄣言立縣莫或初縣之此史

之始

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

案史例但書在位之年而其生年從略獨始皇略其在位年

數反以生年書之未知史公何意又始皇年十三而立以踰

年改元計之在位三十七年當是五十

始皇紀魯廣安得五

十一年乎

子嬰立月餘諸侯誅之

案廣宏明集引陶公年紀云穆帝子嬰四十六日秦本無諡

又誰為子嬰作諡豈漢追稱之邪觀高帝不殺子嬰祇以虛

吏而復子秦始皇守冢二十家則憐嬰而加以帝號義或然

越絕書外傳記地

以國為姓

案史公混姓氏為一故凡氏皆謂之姓而夏殷秦三紀之論

竝誤云以國為姓其實氏也然其所載諸氏亦不盡以國如

般之日夷秦之飛廉是以名為氏者終黎

氏昔國云乎哉

鄭氏葛氏

案左傳昭十七年鄭子稱少昊為祖杜注云少昊金天氏已

姓之祖又文七年傳穆伯娶于葛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

生惠叔世本云葛己姓鄭語葛則鄭葛皆己姓而史公以為

是嬴姓未知何據

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案此紀前云非子蒙趙城姓趙氏始皇紀云姓趙氏此論又

云秦為趙氏夫後人追溯所出秦趙可以互稱

其姓氏豈容混冒安載通志曰凡諸侯無氏以國爵為氏秦

自非子得邑則以秦邑為氏及襄公得國則以秦國為氏相

傳至于始皇若趙氏者自造父獲封趙城為趙氏其後微弱

而邑于晉則以趙邑為氏及三分晉國則以趙國為氏豈有

秦國之君而以趙國爲氏乎

史記志疑卷五

仁和梁玉繩撰

始皇本紀第六

見呂不韋姬

案姬者周姓古時男子稱氏婦人稱姓齊姜宋子亦猶然也

姬是貴盛之族故後世以爲婦人美稱

說見詩陳風

疏得通言之已

屬假借不知何時又稱姜爲姬其誤蓋始于周末史公亦隨

俗書之事之流傳失實往往若是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及宋

葉夢得石林燕語與避暑錄話嘗論及焉至宋徽宗改稱公

主爲帝姬見宋史本紀九屬笑柄

名爲政姓趙氏

案秦不當氏趙政當作正竝說在秦紀

年十三歲

案周禮太史職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月令疏解之甚明然

此是歲年相對故有中數朔數之別若敬而言之歲亦年也

爾雅夏曰歲國曰年是已古無年歲並稱者曰知錄三十三

云天之行謂之歲人之行謂之年古人但曰年幾何不言歲

也自太史公始變之

莊襄王死

案此得變言死何以貶也當書曰卒

越宛有郢置南郡矣

附案此總敘秦所置郡獨無南陽黔中蓋越卽黔中宛卽南

史記志疑卷四終

南海潘乃成番禺黎永棟沈葆和沈寶樞校字

陽而南郡則取楚郢所置文法錯綜或疑有仗文非也

王門

附案徐云一作蔽是也秦紀白起傳並作蔽此兩書皆作蔽

誤年表既作蔽又作崎亦誤

二年廉公將卒攻卷

案秦昭三十四年已取魏卷何煩此時六之疑卷字誤

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

附案表作七月是也史記曰今本七作十誤

將軍鶩攻魏定酸蕞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

案春申君傳上秦昭王書有拔燕虛酸蕞之語則此三城已

于前三十餘年取之矣或者是時因拔長平雍丘山陽而復

定三城之疆界歟至表言取酸蕞二十城則脫不全載當衍

酸蕞二字

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

翟教授灝曰擊秦之役年表但言五國共擊秦楚世家但言

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惟趙世家云龐煖將趙楚魏燕之

銳師攻秦最不拔他處俱略不書以余論之衛微弱僅存被

秦迫逐徙居野王將救亡不暇何敢攻秦蓋燕楚趙魏韓五

國伐秦耳此紀誤以衛替燕而趙世家誤脫韓也至取壽陵

之說更非無論不勝而罷未嘗取秦寸土而五國所攻者乃

新豐之鼓非壽陵也攷壽陵是趙地不知何時屬秦正義云

壽陵本趙邑呂子首時篇云邯鄲以壽陵困于萬民而衛取

蘭氏高誘注壽陵魏邑趙兼有之莊秋水有壽陵徐小學

步邯鄲之語趙世家肅侯十五年起壽陵蓋因陵以名地秦

孝文王葬壽陵卽此通鑑注云徐廣曰壽陵在常山據五國

攻秦取壽陵至函谷則壽陵不在新安宜陽之間當在河東

郡界常山無乃太遠胡氏誤信取壽陵之言故有此注

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

內

案是時爲衛元君非角也此誤書角河內之地秦未全有故

曰魏之河內詳在穰侯傳中

夏太后死

案言死非也當依表作薨

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畱軍吏皆斬死遷其

民于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畱蒲鶮反戮其屍徐廣曰魏一作魏素隱曰古鶮字

案此節文義最難解注亦欠明趙太常曰蒲鶮恐是反者姓

名乃屯畱之卒從成蟜而反雖死猶戮其屍也將軍壁死是

承上文死屯畱句言其死狀而卒屯畱九字又就軍吏皆斬

死句抽出言之錢宮詹曰壁與蒲鶮似皆人名壁卽討成蟜

之將軍壁死而部卒又叛因更戮其屍耳錢唐陳大僕兆嵩

云史文有錯簡并有缺羨處當云王弟長安君成蟜爲將軍

缺爲擊趙反屯畱死字將軍壁死軍吏皆斬死字秦漢五行

遷其民于臨洮卒屯畱蒲鶮反戮其屍蓋蒲鶮是人姓名謂

成蟜爲將軍擊趙至屯畱而反秦兵討之成蟜戰死于壁壁

之間其所將軍吏及屯雷之民從將軍反者皆斬之遷之士卒懼誅有屯雷人蒲鶮者與眾復反罪坐主帥故戮成蟜之屍也王孝廉云當作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蒲鶮擊趙反死屯雷戮其屍軍吏皆斬遷其民于臨洮蓋死字將軍字死屯雷字反字皆複出而又衍壁字卒字蒲鶮及戮其屍五字乃錯倒也四解未知孰勝

攻魏垣蒲陽

案六國表魏世家作垣蒲陽衍三城此脫書衍然攻秦昭十八年取魏垣是河東之垣也而春申傳上昭王書又有并蒲衍首垣之語是開封之長垣也則垣有兩地已與衍俱爲昭王所拔冀待始皇九年復攻此與年表世家同誤或問秦惠文十年降蒲陽本紀雖不書而年表及魏世家書之卽春申亦以蒲與衍垣並言子何不爲誤邪曰惠文降蒲陽仍卽與魏紀表世家皆不載獨見于張儀傳中故此時攻之若春申之所謂蒲乃長垣之蒲鄉非蒲陽也蓋此時但當言攻魏蒲陽耳垣與衍皆屬秦文

上宿雍

案裴駮謂司馬遷言上是尊尊之意殊非上者見在之稱或以稱本朝尙可若此乃誤仍秦史舊文劉知幾所謂事有實遷言無變革也此與呂不韋傳論稱上之雍郊燕世家稱今王喜同誤蓋史書之中多有仍舊文而未及刪易者故史通因習篇曰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涉傳具

載遷文遷之言今齊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豈陳氏苗裔祚流秦京者乎漢書嚴君平旣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于高士傳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日知錄二十六日魏書孝靜帝紀稱太原公今上舊唐書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傳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玄宗唐藝文志張說撰今上實錄列說元文韋貴之傳上卽位謂穆宗竝舊史之文作書者失于改削耳綜覽後先誤端一例安得以爲意在尊尊邪

王冠

案始皇年十三而立則當于七年冠此書于九年是二十二矣疑誤或曰秦紀于惠文昭襄兩王皆于二十二歲冠蓋秦變禮也

四月寒凍有死者

案上文巴書四月則此爲重出矣豈因寒不以時重書以見

異邪史記云當更曰是月

坐嫖毒免

附案湖本譌刻嫖作總

齊人茅焦說秦王

案茅焦事詳說苑正諫篇許林引明董份曰不先記秦政逐太后而遽述茅焦恐太簡通鑑載茅焦事在九年閻氏若虛撰且劉記卷五與石乞齊書曾論之

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

案此紀及三輔黃圖皆言始皇二十七年作甘泉宮則是時

爲始皇十年安得有之況甘泉宮在左馮翊池陽縣西

地志云在雲與史言趙太后入咸陽亦不合徐廣引云咸

陽南宮是也而表無南宮之文蓋傳寫脫耳然南宮未始

爲何宮以漢志右扶風渭城縣注有蘭池宮謂咸陽宣節南

宮歟程大昌雍錄直謂南宮爲甘泉宮謬甚據說苑是時太

后從咸陽宮歸咸陽說苑一本作咸陽非竊意咸陽南宮必

在蘭池南乃太后之宮若漢稱太后宮爲東宮矣

王翦桓騎楊端和攻鄠取九城王翦攻關與棧陽皆并爲一軍

翦將十八日軍歸牛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鄠安陽桓騎將

案此所敘攻取之事錯雜不問蓋是役也王翦爲主將桓騎

爲次將楊端和爲末將其軍伐趙攻鄠未得先取九城王翦

遂別攻關與棧陽而雷但桓騎攻鄠既取鄠則復合關攻棧

陽已獨攻關與棧取之故又言取鄠棧陽桓騎將也安陽當

作棧陽必傳寫之誤安陽卽魏室新中無論本非趙地且前

廿餘年已爲昭王拔之矣再攻王翦傳但言破關與棧九城

而不及鄠棧陽足見取鄠棧陽是關而非翦攻與紀合年表

于趙書曰秦拔我關與鄠取九城而失書棧陽于秦表書

曰王翦擊鄠關與取九城止就前半事言之而亦失書取鄠

棧陽至燕世家稱拔鄠九城趙世家僅稱拔鄠則更屬疏脫

桓騎攻趙平襄殺趙將屠輿

附案水經注云漳水又東北逕武陟縣故城南史記秦攻

趙將屠輿于武陟卽此處王莽更名桓騎矣酈公楚將李牧

傳文而不知牧傳言武遂城是誤耳河開之武遂分屬韓燕

屬燕者爲李牧所拔屬韓者爲秦所取趙安得有武遂乎若

卽指李牧所拔之武遂而秦實未嘗攻趙新得之武遂也

攻趙世家秦攻武城屠輿率師救之軍敗死焉據此則牧傳

言武遂城乃誤多一遂字而紀表之言平陽乃互見之詞故

明年定平陽武城蓋秦攻得武城而兼得平陽也此平陽在

魏都鄠縣續志可據正義引括地志謂在相州臨漳縣西亦

同非韓都河東之平陽也

攻趙軍于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騎平陽武城

案趙世家秦攻赤麗宜安李牧與驍肥下卻之李牧傳趙以

牧爲大將軍擊秦軍于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騎則秦爲

趙所破安有取地殺將之事此秦史誕詞史公未之改附亦

麗宜安攻而未拔則桓騎所定者只前年攻得之平陽武城

而已紀表不言攻赤麗略之也秦表云桓騎定平陽武城宜

安趙書云秦拔我宜安竝誤仍秦史故彼此抵牾多不齊一

秦表當行宜安二字趙表當改拔爲攻字

取俱孟

案表亦言取俱孟許苴汝俱孟已于莊襄二年取之何待趙

十五年大兵攻取乎而趙世家及李牧傳並稱牧破秦軍

于吾吾則表言取番吾亦妄蓋又仍秦史而誤者也

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

史記卷五

三

附案此句疑有譌脫方氏補正曰發卒受虜南陽地而使內
史騰爲假守也

華陽太后卒

案表書疑是此書卒非

大興兵攻趙王翳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內羌瘃伐趙端和

圍邯鄲城

附案此必有疑簡缺文蓋三將攻趙王翳將上地下井陘端

端和將河內邯鄲城羌瘃獨缺只存伐趙二字而錯出于

端和將河內句下也圍邯鄲城上又重出端和二字

始皇帝母太后崩

案此當書曰秦王母太后薨是時秦未稱帝又紀文前後皆

稱秦王不應忽云始皇帝表作帝太后亦非夏太后華陽太

后皆太后之姑也紀于夏太后書死華陽太后書卒而于太

后書崩體例殊乖豈秦史如是書乎

王賁攻燕

附案年表及王翳傳王賁擊楚此言攻燕明是荆守之謬時

賁父翳方定燕術也通鑑作字信伐楚又誤合二事爲一矣

此年秦兩攻荆王賁之攻在翳擊燕前未歸之前李信之攻

在翳定燕前已歸之後不可混也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翳強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

房荆王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于淮

南二十四年王翳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

案六國表楚世家蒙恬傳皆言始皇二十三年將項燕二十

四年虜楚王負劓王翳傳亦以虜楚王在殺項燕之後獨此

言二十三年虜荆王二十四年項燕自殺而又有項燕立昌

平君一節余詳攷之實此紀誤也昌平君雖楚之公子而久

居于秦嘗爲秦相國定嫪毐之亂其時徙居郢項燕安所得

而立之負劓處壽春未曾親歷戎行何遽破虜而項燕爲

楚名將燕不死楚不滅誰謂項燕後楚死乎項羽紀六國表

王翳蒙恬傳俱說項燕是王翳殺之索隱引楚漢春秋同愴

此以爲自殺亦屬低悟竊意王翳擊破楚軍殺項燕時昌平

君在郢楚之諸將必有敗逃于郢者昌平君知項燕已死楚

淮北之地盡失難以圖存藉舊將之依附借立爲王以成犄

角之勢適秦王游至郢陳謀欲襲之遂反江南而王翳等已

破楚虜負劓計不果行昌平君自殺斯固情事之明白可料

者豈有如紀所載邪然則宜何以書曰虜荆王三字自在破

荆軍之下平輿之下元有殺項燕三字今混入項燕于立昌

平君之上又脫一殺字而昌平君遂自殺句中有死項燕三

字乃誤文也淮南爲江南之誤徐廣云淮一作江是已當云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翳強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

輿殺項燕秦王游至郢陳荆將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于江

南二十四年王翳蒙武攻荆破荆軍虜荆王昌平君遂自殺

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

案漢五行志引史記云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

凡十二人見于臨洮此紀無之不著臨洮大人之事則莫識
鑄金人何故又正義引三輔舊事云銅人各重二十四萬斤
水經注而此言千石攷黃圖云鍾鍊高三丈鍾小者皆千石
四同則知千石者乃鍾鍊重數史誤并之而又失書金人之重耳
南至北嚮戶

案北戶是地名見爾雅此下琅琊頌亦有南盡北戶之語嚮
字衍余問之盧學士云

上鄉嶧山立石

緣始皇刻石之詞凡七史載其六鄉嶧乃首事獨刪而不錄
宋議史公何意今其詞尚存也宋趙明誠金石錄云嶧山碑
文詞簡古非秦人不能爲史記獨遺此文何哉
又茅山北其
碑望李斯書文曰始皇聖德章平山河巡狩
蒼海勒銘素壁見陶谷景異語神華第一篇
二十有六年

附案容齋隨筆據石刻拓本認證銘每稱年皆當作廿字卅
字太史公誤易之或後人傳寫之譌以諸銘皆四字一句也
然余讀之眾銘有三字句有五字句琅琊銘有五字六字句
有七字九字句豈盡四字爲一句哉存放
國語種音謂廿
卅皆與于泰

親巡遠方黎民

案始皇更名民曰黔首故諸銘中皆稱黔首不應泰山刻石
忽言黎民且銘皆四言亦不應此獨六字爲句疑有誤金石
錄謂劉跋至泰山見其碑模之乃作親輶遠黎未知信否輶
卽巡之異文廣川書跋音鄰非

建設長利

附案史記謂吏誤作利則長當音上聲然正義云長直良反
則應如字讀兩說皆通

昭隔內外

附案徐廣云隔一作融是也

乃徙黔首三萬戶琅琊臺下

案水經注二十六御覽百六十並作二萬戶

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

案離爲貞子何以殺于上

丞相隗林

附案顏之推家訓書證篇云史記隗林諸本皆作山林之林

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券有銅塗鐫銘曰

詔丞相狀綰乃爲狀貌之狀另寫作犬則知俗作隗林非也

當爲隗狀耳索隱亦據顏說以爲遠古之證

齊人徐市等

附案市卽芾字與蔽同各本皆誤刻爲朝市之市說在淮南

王傳

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

案堯女舜妻之對方士之妄談爲博士者亦言之乎蓋以始

皇好神仙希旨詭語非實有其事也然仍襲傳會則自屈原

九歌來江自有神何知姓名哉路史又以湘神爲舜之二女

宵明燭光其誕政同又此日上問博士後文曰上自南郡曰

上許之曰上崩在外曰知上死曰上輟車與凡六上字皆誤
仍索史元文說見前

皇帝哀眾

附案盧學士曰哀眾當是哀鰥之譌鰥與矜古通用漢書贊
于定國哀鰥皆獄亦即謂哀矜也

使燕人廬生

案說苑反質篇謂齊客廬生與此稱燕人異

求羨門高

附案封禪書羨門子高此與郊祀志羨門高是一仙人名魏
張揖漢書司馬相如傳注云碣石山上仙人也集解正義連
下羨字為句分羨門與高羨為二人大誤

晉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

陳太僕曰壞城郭二語橫插中閒與上下文義不貫為羨
文即碣石銘內隄壞城郭決通川防之辭而重出者班彪議
子長刊落不盡尚有盈詞政是此類小蘇作古史便刪去矣

遂興師旅

德清沈端蒙曰此上有缺文

初一泰平

評林曰泰平疑是泰字方叶韻

請刻此石

附案丹鉛錄曰請刻此石古碑文作刻此樂石後人不知樂
石之義乃妄改之唐封演云潤見樂石謂以泗濱浮磬作碑

也楊說殊非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嶧山文云刻茲樂石蓋嶧
山近泗故用磬石他刻文則無此語據師古所言安得碣石
碑亦用樂石耶

屬之陰山

附案水經注三引此作陶山譌也陶陰二字古多迷亂說在
惠景侯表中

以為三十四縣

案表作四十四與匈奴傳同徐廣云是也此誤四為三

取高關陶山北假中

附案水經注河水三引此作據陽山即蒙恬匈奴兩傳及續
志五原郡注並同則知今本譌陽山為陶山而又缺據字也

陽山在河北

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

案李斯傳亦載滔于越此語商六百四十餘祀周八百七十
餘年何言千餘歲乎

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附案徐廣謂一無法令二字是也

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
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案此紀及漢賈山疏皆言阿房始皇作獨三輔黃圖稱阿房
亦曰阿城惠文王造未成而亡始皇廣之雍錄以為不然始
皇明言咸陽人多宮小乃渡渭南營作則非初始前其實

始皇亦未竟功二世復作之而勝廣已亂其功未竟也而阿房之制所說多異正義引三輔舊事云東西三里南北五百步黃圖云東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水經注十九引關中記云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庭中受十萬人蓋規度恢宏莫能究的今以黃圖較朝宮參之則中可受十萬人者乃言朝宮關中記誤以爲阿房耳若西至步數則無從攷定矣發北山石椁

義門讀書記曰椁字疑衍

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阮之咸陽

案尚書孔序疏及儒林傳正義引衛宏古文序云秦既焚書患天下不從諸生至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乃密令冬月種瓜于麗山剛谷中溫處瓜實成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命就視之而爲伏機諸生方相論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歷終無聲唐先就其地爲塹儒鄉天寶中爲旌儒廟在新豐縣溫湯西南馬谷而此紀稱阮之咸陽夫咸陽渭北也馬谷渭南也豈馬谷中七百人自爲一戮而咸陽四百六十餘人別爲一戮邪文選西征賦注引史作四百六十四人論衡語增篇又作四百六十七人雍錄人唐李元獨異志言秦于驪山下坑儒士二百四十八人雍錄云議瓜之說似大詭巧始皇剛暴自是其有違己非今者直自阮之不待設說也余嘗謂世以焚書阮儒爲始皇罪實不盡然天下之書雖燒而博士官所職與丞相府所藏固未焚矣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叔孫通傳載二世召

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問陳勝又通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項羽紀稱魯爲其守禮義死節則知秦時未嘗廢儒亦未嘗聚天下之儒而盡阮之其所阮者大抵方伎之流與諸生一時議論不合者耳論衡語增篇亦以盡阮儒者絕滅詩書爲非實也扶蘇曰諸生皆誦法孔子豈眞識孔子之儒哉而焚阮之禍李斯爲之斯與韓非並事荀卿荀卿非古謫聖敢爲異談故非之言曰世之愚學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斯之言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同門相傳俱承荀卿之教而不自知其悖東坡曾深論之但商鞅當孝公時已言民好學問則急于農戰以國用詩書禮樂必削亡謂之六蠹若鞅者詎非李韓之嚆矢乎宜其及也韓子和氏篇言商君教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史無其事或孝公未聽從歟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

案述異記謂始皇三十六年童謠曰阿房阿房亡始皇或因有童謠而刻石乎史不言之略也

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高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

附案漢五行志引史記云鄭客從關東來初學記引至華陰史作鄭客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止而待之遂至持璧與客曰爲我遺鑄池君因言今年祖龍死而晉于寶搜神記及水經注十九引春秋後傳後書要指傳注及初學記引樂資春秋後傳同皆

以鄭客為鄭容以遺壁為致書并有文石款梓之說與史漢大異真鄭公所謂神道茫昧理難辨測者也張晏以瀾池君唐梁蕭言十道志以為始至今年當依搜神記作明年為確

皇皆非服虔曰水神是也各處並誤作今年潛正劉記論之云今字必明字之偽證有

二焉一果三十七年七月始皇崩其言驗一始皇曰山鬼固

不過知一歲事譏其伎倆僅知今年若明年之事彼豈能預

知乎幸其言不驗李白古風云壁遺錫池君明年祖龍死秦

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乃知太白

唐時所見史記本尚無謬也余又得一證文選潘岳西征賦

注及初學記卷五引史記作明年可補闕氏所未及

左丞相斯從

襄城劉氏青芝史記紀疑曰後陰謀乃趙高與李斯此處宜

並敘趙高名自是史公疏筆

望祀虞舜于九疑山

案祀舜九疑仍葬于蒼梧之謬也已說見五帝紀

渡海者

案正義以海字為江之誤史詮謂江清一名牛渚即采石磯

也秦時地屬丹陽

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

附案對昭郡國志注于吳郡餘杭下引史作西北二十里此

上會稽祭大禹

案此仍禹葬會稽之妄說在夏紀

追首高明

附案索隱正義據王劭案張敞所錄會稽碑異文不盡可依

信惟此首字作道小司馬謂雅符人情當是也有本作守者

非

以立恆常

節省宣義

案文帝名恆史何以不諱豈因恆常連文難避故耶

附案徐廣謂省一作非評林明余有丁云省或作膏與徐說

字異義同方氏補正又依字釋之曰飾整齊也即下防隔內

外禁止淫泆也省考察也即祭其為寄報過嫁也宣義者示

以殺之無罪子不得母之義也未知孰是

至榮成山

附案榮字誤正義云即山也即下各本脫成字日知錄三十

一云南史明僧紹隱于長廣郡之嶗山本草天麻生嶗山則

字本作嶗一作牢或改嶗俱非嶗字記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勞盛

一山名盛即成山古字通用漢書郊祀志蓬山武帝始皇紀正義曰榮成山即成山也案史書及前代地理書並無榮成山子向疑之後見論衡引此作勞成山見說

誤唐時諸君亦未詳攷遂使勞山并盛之名成山冒榮之號今特著之以正史書二千年之誤方輿紀要曰勞山在山東

萊州府卽過縣東南六十里成山在文登縣東北百五十里

後書蓋謂傳之誤
郭芳山黃志館道

下窮而致停

附案徐廣云銅一作銅鑿也對向說此事云下鑄三泉

機相灌輸

附案御覽八百十二引史曰機轉相輸終而復始

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窮

附案盧學士曰二句當互易之觀後云自襄公已下軼毀則

此句之爲誤倒明矣

于是二世乃遵用趙高

附案史論曰洞本遵作尊

相立爲侯王

案此敘諸王之立獨遺韓廣爲燕王何也

遂殺章曹陽

案陳涉世家曹陽乃章邯復敗周章之地非章死之地章自

到死非被殺也

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

案李斯傳諸侯叛秦斯數欲誦問二世不許而責問之斯阿

意求容以督責之術對而紀云去疾斯劫進諫必紀誤也斯

既阿意求容何能直諫况請聞而二世不許繼請而爲趙高

所責斯實未嘗一言或去疾馮劫諫而連斯之名于奏贖乎

又斯就五刑因高之譖而後文謂因諫被誅亦紀之誤二世

責問斯語與傳異此史八二不及整處未知孰實

略上形

附案李斯傳作劓古形與刑通而又劓白金字遂作形耳

謂鹿爲馬

案良馬有似鹿者價千金見韓子外儲說右上篇淮南說山

論衡講瑞篇述之高蓋依以爲計也但陸賈新語辨惑篇云

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爲駕鹿高曰馬

也與史言獻鹿謂馬異李斯傳尚有召太卜一節此從略耳

又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以黑爲黃見鄭康成禮器注又高

東蒲爲脯以惑二世故後書又苑崔琦傳云玄黃改色馬鹿

易形唐張弧素履子履忠篇云指鹿爲馬以玄爲黃潘岳西

征賦云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唐書蘇安恆傳云指

馬獻蒲先害善長皆使趙高事史祇言馬鹿一端藝文類聚

謂蒲脯事出史記李善謂出風俗通也韓子內儲說上篇云

子之言白馬以驗左右之誠高豈祖其好智歟

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

附案漢書京房傳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

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趨之此事甚僻可補史遺孟康曰

姓正名先秦博士也但秦諱正不知正先爾時改姓云何封

禪書正伯僑司馬相如傳作征或正先改從征

二世乃齋于望夷宮

案此言二世因夢祀溼故齋望夷而李斯傳謂二世封殺行

人于上林故高令出居望夷以讓之兩處異詞未知孰信使郎中合爲內應

附案徐廣請一作郎中合趙成是也各本皆欲趙成乃趙高之弟已見上文

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

案此言高謝病不朝令其婿弟劫二世自殺故不見高也而

李斯傳又言高親劫二世岐出

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

案李斯傳言高自佩璽上殿意圖篡位因殿欲壞者三高乃

召子嬰立之與紀亦異當是謀篡後告大臣公子而立嬰也

我稱病不行

案斯傳言嬰卽位稱疾不聽事高謂病因召入刺殺之此言

嬰稱病不願見高自往請遂刺殺高于齋宮兩處未知孰是

拾遺記言子嬰囚高咸陽獄懸于井中七日不死更以篋煮

七日不沸乃戮之釋史以爲附會迂怪也

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

附案此所載過秦論與賈誼書字句多異必史公略爲裁換

耳但賈論上下二篇今以下篇後段秦并至置於上篇之前

以玉篇前段秦并至置於上篇之後何其紊也蓋史公取上

篇爲陳涉世家論漢書涉傳仍史取下篇爲始皇紀論後人

妄以上篇增入此紀而又傳寫倒亂遂致次第失舊且與世

家重複矣故徐廣請一本有下篇無上篇而以秦并兼諸侯

山東三十餘郡繼秦并海內未也此本索隱亦云太史公刪過秦篇著此論當其義而省其詞褚先生增續既已混彼世家而世俗小智不唯刪省之旨合寫本論于此不同也

鈕擾白概

附案史論曰擾字從木湖本作擾誤研書作擾亦非

章邯因以三軍之眾要市于外

索隱曰此評失也章邯之降由趙高用事不信任軍將一則

恐誅二則楚兵既盛王離見虜遂以兵降耳非三軍要市于

外以求封明矣

籍使子嬰有庸王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

宗廟之祀未當絕也

案班固典引序云此言非是又此紀所附班固文云秦之積

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賈一

日之孤誤哉

至于秦王

案秦王當作始皇下文五秦王字同

安土息民

附案今本新書作安土而索隱引賈誼書安作案則當爲案

士猶言案兵也安乃案之譌脫若士士二字古人通寫律書

云兼列邦士周頌云保有厥士義並作士鄭注周禮校人職

云世本相士作乘馬竹書亦曰相士並宜作士大司徒職歸

于士鄭司馬云或謂歸于國士並曰司農之意此釋士或爲

故解爲周土呂氏春秋任地篇云使吾土靖而明浴土高
誘注土當作土至洪适隸釋隸續所載碑碣多以土爲土以
土爲土下勝僂舉矣

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

詳林明遠約言曰詳釋既云孤立無親危弱無輔已重爲子

嬰惜矣又云三主惑而終身不悟母乃責之過乎王蓋日過

秦論極古與先秦相上下但大意如一不甚變化且詞有重

裝者意生偶作未及刪定耳下文三主

故周五序得其道

附案索隱謂賈誼書五作王是也今本新書亦謬作五

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案秦惠文王八年魏入河西地于秦孝公時安得至西河之

外乎商君傳有魏惠王割河西地獻秦以和之語並誤

惠王武王蒙故業

附案陳涉世家作惠文王武王昭王新書及漢書作惠文武

昭襄文選作惠文武昭此獨遺昭王一

收要害之郡

案新書文選收上有北字是也此與世家及漢書缺

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附案四公子之封號前者多不詳注而正義于春申傳云四

君封邑檢皆不獲唯平原有地又非趙地並蓋就說索隱于

魏公子傳云地理志無信陵或是鄉邑名兩注疏陋之甚魯

頌美曰當在薛之旁裴嗣司馬貞已引之田文襲父封薛而

兼食嘗邑故號孟嘗孟乃其字猶稱薛文然也七云常在南

陽田文之趙勝封于東武城黃歇初封淮北後徙吳墟俱明

載本傳而謂之平原春申者是號而非地故韓子和氏篇言

楚莊王有弟春申君漢朱建及孝景皇后母戚兒皆號平原

君也正義以威兒之若魏公子無忌則封于陳留郡之虛陵

縣而號之爲信陵君者也魏公子無忌則封于陳留郡之虛陵

水又東逕葛城北故葛伯之國葛于六國屬魏魏以封公子

無忌號信陵此乃確證

有盜越

附案寧字各處作甯古通用也呂子不廣篇有越說趙將孔

、青事注云趙中牟人又博志篇曰甯越中牟之鄙人學十五

歲而周威公師之注云威公西周君徐廣謂越一作經或自

別有此人不必甯越非也

徐尚

附案此所稱二十八徐尚翟景帶佗未詳

昭滑

附案涉世家作邵國策新書漢書文選並作召則此作昭字

諺也甘茂傳亦作召滑至徐廣謂滑一作滑非

叩關而攻秦

附案此與文選作叩新書漢書與涉世家作叩師古注及索

隱並言秦地形高故云仰今流俗本作叩非也

逡巡遁逃而不敢進

附案世家文逡無逡巡字新書作逡巡漢書作遁巡皆無作四字連文者蓋遁即巡字而遁之所以為巡者因遁與循同也後人傳寫既誤改遁為巡又移遁配逃增干逡巡之下遂致文義重複其實逡遁為逡巡之異文謂九國遲疑不進爾若云遁逃而走即應大被追躡豈得但言不敢進乎匡謬正俗及金石文字記辨之詳矣隸釋謂四字當讀如本字以鄭固碑遂遁退讓為用史記則非也碑文政可證史記非四字連文矣

漢書平當傳贊逡遁有恥游使萬章傳逡循甚懼

吞二周

宋吳枋宜齋野乘曰秦昭王五十一年滅西周其後七年莊襄王滅東周則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與父非始皇也

執極柎

附案各處皆作敲朴臣瓚以為短曰敲長曰朴魏鄧展謂敲短杖也朴極也則此似非集解引徐廣索隱引賈論以極作槁尤非益槁之譌

銷鋒鑄鉞以為金人十二

附案各處皆作銷鋒銳句鑄以為金人十二此作鑄錄字句

雖異而于事為備

躡足行伍之間而崛起什伯之中

附案世家作俛仰阡陌之中漢書新書文選並作俛起阡陌此什字乃什之譌阡陌伯古通醜吏傳伯格長漢食貨

志闢仔佰田連仔佰仔伯之閒成羣匡衡傳南以闢佰為界郡圖誤以闢佰為平陵佰皆可證已以義言之指錢布行伍自當從人以田道論則宜從阜漢志仔伯之得謂錢布軍法千人為仔百人為伯謂行伍而此應作田道解謂涉起于田閒也注家多以行伍釋之與上行伍句複矣

而轉攻秦

附案此與世家並譌以轉在而下

千乘之權

案各處作致萬乘之權是也此作千乘非又缺致字

秦并海內

案新書秦下有滅周祀句似不可刪

以養四海

案新書云以四海養是也此誤倒養字

而以威德與天下

附案新書此威字乃盛之譌

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

附案徐廣謂一無壞宗廟與民五字甚是二世無壞宗廟之事更始作阿房宮為句謂復作阿房宮也

襄公立

襄公立

附案此篇是秦記魏了翁古今攷謂班固明帝時所得也史

公言秦焚書獨秦記不滅故東漢時猶有存者後人遂并班固語附載本紀之末以備參證史詮及丹鉛錄並云古本自

襄公立以下低兩字別于正文今本平頭刻殊失其舊矣而

索隱以為馬遷重列則誤也史以傳信無一事兩書之理史

記中惟此及鄭生傳有之皆後人附益非遷史元文然鄭道

元尚錯認此記為遷史何論小司馬哉此記簡古有法先秦

文字不可多見非它附益者比故取而校之

死葬衙

樂秦本紀作葬西山正義引括地志及世紀秦陵山為據則

此言靈公葬衙似非也

葬宣陽聚東南

案紀作葬平靈宣平陽有宣陽聚乎

初志閏月

日知錄二十六日宣公以前皆無閏每三十年多一年與諸

國之史皆不合矣則秦之所用何正耶

繆公學著人

案索隱云善即宁也攷呂氏春秋尊師篇繆公學于百里奚

公孫枝豈其先嘗學于宁門之人乎楊慎曰三代之君必學

于首德以為師保而繆公乃學于宁人以刑餘為周召以法

律為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徵趙

高得以殺扶蘇終于亡秦寺人之禍也史書之醜之也

寺人未必是

共公享國五年

案共公無五年在位四年也說在秦紀

桓公享國二十七年

案七字當作八說在紀

生畢公

案諡法無畢當依春秋作哀公秦紀不誤此與十二侯表稱

襄公吳起春秋閏閏內傳作栢公同誤素隱于秦紀引此作

理九妄

惠公享國十年

案惠公在位九年說在紀

葬車里康景

評林曰康景二字疑衍或下有闕文

葬僖公西

案此記兩稱僖公而秦之諸君無諡僖者索隱于上景公注

云一作僖公當是景公之誤

生刺襄公

案秦紀及六國表作厲共公獨此作刺襄公正義又謂刺一

作利蓋厲與恭通即共也諡法有利與厲字義同音近而利

字復因形聲相鄰致譌猶陳厲公之為利公爾

葬入里

徐廣曰一作人疑是也

葬櫟園氏

案以下文陵園鄰園弟園例之則此氏字疑衍

生靈公

案此與表並言懷公生靈公必是生昭子之誤秦本紀明言靈公懷公孫表亦言懷公太子之子爲靈公卽此紀下文固云靈公昭子子也

肅靈公

案紀表皆作靈公小司馬言紀年世本無肅字則此爲誤增當衍之

生簡公

案簡公者靈公之季父懷公之子厲共公之孫此以簡公爲靈公所生大誤亦猶十二侯表以簡公爲惠公子索隱以簡公爲厲共公子也

其七年百姓初帶劔

案紀表並在簡公六年

葬承陵

案惠文悼武皆葬于畢此乃陵名猶前言惠文葬公陵也

孝公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華

案紀于獻公十六年書桃李冬花疑一事誤書

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

案惠文悼武昭襄三君俱立于十九年亦奇

立四年初爲田闢降陝

案此乃孝公十二年事而以爲昭襄四年誤矣

二世生十一至而立

案紀云二十一年立此云十二蓋譌倒耳紀言二十一者以踰

年改元言之此言二十者以始皇崩年言之

有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

案表自襄公元年至二世三年實五百七十一歲此誤索隱

秦紀正義所說年數亦誤也此記是秦史官所錄史公采以

未作史記者何以誤端必見益繁辭避變簡素度更並屬傳寫

乖譌非秦記之舊矣

孝明皇帝十七年

附案孝明以下乃班固因有召問遷書及作典引一節遂別

著此篇并所得秦記錄之當時必另傳于世後人取入史記

附載于茲故謂此篇他人作者妄謂與典引同作者亦安何

以言之典引序稱承平而此云孝明皇帝是追述前事非承

平時所撰甚審典引序但稱十七年而此云十七年十月十

五日乙丑若孟堅自爲何能悉其日月典引稱臣而此云

吾讀秦紀則非對君之言可知

史記志疑卷五終

番禺劉昌臨沈葆和沈敏權校字

仁和梁玉繩撰

項羽本紀第七

下羽人也

案郡以統縣縣以統鄉鄉以統里論史法但當書郡縣有德位殊起者則著其鄉里乃史公所書參錯無準是亦體例之不合也班彪嘗議遷述並時之人或縣而不郡豈特不郡哉

字羽

案古人之字大約一字居多其加子者男子之美稱也然高祖功臣敘射陽侯之功云破子羽序傳云子羽接之子羽某處破子羽于陰下齊連子羽城陽則此似宜曰字子羽

魯稱守通謂梁曰

案漢書籍傳作項梁語非通謂梁也敘事過異未知孰實

廣陵人召平于是為陳王徇廣陵

案廣陵楚漢之間為東陽郡而斯時陳嬰已下東陽疑召平以凌人為陳王徇凌非廣陵也觀漢書陳勝傳凌人秦嘉事自見凌縣屬泗水陳涉世家作陵人秦嘉古字通用下文集解引世家作廣陵人乃誤增一廣字荀紀作陵人召平亦一說

使使與逆和

附案與上脫欲字他本及漢書有

蒲將軍

附案服虔謂英布起蒲因為號師古索隱非之是也吳斗

南以為棘蒲侯柴武亦非此猶高紀之副武侯史失其姓名不知何人也

逆無道
附案逆上脫大字他本及漢書有

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

案前此皆稱項籍此後忽改稱字而不名何也高紀則皆稱字

居鄭人范增

案索隱引荀悅漢紀云阜陵人阜陵屬九江居鄭乃廬江未知孰是然今本漢紀作居巢豈傳寫改之手

別攻城陽

附案成陽縣屬濟陰非城陽國之城陽也史漢成陽之與城陽往往互書蓋古字通借不定是誤然因此亦頗淆混矣

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

案評林董份云項羽不宜自稱季父之名沛公于羽前亦必不名其季父項梁字誤也史註云當作武信君余謂高紀項羽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與此同誤

陳餘為將張百為相

案陳餘是時將兵在鉅鹿北未入鉅鹿城此陳餘為將四字因下文有之而重出者當衍去

項羽為魯公

案懷王封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上文敘諸將之遷爵獨遺

子羽故此言爲魯公亦無來歷
諸別將皆屬宋義

附案漢紀云宋義故楚令尹大事記曰懷澄義爲元帥善非
特喜其知兵亦以楚之舊舊大臣故尊任親倚之使漢不載
義爲楚令尹荀氏所據必楚漢春秋也

王卒食芋菽

附案徐廣云芋一作半漢書是半也臣瓚曰食蔬菜以菽雜
半之索隱引王劭曰半量器名容半升亦通劉孝標廣絕交
論莫肯費其半菽東坡詩願君五稔手招此半菽魂則芋字
雖若可通而實非已

楚王陰令羽誅之

附案古人亦自稱字漢書匡衡傳注引衡與貢禹書言匡鼎
白後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述閔貢語云閔仲疑豈以口腹
累安邑邪漢書羽作籍

諸侯皆屬焉

案諸侯下疑缺將字漢書作兵皆屬焉

珍寶盡有之

附案范增曰沛公入關財物無所取沛公謂項伯曰吾入關
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樊噲謂項羽曰
沛公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又高紀
謂沛公封秦寶財物府庫是高祖之不取秦寶物皆張良
樊噲一諫之力而曹無傷珍寶盡有之語徒以媚羽求封耳

但蕭相國世家云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先金帛財物之府
分之然則曹無傷之言未盡虛妄謝項羽之玉璧與亞夫之
玉斗高祖何從得之可知非毫無所取也

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

案高帝此時尙未爲王且前後俱稱沛公何忽于張良三稱
大王耶曹無傷世家作沛公是

足以當項王乎

案羽時亦未王故沛公稱羽將軍以其爲諸侯上將軍也史
乃預書爲王此下項伯曰項王范增項莊曰君王張良樊噲
曰項王大王沛公曰項王凡書王者二十八似失史體曹無
傷世家樊噲傳及漢書俱不言王甚是惟樊噲語未盡改耳

具以沛公言報項王

案項伯之招子房非奉羽之命也何以言報且私良倉沛伯
負扁鵲之重罪尙敢告羽乎使羽詰曰公安與沛公語則伯
將奚對史果可盡信哉

則與一生義肩

案生字疑誤義肩不可生食且此物非進自庖人卽撤自席
上何以生邪孫侍御云蓋故以此試之也

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

附案徐廣謂一本無都字是也攻世家陳平以擊降殷王拜
都尉在漢定三秦之後而定三秦在漢元年八月鴻門之會
在十二月則平此時不但未爲都尉并未賜爵爲卿乃爲尉

也

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新彙紀信等四人持劔盾步走從郢山下道芷陽開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百度我至軍中公乃入

案鴻門者鴻門亭也霸上者霸水上也漢書高紀孟康注謂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水經注十九卷謂自新豐至霸城五十里自霸城西至霸水十里然則霸上與鴻門相隔七十七里矣沛公罷飲脫歸行七十七里而項伯之夜來夜去且馳一百五十四里何以言四十里邪水經注又謂鴻門在新豐城東三里無十七里是亦六十三里不得稱四十里而芷陽即霸城又奚云二十里乎郭緣生述征記謂鴻門在霸城南門數十里稍為近之而酈道元議其學而不思則不足信也又董份曰當時鴻門之宴必有禁衛之士詞訊出入沛公恐不能輒自逃酒且疾走二十里亦已移時沛公良噲三人俱出良久羽在內何為竟不一問而在外竟無一人為羽之耳目者矧范增欲擊沛公惟恐失之豈容在外良久而不亟召之邪此皆可疑徐氏測議曰漢祖脫身至軍滯陽疑之固當然觀史記敘漢人飲中坐多有更衣或如廁竟去而主人不知者意當時之飲與今少異又聞有良駿行四十里而酒杯猶溫者漢祖之能疾行得此力也其所云步走或史遷誤董徐二君之辨俱不必疑余所疑者鴻門霸上之里數不合耳

聖數定則時之久暫可知矣當日沛公借如廁得出與良噲數語即去為時元不甚久而古人飲酒與今殊禮蓋以出外為嫌車騎猶在更復何猜況羽已使陳平召之何嘗竟置不問若論禁衛詞訊則彼尚不能禦樊噲之入烏能止沛公之出乎度至軍乃人亦約略之詞想張良必祇度其追不可及而即入焉壯士步走數十里固事之常不得以史公為誤也紀信漢書作紀成乃紀通之父未知孰是索隱謂漢書作紀通安已孫侍御云里數當以史為信

項羽引兵西屠咸陽

案前已屢書項王此後又攙三語曰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曰項羽方渡河救趙曰引其兵降項羽何也

先下河南郡

案漢書籍傳無郡字是此衍河南郡高帝二年始置

徙趙王歇為代王

案代王都代遼東王都無終膠東王都即墨此紀于諸國俱言所都而三國獨否蓋缺也

王九郡

附案項羽王梁楚九郡史漢皆不詳注家亦略史詮謂泗水碭薛東海臨淮彭城廣陵會稽鄣九郡然臨淮郡漢武帝元狩六年置彭城郡宣帝地節元年置廣陵國非郡武帝元狩五年更江都國為廣陵中開為郡止三年鄣郡之置未知何時秦無鄣郡豈羽置之乎經史問答言秦于楚地置十郡項

王以漢中封高祖九江封英布南郡封共敖長沙爲義帝都而自得東海泗水薛會稽南陽黔中秦于梁地置三郡項王以河東封魏豹而自得碣東郡凡得郡八據史記益以楚郡適得九郡之目然秦無楚郡恐是誤會楚世家之文南陽黔中中隔數國豈能遙屬于楚程全兩說俱難信惟錢宮詹大昕漢書攷異謂史稱九郡者據當時分置郡名數之引高紀六年封荆楚二王地作證以泗水東陽東海碣薛郡吳會稽東郡爲九甚確

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

案縣布傳言九江王使將追殺義帝于郴與漢書合而此與高紀謂是衡山臨江殺之師古漢書高紀注曰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者布也江中當依高紀作江南指郴縣言若江中則殺于道路矣又攷義帝之殺此與高紀在漢元年四月而月表在二年十月縣布傳在元年八月漢書從月表然究未知的在何月義帝以元年四月自臨淮盱台縣徙桂陽之郴使人趣其行不及一月可到英布等追而殺之則甫及郴即被弑矣疑四月爲是

田榮問項羽徙齊王市膠東

案此後宜稱項王矣而忽呼項羽者四曰田榮問項羽徙齊王市膠東曰項羽問漢王皆已并關中曰以齊梁反書遺項羽曰項羽遂北至城陽又呼其名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俱當改項王

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

案紀表傳皆言田榮殺田安惟漢書高紀籍傳云彭越殺之與年表傳異豈是時越受榮將軍印而爲之驅除邪然越傳何以不書

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

案高紀及陳餘傳皆無張恐非二人借說也

逐其故主趙王

案趙王歇乃陳餘之故主也其字當衍

齊趙叛之

案齊叛指田榮擊殺田都田市田安并王三齊也趙叛指陳

餘破常山王迎還趙歇也然趙叛事在二年此時尙未當依漢書作齊梁叛之爲是下文張良以齊梁反書遺項王可證指彭越反梁地也

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

案冬當作春事在春也

春漢王部五諸侯兵

案春當作夏下文四月二字亦當移此事在夏四月也又史

不數五諸侯爲誰注者復多異說應劭曰雍翟寒殷韓如滄

曰寒翟魏殷河南徐廣曰其貞同韋昭曰寒翟殷韓魏師古曰常山

河南韓魏殷顧所說字節同劉放刊誤曰河南韓魏殷趙吳仁傑補

遺曰寒翟魏韓趙全氏經史問答曰魏韓趙齊殷余攷雍方

被圍自不與其列寒翟殷河南俱已亡國常山開關入漢安

得存兵谷家所數祇韓魏趙齊爲可信蓋魏趙從軍皆見于其傳韓王之從軍見于月表合齊擊楚見于淮陰傳是得四諸侯兵而其一必衡山也衡山王吳芮之將梅銷白高祖入武關時即以兵從故令甲稱芮至忠封長沙王則彭城之役有不屬在行間者乎漢書攷異引董穀曰注家牽引諸王以足五數項籍傳贊云將五諸侯滅秦又擊何人當據故七國以地言不以王言漢定三秦卽故秦地項羽王楚卽故楚地其餘三晉齊燕爲五此說恐非羽所將之五諸侯是趙齊燕魏韓五王

是時呂后兄周呂侯

案水經注二十三云楚漢彭城之戰呂后弟周軍于下邑而史漢俱作呂后兄未知孰是但道元誤以澤名周安知不又誤以兄爲弟邪呂澤是時未封依史法不當預稱周呂侯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

附案高紀及漢書此事在羽東擊彭越之後當三年六月今并書于五月守滎陽下者蓋終言之于文法爲連敘亦猶上文敘陳餘破張耳迎趙歇一節是二年事而因陳餘說田榮遂并敘于元年也

漢之四年

附案此以下所敘之前後倒置不但與漢書異并與高紀不同恐係錯簡細校如左漢之四年當在後擊陳留外黃同上湖漢書高紀籍傳曰明

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阿越及成皋之前此書于拔成皋後一誤也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此不占項聲而又謂渡河擊東阿一誤也漢土得淮陰侯兵

案淮陰侯當依高紀作韓信下文五稱淮陰侯同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

案漢王使盧縮劉賈將兵佐越擊破楚軍其郢西燒其積聚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此但言賈佐越擊破楚軍似大則高紀越傳及漢書觀之此下應接項王乃謂春等一段

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

案此卽下文項王合曹咎守城皋而引兵定梁地之句越傳所謂越北走殺城者也在此紀中于事爲重出于文無所附當衍之

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廢武就放倉食

附案此乃敗海春侯後事當在下文項王信任之句下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

案此以下至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一段當在漢軍畏楚盡走險阻句下而衍去已定東海來五字蓋之東句卽下定梁地十餘城事于文爲錯出也相守數月

案漢書高紀籍傳皆無數月二字是也此時爲漢四年十月

纔軍廣武不得便言數月當是一月

于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開而語

附案義門讀書記云開藝文類聚引作淵然以孟注兩城相

對觀之則如字也余攷水經注七曰西廣武漢所城也高祖

與項羽臨絕淵對語盡羽十罪羽射漢祖中曾處東廣武項

羽城之夾城之開有絕淵斷山謂之廣武淵項羽叱婁煩于

其上矣故藝文類聚九引作淵則今本史漢俱譌義門見史

漢竝作開字遂以孟康注實之而不知孟注乃指廣武城言

也又范曄傳言秦昭王四十二年城河上廣武則廣武城恐

不盡是楚漢所築

破齊趙

案韓信破趙已踰年矣非破齊一時事此與高紀皆多一趙

字漢書無

乃使龍且往擊之

案楚救齊之役此及淮陰田儻傳止言龍且為將而高紀兼

言周蘭灌嬰傳兼言雷公蓋紀傳互見也但漢書籍傳謂羽

使從兄子項它為大將龍且為裨將救齊舍主將而書偏裨

何也

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

案此與高紀皆多一戰字當衍之漢書無戰騎將三字

韓信因自立為齊王

附案信以四年十月破齊十一月殺齊王廣因以書之自立

為假王漢因事而封之在二月高紀月表田儻淮陰傳皆云

然其實信自立為齊王在十一月與漢王書言假王聽真情

耳續古今攷諸信自立為王在十一月其使人可古與漢王

言假王者乃擅自自立為王之後始請之

大司馬各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剗池水上

附案高紀及漢書紀傳皆無翳塞王三字此後人妄增之何

者翳降漢後雖與欣同叛歸楚而不復再見蓋欣與項王有

舊恩故得棄取而仍任用之非翳可比矣惟欣曾封塞王後

文稱故塞王甚合乃此及高紀竝以長史稱之漢書亦然或

疑此當衍長史翳三字曰否後文又有長史欣也盧學士云

翳塞王三字必非史記本文觀下但舉答欣兩人可知翳傳

為都尉不為長史又欣既稱塞王則翳亦當稱翟王此數者

皆不協故知非也

是時漢兵盛食多

附案此紀譌舛之處已說見上今依文簡敘當云項王進兵

圍成皋至合其不得西渡河二十四字漢王得淮陰侯兵

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

楚積聚王九下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王乃東

行漢之四年擊陳留外黃至是以項王信任之漢上則引兵

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放食食當是時項王在淮陽王盡

走險阻項王此下則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紀楚

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

歸漢王父母妻子

案月表及王陵傳稱太公呂后較之此與高紀作父母妻子為安且是時孝惠未為楚虜而如滑晉灼漢書注引漢儀注言高帝母兵起時死陳留小黃則此時亦不得有母媼也文選陸士衡高祖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媼來歸亦非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

附案金石錄載金鄉守長侯君碑云侯公諡安國君趙曰高祖紀侯公封平國君此碑言安國既不同而平國君乃生時稱號如婁敬為奉春君之類碑以為諡恐非余疑諡當作號解說在孟嘗君傳

建成侯彭越

附案越為魏相國未聞封侯蓋所賜名號曹參亦有建成侯之稱本傳不載

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

案此段頗有缺誤當云韓信乃從齊往彭越乃從魏往劉賈軍從壽春迎黥布並行屠城父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黥布皆會垓下

有美人名虞

附案徐廣云一作姓虞氏是漢書全叢史記政作姓虞氏也是時赤泉侯為騎將

案楊喜封赤泉侯在七年漢書改稱楊喜是也此兩稱赤泉

皆當作楊喜又索隱謂漢書表及後漢作喜音火志反而今本俱作喜惟魏釋楊震碑作楊喜蓋古字通用猶以喜為喜也

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

案此二語上稱籍下稱項王竟似兩人矣未免語病分其地為五

附案評林謂宋本分字上有故字史註以為今本缺然宋倪思班馬異同無故字倪所見必宋本也分其地通鑑作分其尸非分其地為五當屬下文謂分地以封呂馬童等五人為侯耳其地不必定泥作楚地

葬項王穀城

附案水經注八云穀城縣故春秋之小穀城有項羽冢今彭城穀陽城西南又有羽冢非也日知錄三十一云注引皇體以為東郡之穀城與雷侯所葆黃石同其地不然矣宋孫復春秋尊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益而宋李石續博物志疑穀城二冢是身首異處亦非無見

玄武侯

明陳子龍史記測議曰侯表中不見豈始封而即廢歟吾聞之周生曰舜目益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

案示兒編謂舜重瞳子因舜典明四目而誤或當然也古來重瞳者不盡作天子劉晔新論命相曰顏回重瞳它若

書王莽書涼州呂光梁書沈約隋書魚俱羅五代史記後梁朱友孜及南唐李煜俱是重瞳舜履帝位豈僅因異相而項氏又豈舜後郟項乃以國爲氏者春秋魯僖公滅項其後楚取以封其臣遂稱項氏其初姓不著豈楚之支屬歟于舜何預焉論衡骨相奇怪兩篇言項羽自謂虞舜之後皆附會此說以誣羽耳

高祖本紀第八

字季

案季乃是行高祖長兄伯次兄仲亦行也史以季爲字與索隱以季爲名並非若季是字則張釋之何以字季乎高祖名邦與兄名喜弟名交同索隱引項岱謂卽位易名非論史例帝名于本紀之首宜一見藝文類聚十二引史曰高祖諱邦字季恐不可信蓋所引多刪改也

父曰太公母曰劉媪

案馬班以漢人紀漢事寧有不知高祖父母姓名之理乃太公不書名母媪不書姓豈諱而不書如諸帝之不書名邪然諱名不諱姓母媪無姓又何說皇甫謐謂太上皇名執嘉媪王氏名含始王符謂名媪並見史注後書章帝紀注云名媪一名執嘉唐書世系表云豐公名仁太公名媪字執嘉索隱又引班固泗水亭長碑云母溫氏諸說不同顏師古斥皇甫謐等爲妄嗣後古今攷容齋五筆續真子俱從師古以爲不可信而宋王楙野客叢書宋費衮溪漫志及周巽居林又

力辨師古之非以皇甫等所載可補史闕異疑莫能明也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于其上

案媪所夢者神也太公所見者蛟龍也論衡吉驗奇怪篇南引此紀皆作蛟龍漢書作交龍非然其事甚妄說在殷紀單父人呂公

案索隱引漢舊儀云汝南新蔡人引相經云魏人未知孰是又云呂公名文字叔平也後封臨泗侯追諡宣王

卒與劉季

案史稱劉季凡十一此稱在當時人則可遷數呼之可乎且忽曰高祖忽曰劉季于例亦雜也此等處漢書爲密

生孝惠

附案史詮謂宋本惠下有帝字班馬異同本亦有則今本脫也下文見孝惠句亦脫帝字漢書皆作孝惠帝

皆似君

附案漢書作皆以君如淳曰以或作似師古曰不當作似則史記誤也宋書符瑞志亦作以字論衡骨相篇誤仍作似字右以字作巨與似通故誤作似左傳

不敢忘德

淮南集辨惑曰此但其術可貴耳何德之有

到豐西澤中止飲

案漢書作澤中亭師古曰其亭在澤中因爲名則此似脫

亭字若但言澤中豈能止飲乎

前有大蛇當徑

案賈子春秋篇新序雜事二謂晉文公之興也蛇當道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而蛇死漢高之興也亦蛇當徑斬蛇而姬夜哭宋書武帝之興也大蛇見洲裏射之而青衣擣藥何前後事之同乎朱子語錄以高祖赤帝子之事為虛稽古今攷言斬蛇事是偽為神奇史公好奇載之凌稚隆漢書評林引明教英曰適然蓮蛇而斬之無足怪者若神母夜哭神其事以鼓西行之氣耳田單守墨而天神下降陳勝首禍而魚腹獻書類可槩見芒碭雲氣亦此類

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

淳南集辨惑曰珍字不安漢書改為齊是矣

攻胡陵方與還守豐

案月表在二世二年十月漢紀同此誤在元年

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咸而還

案章為章邯所敗自剄而死非還也

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項氏起吳

案趙為王在元年八月燕齊魏在九月與沛項竝起此并敘于二年非也又攷陳涉世家及魏豹傳魏咎之立出于周市非若燕趙諸人之自立也故咎為王凡十月而三月不居其位周市虛位待之月表書曰咎在陳不得歸國又書曰咎白陳歸立所以成周市之志衛夫豈自立哉

泗川

附案秦有泗水郡益川乃水字之譌古水作也高勃世家及漢書高紀續郡國志並譌作泗川

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

附案評林余有丁云此一周市也書法如此疑誤史詮謂是兩周市故下加魏人以別之漢書作魏人周市略地豐沛無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十一字或以為當衍皆非也趙太常云未戰二字乃不了語沛公因聞豐反遂引兵去方與而往攻豐也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九字當移在周市來攻方與之上則文順而明矣

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

附案從陳謂追討尼乃尸之譌師古曰古夷字胡三省引類篇云古仁字漢書樊噲傳可證史漢他處皆譌作尼而曹參傳又作於則孟堅誤矣司馬其姓尼其名秦之別將與下文趙別將司馬卬同一句法劉攽云別將當連下句讀言章邯身從陳而合別將定楚耳劉說本安隱

沛公還引兵攻豐

案月表云拔之雍齒奔魏與漢書高紀同此文不備

居數月

案月表及漢紀立懷王在六月攻亢父在七月中間只隔數十日安得謂居數月乎疑月當作日

秦二世三年

案此當在後文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句上誤書于此
標悍猾賊

附案猾字不似羽之爲人蓋禍字之譌漢書作禍賊師古曰
好爲禍害而殘賊也

今項羽標悍今不可遣

案徐廣謂一本無下今字余謂上句云今誠得長者往似不
便連用三今字標悍亦復依漢書作項羽不可遣爲是

乃道陽至成陽與杠里秦軍夾壁破魏二軍

案史詮云各本與杠里屬上句誤也時秦軍屯杠里漢軍亦
屯杠里與之對壘故曰夾壁破魏之魏當作秦漢書魏作其
是也史詮之說甚協漢書誤成陽爲陽城則不可從蓋魏側
耳城陽在濟陰陽城在潁川史漢成城二字通用

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

案此乃項羽救趙之兵也方敘沛公入關事不應忽插入楚
軍況下文總敘項羽救趙破秦將王離降章邯則此爲重出
明矣漢書無此十字當衍宋劉辰翁評班馬異同云維楚軍
于破二軍下則疑于楚漢與彭越俱攻秦

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
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
并攻昌邑昌邑未拔

案月表秦三年十二月沛公至栗得皇欣武蒲軍與秦戰破
之二月得彭越軍昌邑又漢紀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剛

武侯奪其軍與魏將皇欣武蒲合攻秦軍破之二月從陽北
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然則先遇剛武後遇彭越
也先至栗後至昌邑也先合兵破秦軍後攻昌邑未拔也乃
此謂遇彭越在遇剛武之前誤一斯時無與秦戰不利之事
誤一遇彭越昌邑因與攻秦不利還栗似未曾奪剛武合魏
將而已攻昌邑至後攻而未拔爲復攻昌邑誤三以與彭越
爲攻秦以奪剛武合魏將爲攻昌邑誤四準義驗文當云秦
二世三年上說見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
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俱攻秦軍戰破之遂
西書是破之還字亦必逐字之譌遇彭越昌邑因與并攻昌
邑昌邑未拔至若剛武侯不知爲誰史失其名姓武蒲當依
漢書高紀作武蒲此與月表皆作蒲非也一字每以形近互
譌說在十二侯表晉厲公元年

于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市
附案漢書作假旗幟劉辰翁從更字解以爲欲合見者驚非
昨比余謂假旗幟是引兵還時事索隱引楚漢春秋曰上帶
攻宛匿旌旗人銜枚馬東舌兵法所云出其不意也更旗幟
則圍宛三市事兩者皆通

高武侯總

附案晉灼謂卽功臣表臨韓侯威總是也高武蓋初賜名號
侯師古以爲別一人恐非

襄侯王陵

漢書地理志封王陵爲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兩陽南陽有
穰縣穰當爲穰無木字省此說是也臣瓚謂韓成封穰侯江
夏有襄是沒所封師古又謂王陵非安國侯皆不然下文云
因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呂后于沛功臣表云以廩將別定
東郡南陽漢表云以自聚黨定南陽陵本傳云自聚黨數千
人居南陽又張蒼傳云蒼以客從攻南陽坐法當斬王陵見
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合而證之則此王陵卽安國
侯明矣穰侯者或沛公初封之或陵聚黨時自稱之均未可
知蓋陵封安國在後而前此凡爲二侯五年臣瓚注引漢帝
年紀云信平侯陸陵信平當是名號非故杜括位次曰信平侯也與穰侯爲二豈
信平又別一人乎若項羽封韓城爲穰侯在漢元年四月以
後陸實先之江夏則更不相接全氏經史問答亦云

遇番君別將梅鋗與皆降析郟

附案史註曰胡本偕作皆說

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
又與秦軍戰于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

案月表留侯世家及漢書紀傳沛公以秦二世三年八月攻

破武關九月秦遣將距峽關關在藍田南張良說沛公張旗

幟爲疑兵使酈生啗秦將以利秦軍解因引兵繞峽關踰黃

山擊破之藍田南產錄曰藍田山者繞出峽關之西敘次甚

明此紀不書破武關及踰黃山事則武關乃峽關之誤當云

乃用張良計益張疑兵旗幟使酈生在說秦將啗以利因襲

攻峽關破之又與秦軍戰于藍田南而陸賈二字似衍蓋留
侯世家陸賈傳及漢書張陸兩傳荀悅漢紀皆無之疑此與
漢書高紀並妄攙陸賈耳

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案漢書刑法志曰漢興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
尚有夷三族之合又攷惠帝四年始除挾書律呂后元年始
除三族罪妖言合文帝元年始除收斂諸相坐律合二年始
除誹謗律十三年除肉刑然則秦法未嘗悉除三章徒爲虛
語續古今攷所謂一時姑爲大言以慰民也蓋三章不足禁
姦蕭何爲相采摭秦法作律九章疑此等皆在九章之內史
公只載入關初約耳

十一月項羽果率諸侯兵而欲入關關門閉問沛公已定關
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

案十一月當移在上文召諸縣父老豪傑句上衍去中字而

十二月中四字當在項羽果率諸侯兵西向上葢約法三章
在十一月羽破函谷在十二月月表及漢紀可證也

聞項王怒

案高祖紀書項羽尊君之體宜然況此時羽尙未王尤不宜
預呼之下文云項王使卒三萬人從項王北擊齊項王不聽
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紀中前後皆稱項羽何忽呼王蒼五

皆當作項羽

因以文論項羽

案羽紀及漢書乃項伯言之于羽非以文論也此誤

吾家項梁所立耳

案項梁當作武信君說在羽紀

乃伴尊懷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

案正月當在乃伴尊懷王上命字下當書二月漢紀表與月

表可證

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

案燕王臧荼攻殺遼東王韓廣在八月此并書于二月分封

時非也

諸侯各就國

案十八王已見項羽紀此處可省乃祇敘十三王而無魏豹

田安田市田都韓成又諸國皆言所都之地而代王獨缺其

故何邪

韓信說漢王

附案說漢王之韓信據韓信傳以爲韓王信據漢書高紀以

爲淮陰侯蓋緣名姓無殊遂彼此雙載師古兩疑之曰豈史

家謬錯乎將二人所勸大指實同也因生斯疑後竟有以韓

王信爲誤而實指淮陰侯者不知徐廣明云韓王信非淮陰

侯信師古豈未檢徐廣史記本郭漢書評林明王慎中曰是

時淮陰尙未知名班據認爲淮陰信故特爲補出拜將一節

而以此說爲問計之詞及其傳韓王信仍以此說入之何自

相矛盾合從史記元注

後田都

案田都走楚非被田榮殺之也此誤

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己也合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子陳

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于代復立爲趙

王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

附案破常山迎趙歇等事在二年十月而此與羽紀皆書于

元年者蓋餘之說榮在元年榮并三齊之時觀陳餘田儵傳

自明史遂順摭以終其事不復另敘非他處誤亂比也故二

年但書曰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

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

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

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

附案漢王定三秦當依此紀在八月爲是月表淮陰傳皆云

八月將相名臣表亦云秋也漢書襲雍圍廢丘于紀在五月

于表在七月自相抵牾而均非事實蓋四月罷兵就國未必

驗月即出兵襲雍漢書蕭何傳言何諫漢王願王漢中養其

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漢王善之則是時漢方暫

務休息豈有坐不暖席便爾東伐乎況自戲下罷兵至兩鄭

自南鄭至雍往返遼遠非旬日可徧者哉當是七月起兵至

八月而襲雍也

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

聽使韓信擊破之于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

外置河南郡

案塞翟之降在元年八月蓋楊于班王之敗寧風而降也此書于二年之晉殊非事實至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皆元

二年春定塞翟魏河南韓殷國非至是塞翟始降而置郡也

且上年紀中有略定上郡語上郡是翟國若二年始降何以

元年八月有略定上郡之又乎塞與翟偕降可互證也惟中

地屬雍章邯殺後始置事在六月此言與隴西等郡同置誤

矣又月表及漢紀以拔隴西在二年十一月拔北地在正月

漢異姓表以拔隴西在十月拔北地在十二月並謬元年八

月已定雍地故有略定隴西北地語時章郡止守廢巨耳

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

案至陝在十月還在十一月張耳來亦在十月此紀皆書于

正月非

更立漢社稷

劉辰翁曰漢書此處有復關中除租稅置三老舉行能賜酒

肉等語是兵罷規模宏大收拾人心處子長失之

新紀三老董公避說漢王以義帝死故

案董公乃鄉三老也新城是鄉名其名舊矣至惠帝四年遂

置為縣此時新城尚未為縣也但汝漢白官表言鄉有三老

不言縣亦有三老而漢書高紀二年有擇鄉三老一人為縣

三老之令大事記據之直書置縣鄉三老不知表中何以不

誠可疑也杜暉亦有縣三老楊信碑又潯南集疑或曰軍公
進說漢王殊切于義理故孟堅全載其說而遷但云說以義
帝死故太簡而不備且止于義帝死故則謂之告可也何必
云說哉

悉發關內其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

經史問答曰史記注皆不得其說師古略之梅福以為一軍

由三河以攻其北一軍浮江漢以攻其南是矣然本紀不載

南下之軍則竟失之也水經注高祖二年置長沙郡又置黔

中郡蓋南下之軍自漢中出先定二郡而有之長沙乃義帝

之都而黔中則項王南境乘虛取之所謂南浮江漢也是足

以補遺梅福乃胡三省身之也

乃取漢王父母妻子于沛

案下又云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說在羽紀

塞王欣亡入楚

案漢紀云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此缺不具

更名廢丘為槐里

附案秦之廢丘周之天丘也更名槐里漢志云在三年非也

當依史二年為是但竹書周懿王十五年王自宗周遷于槐

里則槐里之名久矣豈高祖復其舊歟抑竹書不足憑也

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

案布之歸漢在三年十二月獨此書于二年六月已後誤

破楚京索間

案破楚事漢紀書于二年五月在六月立太子前與羽紀念此設在後

三年魏王豹請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使酈生說約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

案豹之反在漢二年五月淮陰傳作二年六月已誤此紀及曹相國世家作三年九誤漢使酈生說豹與遣韓信擊豹皆在二年八月虜豹在二年九月此紀并書于三年亦誤又太原郡屬趙地漢滅趙王歇始置乃墮入魏地更為誤矣月表言河東上黨是淮陰傳又失言上黨也漢紀亦誤仍史連言太原

子陳平金四萬斤

附案史漢皆言四萬斤而唐李嗣真諫武后用來俊臣疏作一五萬斤

漢與楚相距祭陽數歲

案漢以二年五月屯祭陽三年五月出祭陽月表作七月出說連開計之首尾纔十四月何言數歲乎當作歲餘為是上文固有相距歲餘之語也

漢擊壁不與戰

附案漢下當有王字史註曰湖本缺也

漢軍小倫試南

附案齊字一本作鄉是也漢書作鄉師古云鄉讀曰鄉

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

案此以下敘事例亂幾不可讀當云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

郭西此處缺缺遂復下梁地十餘城項羽乃謂海春侯大

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

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淮陰已受命東淮陰字

信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

擊項羽

四年韓信用蒯通計遂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

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間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趙字衍

紀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不書主將項漢果數挑

楚軍漢軍有戰字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

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

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不日故塞王面曰項羽在

睢陽在字做羽紀開海春疾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

于梁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

老弱罷轉饑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間當作語項

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

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王病甚因馳入成皋韓信與戰戰

行說在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漢書無殺龍且齊王廣韓彭

越薛彭越上破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

糧食漢王病愈病愈上從漢書西入關至關中兵益出韓信

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立韓信為齊王項羽聞龍且軍

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當此時彭越將
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劉辰翁曰越苦楚兵此漢
未必無意辰翁說是漢書謂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
彭越田橫若楚似至堅誤
至陽夏南止軍

案自此至大會垓下皆五年冬事說在四年也

漢王敗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武王
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

案此事各處所書不同當云漢王衍敗固乃使使者召大司
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衍之武王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

梁諸侯皆大會垓下隨何不過謁者僅說九江王一見此時

諸侯大會無緣置身其間也史漢各處元無何字

立武王布爲淮南王

案布王在四年七月此誤書十四年之末應在歸太公呂后

前徐氏測議曰黥布稱武王本傳不載當是叛楚以後未歸

漢以前假爲此號猶項羽自稱霸王楚熊達及趙
倫並稱武王

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

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

帝後

案續古今攷云太史公豈信筆乎韓信是時爲齊王書曰淮

陰侯漢王未爲皇帝書曰皇帝遣書人臣則從輕人主則從

重乎董份云至下方尊皇帝則不宜卽著此二字余謂高祖

二字亦錯出皆當作漢王淮陰侯當作齊王信又是時周勃

爲將軍其封絳侯在六年何以不與柴武稱將軍而書曰絳
侯耶孔將軍費將軍卽功臣表費侯費侯也陳賈封費亦在
六年乃不曰陳將軍而曰費將軍非但與孔將軍之稱姓異
抑且古無以國冠官而稱之者至西京雜記謂孔費二將軍
皆假爲名恐不可信

項羽幸問漢軍之楚歌

案之字當衍

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帝

漢書評林曰高祖初上尊號以開四百年不基自宜鄭重其

事以故班書載諸侯王兩疏及高祖兩讓之詞蓋帝王之規

模如是哉史記失之略矣

甲午乃卽皇帝位汜水之陽

案漢書是二月甲午此缺二月兩字

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爲楚王都下邳立建

成侯彭越爲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爲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

吳芮爲長沙王都臨湘

案秦改命爲制令爲詔漢遂因之故漢書于高祖未卽帝位

稱合已卽帝位稱詔是時封韓彭在正月漢書稱合以未卽

帝位也封吳芮在二月漢書稱詔以已卽帝位也乃此以封

韓彭在卽位後而又并詔合兩詞爲一端毋乃乖乎至韓信

久封韓王不煩重敘蓋十字是衍文漢書無之但當于後文
淮南王布之上補韓王信三字耳抑更有疑者本紀以制詔

爲重自宜詳數今觀漢諸紀高祖文帝之詔不載頗多景帝則不載一詔而其所載詔書復不若班史概以詔稱之或稱

高祖曰或稱皇帝曰或稱帝曰或稱上曰體例亦大錯雜矣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攷證云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

于帝之實意也此論殊非紀中放天下賜酬赦濟北吏民及

除肉刑議郊祀何以稱詔不稱上豈不出于實意邪而詔詞

每與漢書不同甚且撮舉數言而不全錄增損字句而非元

文去取之情固不可曉擅改之俗尙復何辭史通點繁篇謂

撰史不妨減略詔書以武后時史官寫制誥一字不遺爲書

斯偏說也且亦因後世詔語冗長故爲此論漢詔簡古奚須

裁制哉至漢書載封吳芮之詔謂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

海封之九疑而莫解蓋是時豫章屬淮南王英布象郡桂林

南海屬南粵趙佗則芮獨有長沙爾詔何以言五郡又高祖

後以南海封南武侯織爲王不知當日分封之制若何文穎

皆謂虛奪以封之恐未然

故臨江王驩爲項羽叛漢合盧縮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

之維陽

案臨江之殺在十二月漢書與月表甚明此誤書于二月卽

帝位後又臨江王之名徐廣一作尉是荆燕世家盧縮傳及

漢書紀表傳並作尉惟月表誤爲驩此必後人因表妄改也

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

案漢書詳述此詔無食之一歲語而詔語數百字史公止摘

復諸侯子四句何也

夫運籌策帷帳之中

附案漢書無策字御覽八十七引史作于字疑策字譌然雷

侯世家論亦作籌策也

十月燕王臧荼反

案十月乃七月之誤說在月表

使丞相噲將兵攻代

司馬光通鑑攷異曰樊噲傳從平韓王信乃遷左丞相是時

未爲丞相又代地無反者噲傳亦無此事疑紀誤漢書作平代地

今高祖雖子人主也

案高祖當依漢書作皇帝

于是高祖乃尊太公爲太上皇

案漢紀高祖于六年三月自洛陽歸櫟陽朝太公五月尊爲

太上皇此書于六年十二月初誤矣但攷漢紀五年正月追

尊兄伯爲武哀侯二月追尊先媼爲昭靈夫人尊王后曰皇

后太子曰皇太子史不書亦太略后稱皇后則母當稱皇太

不應太公獨未有號皇后之父尙封臨泗侯況天子之父乎

乃遲至六年始因家合言尊之真所難曉豈六年以前太公

爲庶人乎而太上皇之號定于漢歷唐宋以來皆仍以稱帝

父其實此號乃秦始皇追尊其父莊襄王者與其效嬴秦罔

不用趙武靈王稱主父故事邪雖然爲天子父則尊之至不

係乎尊號之有無也人主之名不可以屢父而父無尊號豈

爲人臣自戰國有臣父之說而此義不明于天下家令之言卽齊東野人之語苟悅嘗譏其爲過索隱表出之是已而晉中庶子劉寔對愍懷太子以苟悅論家令爲不然謂家令說是異哉所尚東漢質帝卽位時其父渤海王濂見春未郊當日典禮若何寔爰後代如魏當道公吳景元元年十一月其父燕王宇表賀冬稱臣東魏孝靜帝以父尊爲大司馬五代周世宗臣其父柴守禮宋處宗在位福王與苜是所生父帝景立則爲大父乃退就羣臣之列以親王出爲節度使皆咄咄怪事又唐世有父母拜王妃舅姑拜公主之令尤爲悖

矣

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

附案漢紀告反在六年十月此在十二月者因會陳敏信在十二月遂并敘之其實是十月也

出肯贊

附案顏氏家訓書證篇曰漢書田肯贊上江南本皆作肯字沛國劉勰博覽經籍備稱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爲顯肯梁元帝嘗問之答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離黃改肯字爲肯元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爲肯

因說高祖曰

附案倪本曰下有甚善二字以漢書及荀紀校之今本缺也故此東西秦也

附案劉效云西字衍非也此德承上文劉必因荀紀刪去西字而爲此說

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

矣功臣表及漢書封諸侯在十二月此敘于正月封荆楚諸

王之後耳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原

案韓王之反此在七年表在五年並談也當依信本傳作六

年爲是漢紀表亦云六年九月

立故趙將趙利爲王以反

案信本傳云立趙苗裔漢紀云趙後則將乃後字之誤其後

爲驃騎將守東垣也

立兒劉仲爲代王

案劉喜之王在六年正月與封荆楚齊二王同時此談書于

七年二月前也吳澤傳同誤

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雜陽至長安

案漢紀高祖十二月過趙二月至長安非二月自平城抵長

安也劉辰翁以雜陽二字多

蕭丞相營作未央宮

案漢紀此事在七年二月史作八年非

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雜陽廢以爲合陽侯

案代王棄國歸漢此紀及功臣表將相表在八年九月諸侯

王表在九年皆誤當依漢紀表作七年十二月爲是而合陽

應作邵陽查作合字此紀及功臣表與漢書高紀王子表吳
澗傳並作合陽將相表吳澗傳漢書惡紀並作邵陽水經注
四亦作邵陽所謂對仲城也地理志邵陽屬左馮翊合陽屬
平原郡

趙相賈高等事發覺夷三族

案賈高等三族雖論死然其白王不反之後高祖方赦其罪
則所謂夷三族者疑是論其罪如此而未嘗實夷其族也不
然當是獨赦賈高一家耳

未央宮成

案未央宮與長樂宮皆以七年二月成漢紀及三輔黃圖可
證是年特以諸侯王來朝十月置酒未央宮也此與將相表
同誤在九年

八月趙相國陳稀反代地

案稀反在十年九月此與功臣表作八月酈商傳作七月傳
寬傳作四月並誤本傳及漢書可證至淮陰侯及盧綰傳以
爲十一年反尤誤也稀本傳又誤作七年惟言反在九月是
立子恆以爲代王

案代王之立十一年正月表作三月是誤在後而此書于
冬又誤在前也恆字何以不避古禮卒哭乃諱春秋以來雖
生時亦諱之秦漢諱甚嚴乃史于紀表犯文帝諱不一而足
景帝紀亦犯孝武諱皆史公失檢處文帝紀載自司請立太
子云子某最長當用此例書曰立子某以爲代王即金縢所

謂之孫某也高祖謂太上皇曰今某之業
所載孰與仲多亦與此同

都晉陽

附案文帝紀諸侯王表陳稀傳俱作都中都與此言都晉陽
不同文紀又言幸太原復晉陽中都三歲租疑當時詔都晉
陽而實居中都亦猶韓王信詔都晉陽而請居馬邑耳故如
瀋注以爲遷于中都也

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罰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爲梁王子
友爲淮陽王

案廢越立恢皆在三月漢紀可據此與酈布盧綰傳並作夏
夷彭越誤也史漢諸侯王表書恢友以十一年三月立若越
之謀反夷族在夏安得三月已封恢友爲王乎至史諸侯王
表及漢異姓表以越誅在十年則更誤矣

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詔陽

附案經史問答曰蘇林如滄皆不能言洮水所在徐廣曰在
江淮間而不能實指其水胡梅欄曰零陵之洮水也布欲由
長沙入粵故走洮水梅欄之言誤九江左右本無洮水而布
死于番陽布之封兼有壽春江夏豫章而都壽春豫章在壽
春之南番陽又豫章之南長沙又番陽之南零陵又長沙之
南非可猝來猝返長沙與布婚雖欲依之然長沙當嫌疑之
際使布竟得長驅直入其國與漢兵鬪于洮水則長沙直與
之同反矣既不與同反便當逆拒之布安得走洮水乎且布
既至洮水而敗矣何以不竟走粵乃逃軻而東又出長沙之